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六)

卷四七七至
卷四八四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香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七目錄

隱逸十七

楊秉紘

趙作生

常安 魏敏祺

胡潛

蔣偉

薛鏞

錢肅澗

李文瓚

程遠

陳應麟

張恂

子湛

顧知

胡玉昆

江念祖

吳安

湯豹處

陳所學

嚴天表

潘紹謨

子茂達

韓先生

李雅化

王應憲

吳愷

鄒統魯

范芝

周昌會

周昌時

邵似歐

邵似雍

姚肩昌

姚宇昌

陳自舜

朱一是

奚濤 楊亭

陳鵠

項奎

陳曼

龔賢

黃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七

楊秉紘

天多老人姓楊氏諱秉紘字祁牧浙之甯波府鄞縣人太僕卿益美曾孫也明楊氏自文懿康簡公以來宅望爲鄞第一老人於推官瑤仲兄弟爲父行國難時共從戎江上老人見事不可爲不受官及推官兄弟娣姒六人伏節死而老人以遺民力扶汐社爲楊氏宗老老人最多學讀書不徇古人成見尤精考索里中後輩遙望見老人曳杖來輒雜遲迎之聽其談故國事滔滔汨汨以爲異

聞先公嘗述老人言初年聞項仲昭誅抹艾千子文不自愧反陷之停科又抑陳大士而進李青妄以爲楊維斗及行賂於嘉定伯再入闈求雪恥而所得又爲陳名夏輒思唾其面及項亡命至慈水匿馮氏園慈人捽其髮投諸水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如是者三而死是生平一快事又言閻古古勸史道鄰清君側然觀其所言兵事尙不足望辛幼安項背卽用之亦未必能扶危疆特其壯志則百死不折當是時老人雜誦古古劄子如河注海又如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耶則其人可絕如其不然莫妄言蓋先公所聞於老人者極多晚年所記祇此然皆權史之助也老人自丙戌以後頽然自放所著書甚多其浙江

水利攷尤關於實用願早喪其子文麟有孫如童烏年十四而殤
忽忽不自得踰八十更遭大火其書盡焚偕其老妻匍匐烈燄中
勵免歎曰我已無國無家今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
人然神明尙不衰嘗言苟得容膝之地衣食粗足自贍平生著述
尙可一一記出適有延之課子者老人以爲如願欣然而往既適
館設崇筵於絳帳含杯未飲而卒嗚呼老人之窮如此遂無片詞
隻字存於人間然則鄭所南之沈井其亦有見於此而豫裁之耶
謝皋羽之殉葬幸免生前而終憂其不保耶是則大造之酷有不
可解者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娶某氏葬於某鄉某原今
楊氏宗支衰落甚矣予爲老人作志蓋先公之意也其銘曰

世所希天所多書可熟銘不磨

右墓石誌全祖望撰

趙作生 常安 魏敏祺

趙作生自號海鶴子性孤介極貧不自振或餽之粟輒忿然作色曰唉若嗟來我也固不受與人言稍不合則望望而去被敝衣常不舉火猶伏廢祠吟誦不輟世之人咸嗤而迂之弗顧也少與朱太保同塾太保貴遂不與通及太保歸田迎而與之飲酒賦詩贈之饋以一牛海鶴子卻牛而受其詩同里田作澤葉元樹寶坤鄭廉輩爲詩一卷贈之海鶴子亦笑受而藏焉其友嘗欲爲買棺海鶴子愀然謝曰君誠愛我雖然我不須棺亡何疾作不數日而卒年八十六

嗚呼海鶴子因頓不得志守義固窮以死跡其行事儻古之所謂

經獨行者非邪予在黍邱時時從常安魏敏祺游相得甚歡敏
祺少與崔掄奇彭舜齡關麟如王侯服齊名而敏祺獨以諸生老
性寬緩無威儀望之不知其爲文人也博學敦行誼雖古人無以
過嘗代辦族人之賦稅久之而家遂落老且病不能謀藥餌以卒
安尤嗜學於書無所不讀時人謂之書籠爲文規模先正而氣韻
過之郡縣試皆不就性坦直與人語洞見肺腸無所隱人有善亟
稱之不容口稍有不合則義形於色雖貴人顯仕不得而奪之也
嘗於廣坐中勸子學語甚切座客或恐子不能堪因進曰先生誤
矣勸吾學可也鄭先生豈須更學安怫然曰鄭君質美儻力學則
可爲千秋不朽業吾望之甚奢故如是汝未能辨句讀遽廢而爲

博徒與狎邪游尙欲喋喋然傲吾舌邪客大慚不終席而去安舊
與崔戶部相友善因延爲塾師一日從容謂安曰僕治郭北田千
畝廬舍園圃頗具直可千金願爲君壽遂出一紙書授之曰此十
年館穀也弱息五以屬君安笑曰吾雅不欲治生且無所事此也
固辭不受其後年七十餘中疴不能語遂卒嗚呼安與敏祺斯亦
海鶴子之倫匹也使登洙泗之堂得仲尼而師之裁其過勉其不
及卽游夏原思何多讓焉乃世之人率慕通方而薄介節斯人遂
至無聞嗚呼可以觀世變矣

右傳鄭廉撰

國朝書月考禮記解

卷四十一

四

胡潛 蔣偉

胡潛字某號是庵太平繁昌人年五十客宜興娶妻生子買居西城之隈溪山勝槩晨夕登望託醫自隱亦自業也終老宜興壽七十有七始祖姓李唐宗室子遭甘露變自竄婺源易氏以脫於禍子孫爲婺源世家明初徙繁昌是庵少慷慨有大志輕財嗜讀書性樸誠與人交終始不背負崇禎初爲南國子生頗與賢士大夫相結折節交巖穴隱者然諾聞天下甲申考授縣令未掣缺而燕京陷有以其才薦江南者授兵備道是庵曉時勢喟然曰是幸而一稔固不受職明年 皇清下江南是庵遂隱不仕云家居益嗜書聲譽日廣曹永昌石霞黃周星九煙數公號士大夫賢者與是

庵相得甚歡當是時天下兵火未甯畸人豪士名流素族流離失
次者甚眾是庵家素封傾其囊開門延之椎牛享客座常數百人
遠近爭慕以爲大俠然卒用此敗歲戊戌聖名大案脫身出走踰
年事解然後歸歸而累世產業破蕩盡矣粵西謝獻庵良琦倅常
州署宜興篆素善是庵折柬招之是庵至樂其山水土風久留不
忍去因家焉宜僻邑無良醫疾有疑諸醫聚訟莫能決雜投寒熱
藥以速其斃是庵憫之出其技救一二人通邑傳誦求者填門是
庵笑曰是業應可託且足資吾醉鄉遊矣於是鏟削崖岸無良賤
有請必赴歲所全活不下數百十人家宜興廿餘年宜之人無不
交頤獨厚其賢而貧者而與蔣章人交最深相視莫逆雖古伯牙

子期不是過也。韋人名偉宜，與澗橋人。故明時爲諸生。古今書無不窺經史，莊騷若饗，飧粟肉不離口，取以滋其詩。詩絕高，與陶謝相上下。韋人長九尺，膂力兼人。乙酉後棄諸生，屏居山野，垢衣蓬首，畊樵雜作。猝然遇之，莫知其爲士人。也是庵至，宜一見韋人如舊識，既定交，往來促數，未嘗一月離離。輒相思念，不置云。二人並能飲數斗，不亂，俱善談論。然韋人喜大醕，是庵舉杯，徐引容貌，溫克。韋人雄辨論，古人文自司馬班揚而下，鮮當意者。藐視韓蘇，見時人詩文，輒抵之地。是庵從容詞令論古今人物文章，必表襮所長，而蓋其短。以故韋人在邑中，號爲使氣。難近而樂親，是庵然二人卒相親愛，爲石交。有未易測，其所以然者，是庵生子，韋人名之。

曰弘後爲歌詩以貽之次日弘行韋人一子曰某嗟乎高人賢士
之生於世少矣偶有其人又能爲詩歌古文及一藝之絕以可傳
於後豈不幸哉然或家貧子弱無力自伸已而詩文放失舊遊凋
喪其姓名事蹟豈惟不得達於朝之史官至并一邑之志乘而缺
焉弗列者恆有也宜百里邑碌碌地著流寓之人何算顧得高人
賢士如二子者又幸皆有託以可傳卽世未十年而聲光寂滅姓
名事蹟將與草木同腐仁人君子之用心能忍而聽其如此與余
故私爲之傳以冀其有傳焉嗟乎其果有傳也耶

右傳儲欣撰

辭銘

辭銘字子燮一字依南福州福清人明季侯官貢生崇禎末年流寇起山海交訐銘以重名屢卻徵辟及大清興抱道守節嘗覽宋陳亮感龍伯康輩際亂無稽欲纂建炎紹興異聞以補所缺慨然有志於與善表微喜綜述忠孝節義舊聞其爲文清幽迥勁善敘事推尊道德經甚至其辭曰道德經大易後一書也陰陽變化剛柔屈伸其道博大難名分取之無盡盡取之無盡蓋百家眾技所以爲源流也其大者修身道性以伯以王小者爲刑名養生符咒清談兵家之祕計學士之文章分源別流千條萬緒莫可究極其仰而取給也若萬物之取於天地而莫知所然自百家紛出而

與儒爲難儒乃峻籬而拒之謂彼皆源於道德之意遂并取老氏之書而斥之此何異跖之徒竊吾道以爲盜而論者遂併斥先聖之道亦可謂不知道者也老氏之書爲百家用者十二三耳爲吾儒用十乃八九其靜以待動也虛以應物也廉儉以持躬寬厚以養德也隨事從時先期制亂此皆儒者所必需其謂有異曰絕仁棄義絕聖棄智以期於無爲耳此又不可不辨也夫天下豈有舍仁義聖智而能無爲者哉老氏則既言之矣曰三寶一曰慈者非仁乎曰不貴難得之貨非義乎曰聖人爲腹不爲目非聖乎曰用其光復其明非智乎彼見夫小人小義小聖小智之足以誤天下故究而言之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而後可以治天下去仁義聖

智之名而用仁義聖智之實此所謂大仁大義大聖大智而歸之無名之璞者也然儒者之書爲中人設法故云爲多而神化少老氏之書爲賢智者加鞭故云爲少而神化多要之修身達變盡人合天歸一而已矣其大旨與明太祖論所謂老子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舉合宜者相近有南窗草存六卷南窗草又存十卷存存草十卷草腴二卷筠陽詩集二卷籀書十卷禮經微解十卷先儒語錄鈔十卷

右傳陳壽祺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六

卷之六

七

錢肅潤

錢肅潤字礎日江蘇無錫人幼從學於鄒期相期相故攀龍弟子也授以靜坐法頗有得既補博士弟子員鼎革後棄去隱居教授當事見其衣冠有異執而笞之折脛肅潤笑曰夔一足庸何傷因自號跛足生自此名益高四方學者尊爲東林老都講年八十八卒於家

右傳秦瀛撰

國朝三才類稿卷四十一

ノ

李文瓚

李駕部文瓚字昭武一字夢公鄞人也學者稱爲譽樵先生少以詩古文詞受知尊宿天啟丁卯年二十一爲叔氏封蒼先生作塞香閣賦楊高唐南仲見而驚曰軼齊梁而上矣兼工書畫時稱三絕錢忠介公起兵諸生最先從之者先生也授駕部郎疏附奔走其閒已而事去其中之悒悒卒不可化丁亥夏由天台故道入翁洲因謀從王於閩翁洲諸公方倚先生以中土之事勸其歸於是連染五君子之難方難之初發所獲帛書中人自分必死降臣夫已氏亦思一網盡之賴華公過宜獨承其事而里中義士亦營救大行金帛故五君子外多得免者然諸公庭訊不能不爲遜詞以

求免而先生獨強項斬斬不撓華公歎曰君故文弱諸生耳不意骨力若此先生在囚中日與同難楊公圓石分賦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未幾司獄者盡取諸囚分繫他所而獨留華公相傳以爲大吏將獨殺華公而釋其餘先生獨自請留伴之司獄者大駭乃恍之曰汝不畏死耶先生笑曰白首同歸吾亦何恨適評事倪公端木亦以蓄髮被首下獄三人共一狴戶相與歌傳奇中木公不肖屈魔鬼錦纏道諸闕以爲笑樂聞者益驚遂伴華公過冬明年再訊先生再被拷終不屈而華公力辨之乃放歸先生嘆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慙也雖然我不求生過宜自成其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而楊公元石亦死先生以其子驪

娶其女因撫之追踐囚中之諾也已亥蒼水長江之役閒道歸至
天台先生遇之途中時關津戒嚴以死士衛之得復入林門亂定
遨遊四方以老皆做謝翱爲遊錄臨終其子問遺言命取紙筆則
題曰眾人皆醒非夫也瞑目而卒先生學極博生平露抄雪纂手
錄至三千餘卷上自星緯律曆方輿禮樂名物以至詩話叢談無
不具依稀宋儒王厚齋之風及成公寶慈以成來鄞先生從之講
學益深造自得又私淑高忠憲公之學難後入秦尤與李中孚相
契晚年尙作小楷蒼萃諸儒言其所著於三禮則有注疏詮集於
易則有舌存於春秋則有魯書皆不冝苟同宋人之學其詩古文
詞曰殖閣草曰跪石吟曰賜隱樓集其輯香諸編有三峻聽雪有

石曰閒課有鹿谿新語有井中錄今皆散佚少傳者惟鹿谿新語
存先生之墓在城東其曾孫某乞銘乃爲之詞曰

是爲五君子之子遺忼慨對簿而無咿睨天網恢恢以護周之餘
黎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程邃 陳應麟

程穆倩邃自號垢道人新安人家廣陵楊孟載評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頤指氣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圖章頭頭第一獨於畫深自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人亦自喜爲予作 讀畫錄

穆倩自號江東布衣博學工詩文山水純用枯筆寫巨然法別具神氣品行端慤敦崇氣節從漳浦黃公道周清江楊公廷麟遊名公卿多折節交之善鑒別古書畫及銅玉之器家藏亦夥 畫徵錄

穆倩與予爲石交自言不肖多畫張藻有生枯筆潤含春澤乾裂秋風惟穆倩得之 王昊廬集

程邃爲人學博思奇詩文書畫皆工篆刻尤稱絕技 江南通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陳應麟

陳應麟字璧山江陵人父死明難應麟入 國朝子然終身賣畫

以給專工蘆雁遂成絕藝 畫徵續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張恂 子湛

張恂字稚恭涇陽人先世以業饑家江都崇禎癸未成進士天才
備邁肆力於詩古文詞兼工畫筆

江南通志

張舍人稚恭詩文雄視一切尤好作畫晨夕與程邃處士往來故
初年畫與穆倩莫辨後自變以己意尤有雄渾之致子湛字水若
亦能畫稚恭自塞外歸家既破以賣畫自給張一小箋示人曰一
屏值若干一箋一幅值若干人高之

讀畫錄

程正揆題稚公畫冊二秀於厚重見秀峭稚公於秀峭見厚重此
能以山水爲性情以性情爲筆墨者噫此道遠矣

程青溪集

葉蒼巖映樞與稚公書畫家三品氣韻爲神超凡爲妙諦觀佳製

二者兼之昔范仲立遊秦得山之骨法董北苑多畫江南山水幽
情婉思意外筆前先生手握華蓮目空江水宜吮筆落紙無際可
尋耳雖僞荒不知至理而實此墨香重於拱壁矣

葉忠節公遺藁

張稚恭善山水喜用枯筆皴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顧知

顧知字爾昭號野漁錢塘人善山水鉤斫拂曳如作草書縱恣橫
逸不拘繩墨大長所謂麤鹵求筆者也余於友人處見所做米氏
雲山小幅筆情墨趣瀟灑天真氣味極清古梅竹亦佳妙

畫徵錄

野漁生不見山水畫卻百變豈知生前帶來蓋野漁近視又不好
遊眉目常局促無蕭散與山水絕遠而落筆粗枝亂石正自秀媚
中堂懸得宜十尺之外觀之先生曰直待野漁五指不能作畫時
畫價自壓倫輩或問故曰野漁袖畫逢人人故輕之又見貌弱寡
威儀好作寒語無可致恭久之不見野漁而野漁所畫山水人物
無不野漁者在人則易忽在畫則可思行見眾譽寂而野漁孤行

也 東山外紀

野漁性格牢騷故畫狂放不矩多於儻紙作之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胡玉昆

金陵畫學秀絕江左近代以來獨胡長白先生時出高古淡遠之筆不入嫵媚一流最得南宗之深長白羣從皆有法我元潤尤爲傑出每一落墨矜貴如金所謂逸品在神品之上者也

金陵胡宗仁彭舉以畫名其姪玉昆字元潤亦工於畫嘗寫杭州宋宮古梅予題絕句云風雨厓山事渺然故宮疎影自年年何人寄恨丹青裏畱伴冬青哭杜鵑故友合肥李文定容齋極愛此詩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代禪吟寫此後惟金陵胡氏足以繼之

香祖筆記○按其子應作其姪

李君實嘗言作畫惟空境最難以余所見善於用空者其惟胡三

揭公歟揭公一字元潤卽長白之猶子玉昆也君性孤僻作畫如
之用筆設色好作縹緲虛無態故咫尺間覺千萬里爲遙余蓄書
冊自君始入手便得摩尼珠散瓊碎璧不足辱我目矣

讀畫錄

程瑞伯與元潤書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正如拈絲作繡五彩
爛然終屬兒女子裙膝閒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
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誚也

清溪遺藁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江念祖 吳安

江遙止處士念祖歙人時家虎林字畫皆極力摹古然頗有自得之致嘗作畫與予自題云黃子久沒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訣雲林老人未爲得二家宗法卽此可知遙止自命矣晚年隱金衢閒閉門深山罕與人接范文白題遙止畫曰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趙令穰畫心便是此意

讀畫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吳安

吳安字定山雲間人隱居泖濱號泖湖釣者寫山水氣韻娟秀
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湯豹處

盛澤湯豹處字兩七善畫水窮盡變態鈕玉樵極稱之

嘉興府志

我邑盛澤鎮牙僧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其間自卜舜年湯三俊後三俊之孫豹處號兩七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業徧購法書名畫日夕摩玩故所作行草得枝山筆意而畫尤入神嘗謂古今繪事唯於林巖樓閣花鳥求工至若寫無形而爲有形寫無聲而似有聲則未能也乃獨拊意繪水余家藏有百幅靈幻恢奇殆難名狀東坡所云活水非死水也

瓠臙

兩七初名孫振嘗遊虎林自古蕩西行三十里投江氏園夜宿聞豹嘯晝見豹眠古松下更今名山人世父三俊與潘一桂同爲梁

國上客會大司馬陳奇瑜討寇過宛延三俊掌書記山人從焉亡
何三俊沒於秦乃歸隱居不出好琴善畫詩淡沱清曠如其爲人

周廷諤續吳江文粹○山人爲
俊民猶子當以笠川說爲是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按湯先生已附見隱逸六顧先生
樵錄中嗣得畫識因列於此

陳所學 嚴天表

陳鷗沙先生名所學字行之鷗沙其別號也家世籍江浦性耿介不苟合於人獨與同學嚴先生弓父交最善先生與弓父同在庠序閒一切帖括家言皆弗屑力鑽穴諸典籍有疑義必與弓父究極其指歸弓父喜爲詩而先生晨夕與倡和弗輟也先生故與弓父居浦口城鼎革後則手裂其諸生巾舉巨椎椎碎其家具命奴僕拆毀所居屋數十楹盡以其棟榱瓦甍施道士爲東嶽殿而遜跡於窮鄉數十里地曰三汊河編黃茆屋三間居四十餘年而卒卒時年八十九有詩數十卷風調類香山大率多與弓父倡和之作也

嚴先生亦江浦人名天表字弓父其先有明時爲橫海衛指揮先生長子當世襲乃讓其季而已自爲諸生先生瀟灑絕羈束諧謔似晉魏間人當豫王破南京下薙髮令先生則髡其頂陳先生鷗沙居三汊河而先生亦棄城中居卜築高橋灣去三汊河五里而近凡一月必與鷗沙數數會會則歔歔各涕泣已而操筆各爲詩鷗沙性不飲先生則豪飲無休時間或袒鞞臂縱酒流漓而鷗沙則怡然堅坐相對也先生平生多技藝以自娛然以爲樂之必需人而後具者卽不樂也故其爲獨樂者或鼓琴或擊劍或吹簫笛或放歌而獨其醉而爲詩則往往與鷗沙俱也嘗得檣材自製爲藏椁凡有得意句卽書而刻之久之椁內外刻皆滿年六十餘嗜

酒如故也一夕自鷗沙所醉而歸忽無病而卒

劉巖曰余十六七歲時曾至三汊河入陳先生之廬先生貌清癯平居以禮自範家甥姝雖朝夕見之己不冠不受其揖也余至以鱗啖余復與余言詩余畱終日然後去惜乎巖先生已前歿余不及見之聞其家有老梅樹數株皆先生手自植先生歿其家人卽以先生所藏劍伐梅爲薪可歎也已陳先生無子巖先生有一子爲農夫云

右合傳劉巖撰

西... 卷... 第... 頁...
...
...
...

潘紹謨 子茂達

余之伯姊適同邑潘僉事茂達字君奇君奇父懋嘉公諱紹謨邑高才生也公父諱守一明萬厯己丑進士官戶部郎中生四子公與叔弟以文章名天下逮戶部之存天啟丁卯中應天副車尋以恩貢生謁選吏部得四川廣安州同知署州事忤直指意被劾失官黜不以罪州人憐之公曠達喜讀書米鹽零雜不入耳配黃夫人賢得其助業日起生三女一子嫡長女適余從兄福疇婦德著聞生善慶方慶捷慶一子卽君奇君奇性豪盪爲邑增廣生見天下大亂因厭薄舉子業思奮身疆場樹奇勳垂名竹帛因好與畸人俠士交父宦游君奇筦家財得自恣因從諸人馳逐搏菹博塞

諸駁雜之戲稍損其貲公聞之大怒爲援例入北雍曰毋使與狎
邪近君奇到京師卽徧交京師士大夫遇士大夫憂時者卽與慷慨
論議徵兵措餉勦撫堵禦之法娓娓中方略聞者聳然太僕寺
卿宋公劾尤器之無何宋公召對平臺時薦君奇可大用於是由
國子生授關甯諸處水師參謀通判君奇益奮厲積二三年出入
津門登萊海島之間著勞績焉敘功擢監司未掣缺有甲申三月
之變是冬實授浙江按察司僉事於金陵酬前績也明年乙酉
皇清下江南君奇棄其職閒關來家家自懋嘉公出仕後父子耗
費於外戶役困於內業益落上腴萬畝存者不及二頃焉然懋嘉
公處之泰然讀書弈棋沒齒無怨言戚色公年八十君奇奉觴上

奇父子深衣博帶素髮秀眉親朋滿座無不噴噴稱羨者久之父子相繼考終君奇一子曰佳吾甥也貧窶甚佳一子曰某生而至孝少學貢劣勤兼教人日供甘脆伺寒煖承順辭色惟恐失親意佳亦樂之忘其貧焉書曰惠迪吉迪莫大於孝天其或者悔禍於懋嘉公將使公之業圯極復興以有此子未可知也余深慨潘氏前後盛衰之際而喜佳之有此子也爲公父子作傳示佳及其子

云

論曰古人有言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求之當世實難其人至若先後變遷昔榮今悴尤有難處者焉以余親見懋嘉公晚節食貧慷慨自得足多者叔向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智也公

其選歟君奇雖豪盪亦奮身於功名吾甥佳也貧而有守三世鬱
積是生吉人繩樞蓬戶實惟孝子之門嗚呼賢哉吾謂天心悔禍
其有不然耶姑誌之以俟後日之有徵焉

右傳儲欣撰

韓先生

韓先生者越之山陰人善太乙奇門壬遁之學與予高王父曾王父爲兩世交當明神宗之季先生方壯年襍被走京師思有以自見而其時士大夫皆無學掇拾細碎相水火兵虛餉絀而畜闖人二萬餘雖無名小閭皆淫侈先生旅食久竟不謁一人而歸歸未幾中原寇大訐先生乃聚村童十餘人設村學於溪口而予家世居溪口方是時高王父燬於火家日貧一日以命問先生先生曰君年三十九死矣無可爲者並判其紙尾曰玉人偕老非爲老桂嗣雙榮一獨榮蓋吾高王父歿踰一年而高王母亦逝所謂偕老非爲老者也高王父有二子而次者無後至於今奉祭祀守墳墓

者皆曾王父子孫所謂雙榮一獨榮者也高王父之歿在順治四年丁亥其時曾王父年十有五矣以貧故不能具脩脯廢學先生曰吾明年將謝村童假僧廬修淨土法孺子來其爲我執炊吾生平不畜一書然胸腹所記憶者尙能爲孺子誦之孺子能以耳受之乎先生事佛稍暇輒手數珠爲曾王父誦呂覽誦淮南以及兩漢諸子家並述其大意至涑水通鑑則地理糾錯年月穿互皆縷縷按之百不失一旣而曾王父走於杭先生設卜肆於東觀橋下又數年曾王父自杭歸賃一廬於其左居焉是時有哈提督者駐於越標下兵數千錯落滿街市有兵過曾王父以非意塵之不可忍曾王父怒挺而起先生曰孺子勇哉乃能以瓦撞石雖然不值

一錢矣曳杖出訶之爲好言謝兵去當先生之在溪口也爲里人占決井竈諸細事輒刻時日懸記物色取奇驗一時驚傳以爲管郭復出先生頗悔之漸不肖爲人占決至是雖賣卜循例略具休咎而已日得百錢輒閉門臥臥起誦佛書東觀橋有大槐樹先生立其下見行人往來輒嘆曰今天下方太平而吾年已八十可若何其後先生遂終於東觀橋敦和曰先生之學蓋出於周雲淵然雲淵出入戎幕而先生不涉戎幕雲淵著書至千餘卷而先生不著書沈冥默庶幾乎達天知命之意雖所學或不逮雲淵而其養則過雲淵遠矣每怪宋元以來隱逸傳往往以詩人當之又降而之畫客若先生者其可夷之方技乎哉敦和又曰先生奇愛吾

曾王父吾曾王父亦嚴事先生如父先生所以與曾王父言者多矣一字不涉於術數則何也自曾王父歿而能言先生者惟王父王父歿而能略言先生者惟敦和故敢次其髣髴附於家傳以告後之人至其他占驗之奇恐涉於傳聞且亦非先生所重故弗著又先王父每言必曰先生先生故今並無從得其名

右傳茹敦和撰

李雅化

隱士隆古公諱雅化來章之族伯父也伯父嘗習舉子業就試有司不售遂棄去獨隱居肆力於醫所寓屋方不盈丈以聯葦閒之外延賓內置席牀煤竈與伯母趙氏處其中每賓至啜茗相對清談竟日不聞屋中警欬聲屋前多種疏竹叢花列怪石寂靜如在荒邨幽墟間有叩門求醫者不以風雪炎暑辭與之貨隨其多寡亦不較也年逾八旬徜徉物外率真任樸不知人世間有攢眉事殆古之隱君子者歟初來章爲兒時嘗從伯父受句讀一日伯父試學使者不得意歸擁絮被臥牀上伯母倚鑪績棉聲軋軋然來章就勞之時冬雪初霽日光掩映羣鵲鳴檐雷聞伯母笑謂來章

曰負暄燒芋亦足度日不知爾公何事勞攘風塵甘受辱於長吏也又曰獨不見夫烏乎貪豚香稻遂羈樊中後雖悔其何及耶伯父躍起披衣攜來章手指伯母而笑曰若乃能爲此言乎吾志已決從此當共抱甕漢陰不復與人間事矣小子識之來章時雖幼猶髣髴記憶其言如此伯父博覽強記尤於家學留意先是吾家譜系先集半毀於寇火乙酉亂甫定伯父著述所默識者書於紙一字不遺至今猶克有全書者伯父之力也伯父可謂有功於先人者矣伯父無子一女歸武生丁佐以故其行事多不詳噫以伯父之高風竟無有作傳以傳之者來章所以每過其墓輒爲之悲嘆不置云

右逸事狀李來章撰

右逸事狀李來章撰

--	--	--	--	--	--	--	--	--	--

王應憲

孝感屠公逸民傳上元朱君真隱傳皆載王先生名應憲字德卿
上元人貞靖諡也先生孫進士元衡刻之蒿里錄中今修通志既
因二傳列之隱逸而元衡乞繫以論曰先生隱逸者也或曰非隱
逸者也先生章矣生九十年而沒沒至今二十三年聞其風如生
也其生也冥而不可篡潛而不可拔然州閭士暨四方往來過金
陵者人人心中有一論道經世王先生也及其著書成而熊熊
然耀其光於世而不可匿眇眇然暴於學者而不可掩雖隱乃益
章夫惟先生先自章也而海內鉅公名人競起而章之且以與於
章之爲榮未與於章之爲恥於是雖沒愈益章嗚呼瓢水之耳葆

賁之肩裘索之身雖生如無生也夫焉能致此哉若婆娑乎儒之
林翱翔乎文之苑者抑又何人也是故徒曰隱逸殆非也或曰言
非者又非也隱逸先生志也且夫掘商顏之芝而食之八十餘年
老矣連袂而趨漢廷與夫啗糟餘而鄰國之后聞之而欲殺者先
生視五人猶蟻蠓也其行儒其言文又重之以隱非充也非通也
非猶夫人之儒之文之隱也人章之耳先生豈樂章哉樂章仕矣
靖節仕令貞曜仕尉而先生不仕傳隱逸成先生之志也

右傳論黃之雋撰

吳敬

吳敬字去慵號損庵善化諸生道行季子亦諸生著有古今日錄
擬古樂府三異筆餘存園應草素履草停雲錄懷霜錄諸書

耆舊傳敬與兄愉齊名明季以明經薦未就鼎革後棄諸生率妻
子躬耕長松里屢聘不起高彙旃學使所云其志矯然不愧謝皋
羽黃東發一流者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按吳先生之父道行著有嶼山集
易說讀史闕疑獄麓志諸書時新

建借陰書院當事聘為

山長人稱嶼山先生

鄒統魯

鄒統魯字大系鄆籍衡陽人崇禎八年拔貢廷試第一壬午舉人
耆舊傳統魯一字近野號良崖獻賊陷衡州迫紳士受僞職先生
之父承芬飭之曰百口小計耳袁閔土室黃巾不入勿我憂勉爲
秦廷之哭可耳乃單騎亡之粵上書總督沈猶龍謂係粵莫如係
楚猶龍疑之適羅定收包爾庚在坐曰此楚奇士尙氣節負經濟
才在南雍同研席知之最悉乃從其請卒導總兵宋紀出楚疆復
郴衡各郡桂王稱號授中書舍人後隱居祁邵山中所在常載書
篋數十以從舊志云以親喪還里子孫皆以孝友文章克紹世德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國朝正統元年正月

三

范芝

范芝沔陽人嗜酒能文作字摹董其昌筆法寓澧州四十年卒於
天供山麓

右傳李元度撰

--	--	--	--	--	--	--	--	--	--

周昌會 周昌時 邵似歐 邵似雍 姚肩昌 姚宇昌

陳自舜

明萬厯天啟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多爲所染
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顧喜其家子弟多能
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昔邢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
趙挺之之有明誠坡谷所亟許也雖欲勿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
揆之諸公之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固百
世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爲父兄者弗爲敗
行以貽子孫之戚而子弟之不幸而罹此者能慎所趨則幸矣更
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爲台傳

周侍御昌晉有弟二昌會字衷素天啟辛酉舉人也昌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旣入奄幕陰鷙深賊罷官後尙多所殘害衷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浮石故廬中嘗歎曰先文穆公已爲故相所累然尙無大敗行阿兄狻狷何至於此衷素嘗知通城縣遭寇棄官去丙戌而後薙髮爲僧佯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爲顛和尙卒以困死乘六於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固守其志其時御史尙在亦太息曰是不可及先大父贈公爲耆社乘六其一也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

邵尙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諸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於附奄諸家相疏斥之并其子弟弗與還往

尙書尤爲清議所惡而之文兄弟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
之文兄弟侍尙書大雷山中微言勸尙書殉國以蓋前過不能得
已而故王栖泊翁洲石浦之間兄弟竭力資其屝屨其後求周公
襄雲銘尙書墓襄雲直筆無所借之文兄弟一慟而已嗣是故國
遺民至蛟廬者必登邵氏之堂兄弟皆有集傳於後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肩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字昌字仲熙
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廷元與學使爲魁學
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祚獨與馮都御史畱仙兄弟以
氣節相砥礪學使恨之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間
遂以坎軻抑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字小同其年稍晚出甚媿其父之所爲以是頗不欲人稱爲公子黎洲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書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毅方嚴於名教所在持之甚篤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小同尙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居終身一日黎洲座上或言天啟時某官以某物贈奄卽御史所爲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之亞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太僕謝三寶其反覆無行構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三寶一子早死願有四孫曰爲輔爲霖爲憲爲衡皆善讀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則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齒以示屈抑

時三寶遺金尙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爲事一切不問未幾蕩然亦不以爲意也於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復與簪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爲憲以舉人知蓬萊縣嗚呼吾嘗讀江右傅平叔湘帆堂集才子也顧平叔之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有遷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爲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後莫能爲之辨誣者則愚矣東鄉卽存豈能爲奄黨作佞乎如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之是則可悲也已嗚呼彼爲父兄者其諒之哉

右七賢傳全祖望撰

朱一是

朱近修一是海甯人以詩文雄視一世作江上數峯圖澹遠空闊
怡人心目是李山顏寄予者曹子顧庵曰予與近修同研席者二
十年自未見其畫亂離之餘游戲爲之便自神詣近修有爲可齋
集與古大家爭衡頗有可傳者丁未夏過白門與予論畫語語當
行其集中諸小記妙極形容頗有繪畫不能盡者顧庵又何疑焉
讀畫錄

近修先生舉崇禎十五年孝廉避地梅里說經鏗鏗從遊甚眾與
王价人言遠昆季交好詩品亦相近畫不多作故所傳絕少
書畫
紀略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奚濤 楊亭

奚濤原名冠字沅山一字大蒙崇禎五年補郡諸生遭世故遂棄
儒冠隱居渭塘日吟詠兼畫詩原本少陵出入高岑王孟畫有倪
元鎮筆意年八十六 崑新合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楊亭

楊元草亭維揚人寄居秣陵工山水有品行家固貧又無子晚益
無所依與瞽妻對坐荒池草閣中晨夕禮佛號雖晨炊數絕嘯詠
自若不妄干人也年七十餘竟以貧死 讀畫錄

楊亭畫山水筆少溫潤然挺峙巉巖亦自成一家 畫繪寶鑑續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陳鵠

陳鵠字菊常南通州人善人物花卉設色絢麗鉤勒者亦工
國繪

陳檢討維崧贈陳菊常詩藥蘭鸚鵡睡銀屏斷續茶煙嬾夢醒欲

識南朝真處士絲楊門巷賣丹青
湖海樓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禮記
禮記

項奎

項奎字子聚秀水人諸生自稱牆東居士工詩精繪事年七十屬友人葉變爲生壙志有晚盥堂詩集

嘉興府志

項聖謨兄徽謨亦善畫子奎字子聚號東井山水學元人好用禿筆多水墨亦長蘭竹

畫徵錄

朱檢討彝尊題項秀才奎水墨小山叢桂少年席硯頂生同每到秋行桂樹叢今日天涯展圖畫忽驚身是白頭翁

曝書亭集

高玄恪公士奇寄項東井詩我住東湖曲芳鄰有項斯常懷天籟閣遠寄歲寒詩白髮仍多興烏衣更有誰疎慵今太甚載酒會何時自註東井爲墨林曾孫年八十善畫畫必題詩其上

苑西集

右 國朝書識馮金伯錄

陳曼

陳曼字長倩號崖道人性情孤迥趨舍亦異好作畫受業於沈子居之門精心冥悟妙有神解遇劉太史允平於金陵遂延入長安久之授以詩學已而復遊荆楚吳越諸名勝於廣陵爲最久名公巨卿咸爲倒屣申酉以後杜門寂處寄養殮於筆墨淒風苦雨雖繁煙不繼晏如也老年畫益蒼秀獨闢蹊徑自成一家所著有詠歸堂彙

張青瑀集

陳曼年十五六始習句讀後涉經史嫻吟詠畫宗二米雅秀絕倫性好潔有倪高士風

南匯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a table with 10 empty vertical columns and 1 empty row. The table is defined by a thick black border and ten vertical lines. The right edge of the frame shows some dark, irregular markings, possibly from the scanning process or the original document's edge.

190-078

龔賢

龔賢字半干江甯人有隱操能詩章尤工畫

江南通志

龔賢山水沈鬱渾莽元氣淋漓獨邁羣品人鮮能窺其奧今之范華原也

江甯志

龔半干賢又名豈賢字野遺性孤僻與人落落難合其畫埽除谿徑獨出幽異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程青溪能畫於近人少所許可獨題半干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干邱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干乎半干早年厭白門雜選移家廣陵已復厭之仍返而結廬於清涼山下葺半畝園栽花種竹悠然自得足不履市井惟與方翕

山湯殿夫諸遺老過從甚歡筆墨之外賦詩自適

讀畫錄

半千畫初從北宋築基一變古法沈鬱深厚自成一家

圖繪寶鑑

續纂

半千用筆如龍馭風如雲行空隱現變幻渺乎其不可窮蓋以韻

勝不以為雄者也

程青溪集

龔柴丈隱居清涼山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週堂下鳥弄林端日

長無事讀書畫山水之餘高枕而已

今世說

半千畫愛做梅花道人筆意嘗自寫小照作掃落葉僧因名所居

為掃葉樓

感舊錄注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黃谷

彭孫貽弔黃谷詩序云滇人黃谷棄戶侯印以丹青自娛侍御朱公按滇攜之來海上二十年矣游經世亂棄家不歸知交所贈隨手付酒家子貧病依其門下士張遠以老無疾死張經營其喪人咸義之余作詩弔黃兼以美張張甬東人詩曰一代黃公去無人識故侯錢刀浮白盡山水點蒼畱久臥嗟蟲臂前身是虎頭獨憐門下士負鏡葬南州朱桐川云谷以家侍御知己之感隨至海鹽其手蹟流傳甚夥然已爲四方收藏家購去未可多見今亦有贗本矣

右瀕繫雜載師範錄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七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八目錄

隱逸十八

劉漢

陳衷堂

錢肅園

錢肅輔

江漢

楊湛露

朱適邁

冒襄

王世德

周茹茶

陳煌圖

徐枋 敦易 匪能信

唐箬 楊无咎

張怡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and contains no data.

--	--	--	--	--	--	--	--	--	--

190-084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八

劉漢

崇禎壬癸間吾鄉文社聿興凡六皖知名士翕然景附號中江社而陰爲之主者則熹廟間附璫之流爲當世清議所不容者也其冬方子密之自雲間來語予曰三吳舉復社辨別氣類與朝局相表裏若某之流皆在所擯今以某門下士爲之倡而謬稱其能薦達寒微以餌皖士計在悉籠而致之門下此竄一入不可復出吾輩盍早自異諸而中江首事與陰主其事者亦漸覺之氣類由此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判矣密之以庚辰通籍寇躡江北予輩多流寓白門而左忠毅公
諸子暨密之弟直之謂予敢於任怨遂共屬予續成其事於是
有過江集之選與吳門雲間遙爲應和集將成而直之力請增入三
子臣向其一也臣向名漢性敏慧讀書涉獵一過卽能襲而役之
於文然不肖竟讀其筆姿特妙亦不肖極其揣摩但篇成卽似沈
酣於太史公與唐宋諸大家之言而出臣向亦以是自負不屑占
畢爲學究家所爲從其姊夫范子明學子明稱之曰劉子天分過
人使少加功力不荒於嬉卽廷尉公不難至矣廷尉公君家劉燕
及先生也已卯春學使者金公楚畹調試池州臣向方應童子試
出其卷謁子明子明以示吾黨爭擊節歎賞方密之豎一指曰必

第一因徧誇於同郡及池郡諸知名士曰吾鄉童子第一必劉某也。已案發果第一於是臣向名一時大譟而池郡吳次尾入見學使者語閒盛稱臣向爲學使者得士慶學使者亦大喜遂國士遇焉。次年歲試置第二將餼以廩會丁外艱不果臣向遂久寓白門與予比屋居者二年壬午金公爲南少京兆諸受知公者皆往庭謁獨屬意臣向是年臣向得中副車未幾有甲申之變南渡立國馬士英阮大鍼朋奸亂政益修舊怨興大獄凡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而臣向亦遂與鉤黨之禍初大鍼陰主中江社事希植黨與以予輩數人與之異心恨之素於臣向無憾壬午秋有同鄉新貴者輿而過市見臣向不爲下臣向詬辱之其人大鍼門下士也會

南昌宗攀朱統顛欲殺姜居之相國以媚阮馬以冀得一官大鉞
大喜令以擁戴疏藩謀危社稷爲名凡東林復社及同鄉素所切
齒者皆令竄名其中統顛目不識丁其疏卽出臣向市中所詬辱
不下車者手也臣向旣以此得禍而其名轉益著是時萊陽姜如
農採如須垓公安袁特邱彭年皆避地吳下憂危不係臣向始聞
逮踉蹌挈家東走無所依乃依數君子晨夕相聚爲樂里門追捕
日急不問也臣向爲人駿爽有口善諧謔飲酒博奕僅及中人而
意趨周浹於人無所抵牾所至輒爲傾倒以是處窮阨之時無所
困苦予匿武水複壁中聞人聲卽怖欲逃蓋不可同日語矣乙酉
南都喪失三吳兵起予同家仲馭遇難予妻及子女沈諸震澤獨

挈一子奔赴閩轉入兩粵備極顛躓流離之苦臣向乃於其時全家返里卜居樅陽市學治生家以日裕比予歸業已買田置宅有僮婢器用居然稱素封矣而予去家十年入門蕭然獨處貧乏無賴滿目澆酸往事如夢然後知臣向之材藝遠過予也或譏其與市微逐貿遷有無無以異於市人予歎曰居今之世吾黨方求之市人而不可得臣向殆隱於市者乎臣向外脫略任意無拘檢然有心計億則屢中其治生有范孺人爲之內助外則任其子壻己顧不問但授以成算而已吾嘗過其家方治室土木紛然臣向一不以爲意飲博如故自度始以至落成皆孺人爲之指畫經營予大驚已聞其治生亦猶是也范孺人賢每聞予至輒悲重念予妻

方氏爨與比屋時朝夕相親猶姒也因說其賢明勞瘁狀爲流涕久之及聞予再有家稍自給則益慟慟予妻之禦窮而殉節以死不獲享今日之安樂也其可感也已巳臣向得心疾家亦稍落孺人憂鬱以死臣向益失意疾益甚未二年亦歿傷哉初臣向於宅後倚山構精舍數楹多蒔花竹山麓有石峭列垣而羅諸階下予至卽爲設榻其中數年前有人能行運氣法從之坐者哢笑舞蹈皆不自知臣向異之乃虛精舍聚市中求長生者得十人傳其法法甚祕誓不語人未數月十人中死者八獨臣向與楊翁院水存院水精天文數學年踰七十矣與臣向交相善兩人終信其法常行之院水壽終而臣向遂以是得心疾嘗佯狂過市與人斥罵

或以爲有託而然獨見予則言笑如常但健忘問荅多重復耳予所居北山樓與臣向居相望彼此過從索飲旣得疾猶時造予樓上飲以酒不醉亦無妄言但下樓則疾作或至顛仆以是其家相戒勿與飲後每至則辭以無酒亦徑去今思之是一恨也臣向與人相和易而於名義特重少時爲塾師有姬夜奔之不納明早以他故辭去亦終不言然負氣好勝有祖墓爲人所侵訟之官盡返其侵地又嘗於陶公祠側置一別業與市人爭成訟別業毀而市人卒受責大困乃已凡其所必欲勝者雖重費不惜也性慷慨能任事凡公事有疑礙者爲之畫策或居閒皆得當人亦因是重德之又喜物色貧士有陳生官儀貧不能娶以宗女妻之予幼子搗祿

未聘適廷尉公有曾孫孤女乃力爲主婚皆古誼也善相人嘗相
兩富人子曰某先貧後死某先死後貧悉如其言臣向未嘗習風
鑑而言之皆中可怪也官儀曰聞諸長老言君昔舉家避賊山中
同居者糧絕待斃君減餐分米共哺之賊退兩家皆免未嘗以語
人豈非陰德乎臣向以辛未月日死予哭之極哀蓋傷老友之將
盡而患難與共之可哀也歿二年其子鴻藻卜葬君於邑之麻山
謂知君者莫如予乞予一言以表其墓因述予所知者據實書之
以爲之表

右墓表錢澄之撰

陳衷壹

陳衷壹逸其名以字行鳳陽諸生幼喜兵好奇計岸異負大志崇
頑末中原盜日橫慨然欲殺賊立功初鄉里一男子忽款衷壹門
直入叩頭求救死衷壹叱曰若狂邪我初不識若若何罪我何力
赦若死男子曰某夜夢鬼卒攫去曰汝應死某惶泣籲生過一廟
卒曰廟中神可活汝某曰何神也曰此汝邑陳君衷壹也遽挾之
入而覺言罷復叩頭流涕固以請衷壹大笑書赦汝二字擲之曰
吾赦汝其人欣然謝去遂無恙衷壹由是益自負巡撫鳳陽朱大
典聞其名聘之不能用三上書聞部史公亦不用乃徧游諸大帥
幕數往來河南江北從健兒數十騎所至慷慨陳時事論戰守之

宜或談天文遁甲奇門術睨坐主客大帥每側席竦聽然多懷
二心卒不能用衷壹而汝甯大俠劉扁子者聚鄉勇數萬保山岩
拒賊獨與衷壹深相結會南都潰扁子自盡其眾亦散久之衷壹
不自聊歎曰我不能爲將相封侯當作神仙白日超舉耳遂棄家
爲道士游五嶽徧歷九州名勝求神仙涉海數萬里訪三山西過
洱海北出嘉峪關東北越松花江千餘里乃神仙卒不可得而衷
壹且老歸語人曰神仙必可得但未遇耳使我壽百年神仙豈終
遠乎先是吳人張生年少負氣敢爲嘗走燕京上書言興滅事繫
刑部獄論死時降賊尙書張縉彥先繫獄而衷壹亦以事連入因
識張生三月十九日兩人市豚酒爲烈皇帝設祭祭罷徧飲獄中

囚酒酣論亡國之禍兩人欷歔泣下而縉彥語微刺烈皇張生大怒舉盤魚提之破其額血淋漓被面項衷壹大叫稱快推案起捉張生手拜且哭張生亦哭縉彥踉蹌辟去不敢復見未幾衷壹釋出張生亦減死徙塞外而衷壹後頗得延年藥服食導引年八十餘精力不衰云

王源曰余過穎上高澤生爲余言衷壹負奇才無所就傷之又言尉氏有王大本者諸生爲賊帥封伯京師陷大本與他賊四人共得懿安皇后四賊不遜大本怒曰此一代國母胡可干也手刃之懿女死而未辱此皆可證傳聞之誤者溼生字孔霖篤實悛悛好學畱心當年軼事吾知其言足徵信故述所聞備史氏采擇焉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右傳王源撰

六

錢肅圖

退山侍御墓文子既令其子潛恭援司馬溫文正公序十國紀年之例卽用子所作東村集序上石而潛恭以生卒月日子女之未備令子補書子乃援柳州墓石蓋文之例另敘一通以復潛恭侍御諱肅圖字肇一學者稱爲退山先生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其世系則故封禮部主事鳳午之曾孫知臨江府若廣之孫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益忠之子大學士忠介公肅樂之弟以諸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辛卯翁洲之役被俘不屈同輩已戮盡次及侍御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生於萬曆丁巳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壬申十月初二日得年七十六歲孺人周氏副室史氏合

葬於東吳書院山之麓子三長濬恭即為忠介後者也次澄恭漸
 恭濬恭嘗謂子曰不肖年十二即隨先君出而索食每至江上先
 君輒愴悅四顧指謂不肖此汝世父故營所稱瓜瀝軍者也此故
 大學士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盛
 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營所稱湖山軍者又一營介乎龍
 王堂盛嶺之間故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
 安營相近者故都御史甯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瀝六家
 軍者也其夾瓜瀝左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啟睿及予之支軍也
 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太常林公時對駕部屠公獻宸及南
 雷黃氏之支軍也其湖山的小營則故侍御餘姚長官王公正中

之軍也其盛嶺之小營則故侍御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之麾下也其獨當小壘者故義興伯鄭公軍也其在下莊一帶者故太僕陳公潛夫軍也其遙駐龔山一帶者故尙寶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軍也其在分水一帶者故都督姚公志卓太僕方公端士軍也其控扼富陽桐廬而軍者故首揆張公營也則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此王武甯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則必噉然而哭至若翁洲健跳石浦諸藩帥之強弱瓊江長垣鷺門諸藩帥之順逆先君嘗終夜爲不肖輩言之而惜其時年尙少不能強記又曰不肖輩隨先君於淮上時河道制府靳公眞賢者延先君入幕

而先君辭以疾制府乃爲假館於外而就諮之然先君終不自得
又曰先君臨終戒不肖兄弟故國故君之感此吾輩所當沒身而
已者也若汝輩則不容妄有逆天之念存於其中嗚呼予生也晚
不及奉諸遺老履絢而世更百年宛然如白髮老淚之淋漓吾目
前也斯卽見斯文者猶將爲之涕泗不已而何況於濬恭兄弟哉
初侍御歸自海上也杭人吳農祥晚出欲爲名高移書謂侍御不
當出而爲索食之遊侍御以良友謝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多
笑之侍御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今濬恭已爲忠介後
而有子懿業能追念本生謀爲侍御置墓田以崇祀事是則可嘉
也爰卽詮次其語列之蓋上而繫之以銘其詞曰

荒朝柱史東村老農九死不死有此幽宮窮冬木介吾疑爲血淚之所封

右墓石蓋文全祖望撰

錢子清恭捧其本生父退山侍御東村全集乞余銘墓及序子於錢氏世德望之如峩眉天半嘗以相公麗牲之石出於菊潭劉公手者未能該備爲作神道第二碑銘又嘗編次相公前後諸集而爲之序又嘗記其畫像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百年來通家子弟能言錢氏之文獻者予不敢多讓則侍御家國大節甯可以默而已惟是司馬溫文正公未及作劉道原墓誌而卽以十國紀年序令其家上石則今卽以東村集序納之墓中大儒成例

未爲不可爰參攷野史合之侍御所作自傳爲序一通以歸之嗚呼侍御甫爲諸生卽隨相公倡義監國授以推官而相公固辭不受及入閩庶僚乏職乃以諸公之薦授臺員風帆浪楫悍帥秉成侍御無所展其風裁而拮据卒瘡爲相公召募義勇聯絡山海營皆相公不祿侍御尙與檢討同入福安圍城中久之始去而檢討死侍御與樞曹以下諸弟姪同從亡翁洲而相公之子尙寶又死翁洲再失樞曹推官相繼死侍御自此始爲宗祀計而家門蕩然戒心未泯消歲月於亡命之中蓋此十年來固不暇爲詩文之事亦不忍爲詩文之事卽間有所作要歸於波濤兵火之中而不得存迫驚魂稍定葺草廬三楹爲東村農舍欲謝絕人世而以衣食

之故不得不出而索游委蛇韜斂之中用晦而明以全其不降不
辱之面目於是五十九歲復舉三子以長者承相公之祀卽濟恭
也乃濡筆作家傳以補史闕閒情所寄或泣或歌故侍御之生平
較之古來遺民爲最苦而其神明所蘊結足以扶宇宙之元氣而
歷劫不可磨滅者亦正於此得之嗚呼相公忠義之士萃於一門
諸弟鼎撐角立前光後輝生死殊途而其趨則一故國世臣甯復
有一濟恭其以吾文納諸幽宮微侍御以爲足盡其生平卽相
公諸昆季聞之亦當笑而頷之矣

右東村集序全祖望撰

錢肅繡

錢肅繡字文卿故大學士肅樂同產弟世稱之爲錢八將軍錢氏以替纓禮樂著而無以勇力見者有之自肅繡始獨能射虎命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天振纓意氣橫舉肅樂起兵其同產弟之從軍者四從子一又族弟二曰肅文肅度忽於眾中見肅繡仗策請自效以其恃勇恐至蹉跌遏之不許列名旣乃變姓名注籍諸將幕下及誓師始見之肅樂駭曰汝必欲隨征耶江上出戰獨爲先茅浮白大呼挺矛直前營中利刃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椎闕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還營一軍皆大驚而意氣自若若無傷其時肅樂軍中多魁士如江子雲王征南皆百夫

之特而肅繡以兄弟尤勤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願肅樂時
時憤諸營濫邀爵賞爲偏裨樹恩澤故其弟在行間積功多而官
止參將事後窮老桑麻間掩關不輕出而日飲亦就減無何以鬱
鬱死

右釋史撫遺李瑤撰

江漢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故其中多
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漢其原籍爲南直隸
徽州府休甯縣曾祖某祖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
入浙都督由是家錢塘膂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
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
奇丙戌挈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效忠介大奇之拔置諸偏裨
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每日戎
服登舟鳴鼓放船都督指揮既畢則畫諾焉及浮海至長垣再出
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都督之功爲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

日本也願得都督同行忠介遣之既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叩之對曰他日請驗已而日本果愆約忠介既卒都督旁皇無所之而太夫人尙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淚淋漓下辛卯姚江王督師臬首城西門陸副使宇爛謀竄取之訪於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使亟以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都督家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挾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徑登之守者以爲關東新將也趨叩頭維謹既日所梟首忽怒目視曰是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刀擊之首墜城下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

之廩廩而副使已拾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見者
都督之出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既居鄞無以自給種蔬爲業諸
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而已病亟
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先贈公曰神或卽錢
王二公之識也都督歎曰然則吾何望矣於邑而瞑都督生於某
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既死朱鳥哀號誰
憐蕉萃爲賦大招

右墓碑銘全祖望撰

楊湛露

先生宜興人姓楊氏湛露其名也字燕侯父萬春孝友君子也生
二子季卽先生少慧書目涉成誦問業良師心通神解不倚講說
餼於庠冠軍於歲科之試東南名流咸願交執經之士歲百數通
顯者若而人然先生卒連蹇場屋踰二十年以迄乙酉是年適先
生歲薦之期而王師下江南先生遽棄儒衣弗服也居北郊杜
門食貧縣宰請師事弗應更四十餘年而壽考令終於所謂唐家
莊者時行年九十矣未病其門人相與議曰吾師高節無朋以方
古賢之采薇而食者其可因號其師曰西山先生先生弗受聞者
宜之故其卒且葬也明旌行狀弗稱燕侯稱西山門人志也先生

秀眉目美鬢髯豐下容止有則望之儼然 國初仍明制而變通之歲薦起家不十年晉監司入陟卿貳者相望先生毅然若棄涕唾久約靡悔人以此高先生然吾聞先生明季時同邑周相國家居邑中名士悉請業門下先生獨不往相國屬其友鉤致之先生固謝不從江右楊機部之來吾宜也奇先生文請見不可壬午秋試機部在雷都使人速先生行先生竟不赴機部益重先生吾邑人宦江右者機部一見必首詢燕侯嗟乎士惑於詭遇之利甚獨憾未有路耳有則昏夜逐逐蕩廉廢恥而趨之風之胥漸匪一日觀先生所自守豈偶然也哉履常如此至於際革除之運甘邱園之蹈殆非先生所難而亦以見先生之爲與夫苟自奮以干鄉黨

無識之譽者異也先生卒康熙壬申某月日其生以明萬曆癸卯某月日配張氏繼陳氏皆先先生卒陳生子天錫女一人適湯某先生入十三歲始得孫有赤芝之祥故小字芝生名源遠天錫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某鄉某原先生羣書博極期於致行堪輿服氣兩家書並行之有效重然諾撫友人孤子若己生恭伯兄老幼無閒耄期拜父母墓必長號失聲著文及詩甚富捐館後不一存篋中惟家傳一篇而已嗚呼先生固粹然完人而楊氏之於孝友亦可謂世其家者也兄孫懷遠紹緒善文以狀請銘於欣欣生晚惜不覩先生盛壯時而比數十年閒同邑中所高山仰止者先生耳因不揣固陋而爲之銘辭曰

流水交沔涇濁渭清誰與清者西山先生先生之文讀者起舞匪
我仰干貴人自俯孰執乃心不迎而拒中身得仕如唾斯棄優哉
游哉曰各有志南檣北騎晝夜并營充彼大願不過公卿百年失
足伊辱豈榮闢戶授經闔戶懷古春草秋林桑田藥園道日以高
壽亦以耄埋骨家山歸貞渾浩銅官之麓首陽之趾壤分泉香奚
有彼此首陽之趾銅官之麓歷年滋多罔敢樵牧庭梅蒸瑞赤琥
朱霞僉曰休哉有孫哇哇先生食報在芝生卯

右墓誌銘儲欣撰

隱君諱湛露字燕侯世爲宜興人學者稱西山先生子論次其事
爲之傳始稱楊隱君云子瞻有言凡人相與號呼者賢之則曰君

繫以隱從其志也父諱萬春以孝友載邑志生二子次卽隱君幼
奇慧兒時嬉戲拾炭畫地作張桓侯像絕肖及長通五經旁及子
史釋老星厓陰陽卜筮之書靡所不究弱冠餼於庠弟子自遠至
者凡數十百人年四十以次當貢京師會遭甲申之變棄諸生絕
意進取葛巾白布袍隱居教授從學者益眾忌者或爲危語撼之
隱君慨然曰教我矣遂散遣生徒絕學捐書危坐一室灑掃潔不
容唾每踽踽獨行荒野中遇意有感觸則慟哭返歲時拜先墓必
伏地長號失聲閒亦蒔菘種花興至酌酒清吟以爲樂康熙閒中
丞趙公檄郡縣講學令欲得隱君主講席博士徒步造請至再隱
君仰天歎曰士固有志何至相迫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遂無法

高卿邪言已涕泗交頤令知不可強乃已晚頗好導引五禽之術亦喜堪輿言然家益貧或日晏未炊子孫至並日而食處之怡然會 詔賜民年八十以上者米帛縣首及隱君隱君堅辭不受後以壽終年九十嗚呼申酉之變予所聞吳中士大夫都魏科負海內重望學者仰之爲文山疊山者當其時亦往往高肥遯之操勵泉石之志未幾而中道回車不復吟老寡婦謠矣而守死固窮至五十年不悔者乃一諸生何與豈富貴重者名節輕莊子所謂金注者殫與抑誠僞異歟先是明崇禎閒宜興相再召勢缺翁熱公卿爭奔走其門願獨重隱君名欲延致之遣所親道意隱君終不一詣楊機部廷麟以盧司馬喪至宜興奇隱君文欲一見不可機

部死難隱君泣然曰士重知己吾極不忘耳爲位哭之極哀邑人
李三綱以諸生赴義湖南歿於郴隱君撫其子如己子至成立其
立名節多類此休甯汪寶皋同邑史夏隆皆遺民與隱君相友善
年皆八十餘乞予傳者其從孫懷遠以能文名諸生間

論曰予聞隱君喜吟詠然不以示人橐亦隨散失故鮮傳者宋末
鄭所南翁名思肖故太學生宋亡遂隱不仕遇歲時伏臘輒野哭
南向拜聞時人語掩耳急走坐臥必南向所爲詩有曰不知今日
月但夢宋山川此世但知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詠菊曰甯
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朔風中彼其視畱夢炎趙孟頫諸人眇
然曾足當其涕唾哉嗚呼隱君似之矣

右家傳邵長蘅撰

朱邇邁

昔宋文憲以五美論詩詩之道盡矣余以爲此學詩之法而詩之原本反不及焉蓋欲使人知自悟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汙隆物理之盛衰吾與之推盪磨勵於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原本也幽人離婦羈臣孤客私爲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眾情其詞亦能造於微至於學道之君子其淒楚蘊結往往出於窮餓愁思一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於吾友人遠見之人遠十三歲輒出大言以著書自任聚書一室成仲尼弟子傳一卷花晨月夕麗句洋溢時師禁之不能止有其才矣佐其家先生取漢

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爲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詔令奏疏爲經世書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其稽古之功亦勤矣四上京師再探禹穴其於蜀道入則從陸出則從水覽六朝之佳麗瞻孔孟之遺風不可謂無江山之助也其在京師名公鉅卿嘗延之東閣以觀四方奇士人遠因得徧交之相與唱和者王西樵阮亭宋荔裳朱錫鬯屈翁山鄭禹梅陳其年皆當世能詩名家也師友良矣人遠遊屐所至必有詩成集於蜀曰西瞻曰東將於京師曰巢南曰岫雲曰嫁衣曰北征南懷曰後北征曰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遊曰重遊西山於金陵曰江行曰南國於東浙曰春舫於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風雅沾漬如鄭

廉成之傳經尤延之之鈔書一家化之三子皆得溫厚和平之教而內子嬌女亦復琉璃硯匣翡翠筆牀競爽閨房故其家先生一詩脫橐閉門而和者遂有六人吟詠侈矣文憲之所謂五美者人遠咸備然而人遠之所以爲詩者似別有難寫之情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歷之江山必低徊於折戟沈沙之處其所詢之故老必比睨於吞聲失職之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俚叟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人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爲一己之不遇乎人遠名邇邁別號日觀子朱子十七世孫三傳至澆始遷海甯高祖浙高明知縣曾祖國柱祖學禮□□推官父嘉徵字岷左敘州府理刑人遠年十六補會稽學諸生岷左先生素

無宦情人遠入蜀卽迎之而歸時逢亂離遷徙不常及事定居城西之道遊堂四方賓客於焉萃止投壺分韻無日無之而藥闌藤架恍入隱者之廬晚又卜居西村去城一舍老梅百樹霜竹千梢相與晨夕詩境愈清詩愁愈甚卒於康熙癸酉五月八日距其生崇禎壬申六十有二年矣配葛氏己卯舉人定辰女子三潁濱治皆太學生女三壻廩膳生蔣世昌監生查嗣裕祝宗敬孫男女各五人人遠爲人眞實自遷西村余郵筒疏略病榻中時時念之今年三月寄其詩集求序余喜而捉筆爲之逮五月中寄去人遠已不及見矣傷哉臨歿以日觀山人紀年令其子謁銘余何忍不銘

銘曰

大化流行波濤百折發而爲聲激揚嗚咽鐘過霜鳴劍從獄缺中
有憤盈耿耿不滅嗟乎人遠墓門雖閉時有大聲稼軒一轍

右墓誌銘黃宗義撰

--	--	--	--	--	--	--	--	--	--

190 - 124

111

冒襄

故明熹廟時璫禍大作黃門北寺之獄興諸賢相繼逮繫笞掠死
六君子其最著也而國是淆於上清議激於下名流俊彥雲合風
驅惟義之歸高自題目亦如所謂顧廚俊及者當是時四公子之
名籍甚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歸德侯朝
宗方域與先生也先生少年負盛氣才特高尤能傾動人嘗置酒
桃葉渡以會六君子諸孤一時名士咸在酒酣以往輒狂以悲共
管懷甯懷甯故奄黨也時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甯歌者爲
冠歌詞皆出其主人懷甯欲自結當先生謙客嘗令歌者來先生
與客令之歌且詈且稱善懷甯聞益憾甲申興黨獄定生捕得幾

死先生賴誠意伯廩免既而定生朝宗相繼歿密之棄官爲僧以去而先生獨存亦無意於世矣家故有園池亭館之勝歸益喜客招致無虛日館餐惟恐不及其材雋者愛之如子弟客至如歸而冢日落園亦中廢主人遂如客幾無所歸亦不自悔也晚益以圖書自娛克享大年以終蓋自先生歿而東南故老遺民之流風餘韻於是乎歇絕矣其可痛也余之得交於先生也後而先生待之如最故者其孤奉狀以來泣請銘余不敢辭而序以銘之序曰先生冒氏名襄字辟疆別號巢民世爲揚州之如皋人始祖致中爲元兩淮鹽運司丞元亡不仕累傳而至基者永樂時亦不應召學者私謚爲潛德先生又傳而至廷瑞弟政進士官巡撫以訐劉瑾

下獄子鸞鳳鸞亦進士官至參政鳳生閭閻生承祥承祥生士拔
士拔生夢齡貢生歷南甯知州先生祖也父起宗舉進士以吏部
郎出歷官副使母馬恭人先生生十歲隨南甯入蜀輒能賦詩文
敏董公爲作序尋爲諸生試輒冠其儕副使之官先生每留侍南
甯曲盡敬養不以遺父憂副使嘗調官荆樊時流寇勢張甚誓死
守先生往省覲奉恭人以歸歸而不入寢或問之先生曰父在殘
疆而子安枕席乎泣血上書抵政府言路之與副使忤者皆心動
得調寶慶時有與副使同官以邊事膺禍者其子以數千金屬先
生得解還其金封識如故旣屢試不得志以副榜當授推官而亂
作遂不出數移居避亂艱難造次奉養萬方兩大人歡甚無所苦

也當副使疾革索筆書示兩孫爾父天生孝子又曰爾父胷中天
空海闊恭人嘗得危疾顛以身及長子代子果夭而恭人幸無恙
父歿逮事又三十年跬步不忍離其喪之也先生年七十矣泣慕
如孺子於族黨尤有恩姑老無子迎事之終身姊歸後家破亦如
之事外王父母及諸舅氏皆曲體恭人心無不至友愛諸弟老而
彌篤庚申秋何人入戶將剗刃焉先生子以身蔽與婢俱被重創
聞於官詞連及弟先生痛哭太守前直弟無是事太守泣觀者數
千人亦泣遂並寬刺者與人交有始終定生子檢討君少而才遊
至家園飲食教誨之以成其名邑有許生以誣被法妻子當入旗
胥王姓者實護行先生予以道里齋並辦所贖之費胥感動陰以

其妻代行之。以先生所辦金贖歸而許妻不知也。先生高胥義，迎養其夫婦至死，尤敬其桑梓而急其利病。辛巳歲大旱，上官才先生委以振其邑人全活，無算不足自鬻產繼之。歲壬辰，復大稔，先生振如前。民疫死者眾，先生日行道殮，中亦病且殆。邑令陳泣禱於神，死三日而蘇。晚年退居祖宅，傍築室數間，雜植花藥，客至與酌酒賦詩，解音樂。時命小奚度曲，亦以娛客。所著述甚富，成集者有先世前徽錄六十年師友詩文同人集、樸巢詩文集、水繪詩文集、書法特妙喜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弄珍之。其歿也年八十有三。康熙癸酉十二月也。配蘇氏中書舍人某女，有賢行。實克事君舅姑，以佐先生。年六十有二而歿。子嘉穗貢監生，丹書廩貢生。考

授同知卽代先生受創者皆蘇出女一適諸生洪必貞側室張出
孫男溥泓監生渾功加左都督管游擊事嘉穗丹書俱能讀父書
以孝謹世其家將以康熙甲戌冬十二月葬先生某鄉某原而合
諸蘇孺人之兆始先生既不出名益高督撫以監軍薦御史以人
才薦皆辭以親老今康熙中復以山林隱逸薦以博學鴻儒薦亦
不就也學者躋其行私諡爲潛孝先生與潛德配余抑尤有感焉
世之亟亟於得官藉口於祿養以致遺憾於不及事其親者何限
先生少時意氣奮發亦喜於自見後乃消融斂退不求獲乎上而
惟順乎親視彼三公子所得爲何如嗚呼其於潛孝良不愧銘曰
桃葉長干賓客衣冠有如擊筑易水風寒水繪之居匿峯是廬有

如舞衣伯瑜親娛孝友於家是亦爲政邱園大佳而非捷徑憂患
怡然消其魁壘老大成灰少年如矢推排人間餘入十年海關天
空斯言良然我作銘詩藏諸馬鬣宿草春煙年年風月

右墓誌銘韓莢撰

如舉冒辟疆先生未弱冠文采風流知名於當世尊人憲副公爲
清白吏時多忌之中以危疆先生奔走四方大聲疾呼遂得遷去
其官天下知其爲孝子所與遊率皆雄俊君子往者東林子弟大
會同難於畱都先生忤黨魁特主壇坫天下知其爲正人已而金
陵再造鴻都成市先生訶斥時相無所鯁避等半壁於危卵棄一
官如敝屣天下知其鐵勳志節嶽嶽然不少自貶損也於是先生

不獲自匿其身名矣三十年來屢下求賢之詔當事必以先生
應素絲良馬干旌相望於道乃以流離世故兩足蹇躓微辟不就
終老邱園卜築水繪庵之西偏顏曰匿峯廬昔老畫師多作匿峯
德州盧德水侍御既取山谷詩中清靖退三字懸其家之杜亭矣
後以茆齋低矮類畫家匿峯擬易清靖退爲匿峯廬貽書商之先
生今未知德水杜亭猶在否亭之上有匿峯廬匾匾否江鄉遺老
攢影人閒追思前輩手書鄭重諄諄商榷之意把茆爲蓋挂席爲
門繩樞甕牖塵蔽風雨賦匿峯廬詩以明己志以謝故人此一段
佳話固不可以無記又無用斯干之祝美哉之頌如世俗金揚文
字也亦惟山麋野鹿如予者執簡徘徊聊記其命名之所自而已

矣如皋冒氏水繪庵累石屹立有攜取五嶽之勢墉垣不設環以
碧水竹樹菁鬱羣鴉聚於此者萬計庵四周多林園鳥不止他屋
而止水繪先生於其中徵歌選伎無朝非花靡夕不月海內賢士
大夫未有不過從數數盤桓不忍去者貧賤之交通門之子雲集
於是常數年不歸主人日爲之致餼不少倦名賢題詠水繪積至
充棟四十載賓朋之盛甲於大江南北勢殊時異一人之身平泉
樹石頓失舊觀生平兩救凶荒好周三黨之急家益貧無餘資以
糴帚丁巳春年偕古稀負土葬九十老母畢閱五月而別構匿峯
廬成水繪之危巒削立今則以土岡迤邐勝之水繪之古木槎枿
今則以野花滋蔓勝之水繪之曲廊飛閣今則以紙窗竹屋勝之

文犀火玉昔日之開尊也此廬中田家瓦盆而已烹鮮擊肥昔日之肆筵也此廬中腐儒蠹糲而已學農不足學圃有餘綠蓑青箬所以晦其身收視返聽所以藏其神離塵埃返天真其取義於匿峯也固當家庭孝於大父母父若母憲副公易簣時語不及他畫字示兩孫曰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穀梁青若念公之墜言色愉容婉追隨先生澆花蒔藥蘇子由有潁川之遺老齋而後諸子之憂方釋也雖然先生之行日高先生之望日起人皆指此匿峯廬者伏龍鳳雛隱於其中江干車馬無日無之逃名而名歸焉其又何能終匿以此廬爲牆東乎先生老矣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安車蒲輪未敢爲先生願也作匿峯廬記

右匿峯廬記鄧林梓撰

劉子讀辟疆詩客睨曰是冒子之詩邪劉子曰士固有時孔北海謂盛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倚以揚聲又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子每讀此書未嘗不三復悲詫也一孝章耳當其盛遊談榮其名時移勢異則譏評不免豈孝章之所自致歟辟疆名父子自年十四五時卽走尺書納交董文敏諸公閒俊邁日聞所交盡天下奇士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無不以雉皋爲歸請謝問遺交羅於塗殆數十年及家日貧猶不敢謝客而身則皤然一老矣於是譎議繆誚濤駭蠅黷修名自喜之士遂汨沒震掉無復甯處愛

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辟疆何罪哉辟疆得名久而年又已
高念故人震落生平勝賞豪華皆如夢幻時時追述以抒其悲至
當世名流鉅公心膽相信者又喜流風不墜輒稱道以自慰此亦
辟疆志趣足感者也世之病之者得無止是邪亦少過矣孝章以
忌而困於孫氏猶豪傑之流宜耳辟疆文雅素士力行孝友樂施
愛人規規煦煦者耳世幾欲困之則又何也若辟疆幸而效用盛
時不知世之視之者何如也予與辟疆遊於白下時年始二十辟
疆則十年以長嗣後止一見於吳陵舟中乃予於辟疆實兄事之
不敢愛力蓋舊友之存者可數見一人焉則同時之友如歷歷在
目物少則益戀人情也今年南下辟疆於暑雨中掉艤子過從予

於蕪城惆悵相對者十餘日不暇及筆墨事茲讀其集如聽繡嶺
宮前翁唱開元曲客何訝之深躬客亦憫默而退遂以書其集後
右悲詫劉體仁撰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八

三

王世德

予少讀宋遺民錄所述唐林二義士謝皋父襲聖子諸人事蹟率
嶽嵴磊落志潔行芳或時託文章以自見大抵悲憤嗚咽無聊不
平能使風雲爲之變色江海爲之起立輒卷書太息以爲有宋三
百年忠厚養士之報如此而忠臣義士之用心至是可謂極矣順
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禎遺錄一書讀之心疑其爲宋遺民之流久
之乃知爲霜皋先生作也霜皋先生姓王氏諱世德字克承始祖
玉明洪武中自無錫遷北平從靖難之師陣亡白溝河世襲錦衣
衛指揮斂事父炳本生父耀先生少襲世職常居禁中宿衛大朝
得侍杖下糾儀號貴近而錦衣衛職司糾察自紀綱門達諸人已

來多威福自恣大憝市猾因緣爲奸利屢興大獄至末流未已先生獨心惡之邏卒告密輒寢罷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方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先生慨然謂人曰今天下有大弊四戡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恩讐相傾軋賢者不免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得持將帥短長弊三三營官軍詭寄糜餉者什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將上書極言不果平居鬱鬱不自得一夕夢天子授節鉞出國門甲騎萬餘旌旗鼓吹震耀數十里軍容甚盛自擐甲躍馬而馳馬蹶驚瘡疽發於左股血流不止其義烈發憤如是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先生方微巡北城拔刀將引

決僕楊坤抱持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是時先生妻魏恭人已率諸
婦女赴井死以長子潔匿寺中僧大門者素善先生相持而哭以
僧服進遂祝髮開道奔淮南僑居安宜與梁鶴林以樟卜鄰僧隱
所與遊皆逸民高衲嘗憤野史誣罔不可傳信後世歔歔掘擊奮
筆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
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邪臣小臣日侍左右知禍所
從來非無故矣上卽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
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場日蹙盜賊蠡起環顧中
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卽有一二可用之
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於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

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循眾議以用人既不效排眾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卽齷齪舉老生常談塞責閒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憾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卽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

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
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
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告語
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
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
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蠱
異時史筆或有取焉蓋先生一生之志畢託是書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四方有司錄其副本上史館先生之歿也次子
源以手彙殉葬嗚呼可以瞑矣生萬曆癸丑卒 大清康熙癸酉
壽八十有一配徐贈恭人繼魏封恭人繼蕭子二潔生員前卒源

康熙癸酉順天舉人以古文名孫一某先生嘗爲金吾宜稱官今稱霜皋先生者先生隱安宜以霜皋名其居嘗以自號從先生志也系之銘曰

生於燕老於楚返葬青門爰得我所後世讀其書者或以爲冬青之霽山過其藏者或以爲汐社之皋羽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周茹荼

明總戎彝山周公歿七十有九年公會孫少司馬海山公視浙學
已三載捧家傳屬門下士蔣士銓撰公墓誌再拜而觀之不敢辭
按狀公諱茹荼字自飴號彝山別號丹井先世居楚之營道縣仕
元爵萬戶公之祖隱姓名稱伏三郎者爲濂溪先生八世孫明初
徙居蜀之涪州相公堡生允升公以孝得旌官銅陵令生顯風公
由孝廉同守開封生梓溪公官武昌郡丞有治行王陽明撫贛平
宸濠亂公轉運有功鑄鐵像於彭家澤萬厯中追封虬侯生誠所
公以父勳錄用官神樞四營副將娶豐城聶氏封一品太夫人卽
總戎公考姓生子三總戎公其季也公五齡而孤旣長淹貫經史

習韜鈴具文武才略後以功臣子奉命帥師討賊終天啟之代數
立戰功明末甲申北京陷蜀有姚黃之寇張獻忠復入川三路犯
涪里兒羣謀夜半撼公扉欲推戴弄兵公叱去之師相王春石公
鄉人也故重公適以聘公入幕府因仗劍往從至綦江奉檄佐鎮
將賈聯登恢復各路明年渡江津永榮銅壁等十餘縣尋復捷屢
上爲忌者中沮乃駐師時誠所公以家避亂桐梓公詣軍門請以
兵馬屬營弁楊某自往省親旋以病不能返部卒乃殺楊而散公
方欲收合餘衆會重慶陷遂走江津謁忠國王公因入幕時糧饋
久絕人心洶洶公勸移師鎮安就食徐規進取忠國善其議公於
是率兵前驅所過無犯有弁犯法當斬公爲諫止忠國怒曰汝替

若死邪公厲聲曰某死則無敢言之人若死則無敢戰之將遂得
釋軍中厲禁兵弁藏煙草者主帥坐駢戮有賈客匿煙貨擔中公
偵知急遣僕夜往屏除旦鞠之無實盡釋去旣而遵義重慶成都
等處以次收復皆公功朝命於是拜公湖南正總兵未幾忠國死
僞秦王某將叛欲羅致公公逆窺其隱力拒之乃以終養解官去
辛卯壬辰父母相繼卒康熙初挈家返涪乙巳迎柩於桐梓歸葬
而功名之念墮矣甲寅滇逆僞帥慕公名遣幣聘公擲書罵曰庸
奴我豈從賊者次子儒進曰激則致禍兒試往謝之至閬中被留
爲質公憤懣成疾誓不服藥長子儼出奇計往來漢沔間竟挈弟
返公大喜爲少間庚申九月公復臥病值譚宏亂賊夜半薄公室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一
三
二子倉卒救禦儼被重傷儒乃殉夫人旋以慟儒卒明年都統李
某既擒宏欲盡殲餘黨爲公雪仇公亟使尼曰震霆徧摧殺戮相
報甯受始殃勿延終禍李聞而嘆曰長者也乃止公撰著最富晚
年盡焚之其教子則曰望汝爲一品人不望汝爲一品官作訓辭
及彝山迂言以爲戒疾旣革仰天太息曰始吾疑伏波裏尸語以
爲矯今而後乃知許國者固自有志也泣然而卒嗚呼公生勝國
末季投筆從戎歷戰陣十餘載未嘗殺一不辜而全活無算古名
將陰功何愧焉洎天下初定公於傾側擾攘閒用兵如神恢復邊
城滌除凶燄有席捲風馳之勢勳名烈矣顧觀時知止解甲歸田
賊餌爭投屹然不動乃至室毀籬傷老死邱園困窮不悔非道力

堅凝能若是乎涪之人曰公少時遇道士召使學仙公不可乃陰語人曰功名士也二十九年後當來導然勿嗜殺人厥後昌矣乙巳冬復有道士途招之公請葬親訖從之遊後雖弗果去而屬纊歷二日體尙柔和可舉或疑爲羽化蟬蛻之異史載李泌不報人仇張詠前知來去各有神仙姿表公其侶歟惟限於運會遂令忠義莫伸槁形爛下亦可悲已亦可悲已公生於萬厯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以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卒歷年七十有七配吳封夫人子二儼康熙庚午舉人儒銅梁庠生乾隆七年旌表孝子孫六人某某曾孫十人某某元孫若干人某某葬涪州長里磨陀山莊子儼祔之銘曰

崇文定蜀閭井不驚曹彬帥師善良弗刑公兼有之完節與名桓
桓將帥久乘富貴功名不終禍積爲祟公殷鑒之葛巾而退不嗜
殺人其後則昌忠孝之門節義文章振振繩繩偉哉侍郎冢象邴
連巴山並峙公偕赤松時一莅止七十九年泐銘爲史

右墓誌銘蔣士銓撰

陳煌圖

海內之士從遊於先君皋里之門者不下數百人其有策名於朝
出使於外逢世變而隱居養親終其身不失其守者則翰林院典
籍陳君是已君諱煌圖字鴻文其先世爲福州侯官縣人趙宋時
有温州府學教授諱元大者抱其家廟之主遷於虞山去君凡十
一世六傳至靜成公諱播明宏治閒舉人任慈溪學博士御史省
庵公諱迺是爲君之高祖曾祖則小魯公諱憲以子故贈奉政大
夫祖協齋公諱國華萬厯甲戌進士仕終廣州府知府父太學曙
庵公諱明同原名明樞以與先君子諱相同
故做詞馬遷談諱爲同之例母范氏其大父爲楚
臬西虞公別駕桐岡公之女也君生萬厯戊午仲冬有冬蘭之瑞

乳名蘭蓀少穎慧過人丰儀朗秀雙眸炯炯若巖下電見者謂爲不凡既能文往受學於馬文忠公世奇因而入泮梁溪繼乃來遊先公之門服膺最篤遂爲入室弟子時君方喪偶因以甥女女焉崇禎壬午鄉試已中式矣會有尼之者易置副榜申酉之際學士曹勳薦公遂官翰林院典籍兼待詔事未及半載委差浙直徵書方及吳而南都失矣君聞之痛不欲生願念兩親老矣而身旣去國又不必以死殉遂奉親歸隱於西湖田舍北山草堂先君之殉難也君南向慟哭曰嗟乎吾不得從師於地下深負師恩矣著挽詩三十韻以示子子讀之不忍竟也時歲在丁亥君年三十其自序詩有云傷心仍廢日薄命只從權嗚呼可以觀其志之所存

矣越十年有舉山林隱逸之令君名登薦牘而固辭不出迄於終不改其素云君賦性曠達與人交不設城府而義之所在常不顧利害而爲之舅范氏家道中落君推慈闈之愛力爲經營歿則爲之葬焉庶弟妹四人拊恤倍至教其子逢午兄弟動以禮讓爲則且曰毋論窮通總以積德讀書爲第一義蓋實能躬行以率之非徒以其辭訓已也生平不屑以詞人自居而所著有韻之文優入三唐之室自甲申以還有記年詩三十卷擬遊詩草一卷又集唐集古各體詩三百六十餘首而詩餘曲譜雜著未成帙者不與焉又兼工於考訂所著有帝王世系甲子編年宋遺民傳節錄吳中往哲小傳增修家乘圖說暨動植小疏經史子集印可順年隨筆

等書尤善六書之學從事於斯者凡三十有餘載輯成隸釋部切互注篆韻五卷計九萬言又手書篆學源流始蒼頡二十八字洎三代以迄元明薈萃總表亦大觀也至鐫列朱白文印亦迥異恆流有離騷香奩印譜二匣好事者以重價售去後復剷去其文識者惜之嗟乎以君之才使不邁滄桑之變而得大用於時則其功業所成就正未可量乃不偶而僅以文藝見稱豈非其不幸歟然其所造已卓然有可傳者矣顧君當國變時齒猶未及壯耳或謂當此盛年正宜出而求仕以娛其親同時舍其舊而新是圖者其後往往至大官君何必不然不思孟子有言事莫大於事親守莫大於守身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也然則君之終隱而不

出者其正所以善事其親者歟君年當周甲旣克葬其兩親謂吾生之事畢矣遂自號于木老人又十年自爲生傳以授諸子曰吾歿之後慎毋襲學世套作爲行狀俾聲聞過情以誣予也又曰銘我者必楊子易亭甲戌孟秋望後十日作辭世語六言越三日遂以疾卒易簣之際若有所欲語者逢午問曰得毋前日所欲得於易亭舅氏者乎乃微笑而目遂瞑嗚呼子雖不足以知君其何敢虛君之遺命乃窀穸之事尙未定也故因逢午涕泣以請而先爲之傳獨舉孟子守身事親之義以表君之大節云

右家傳楊无咎撰

國朝詩林卷之七十八

卷四十七

三

徐枋 戴易 唐鎔 張能信 楊无咎

康熙歲甲戌九月有明孝廉徐侯齋先生以疾卒於天平之山舍閩郡之人咸驚相告曰噫侯齋先生死矣四方之士無論與先生識不識其知有侯齋先生者亦無不驚且疑曰侯齋先生信死乎其傳者妄耶信死矣後死者其孰與於斯矣歎歎太息至有泣下者先生窮而在下不求舉世有一人知而舉世人知而景之者如此則何也蓋先生一生以身繫名教者五十年謂士行之不古始於不知有其親而因不知有其身夫士貴有志志卑則降志降則身必辱身辱矣有不辱其親者乎猶得爲名教中人乎先生於舉世頽流之日毅然以世道人心之責隻身肩之不敢辭志以屈而

伸身以晦而榮以視碌碌降且辱者其相去何如矣故舉世血氣
心知之倫凡有親而有親所生之身者於先生之沒也不覺慙然
失悄然悲等於泰山梁木之崩折也不亦宜乎先生姓徐氏諱枋
字昭發別號俟齋蘇之吳縣人也考諱汧明戊辰進士官宮詹學
士諡文靖先生幼有異質諸先達賢者見之咸曰不凡崇禎壬午
舉於鄉年纔二十一先生以名貴公子才名甚盛早歲掇科名人
望之如神仙慮無有不自炫者先生處之閭然絕驕矜去鄙吝謂
人生所重不在此志所端向已默定於中乙酉鼎革文靖公死之
時文靖適家居先生誓從死文靖謂先生曰我死不可不死也自
靖自獻不死卽不忠爾死非不可不死也不死非不孝我死君固

也爾死親使爾有子又將爲親死則子孫遞死無噍類有是乎爾
不死守身繼志所以成孝兼作忠也手揮先生曰去先生號泣殮
公畢徒跣以遯裏足荒山中以死志未遂於是形存而志等於死
生平戚友俱絕操作勤苦非力不食營文靖公葬故人某贈賻三
百金卻不受歲祲寒一女三歲衣不完致寒疾十年不瘥兒年十
二飢不得食病不得藥以殞先生歎曰人情孰不愛兒女喪行以
殉兒女不敢以彼易此先生旣不一見當世士當世士大夫及官
於吳者欲一見先生不可得川湖大帥蔡聞先生名不敢以金餽
而致以名藥值千金因馮生羽以道意先生謝不受遺書馮生略
曰僕年二十四守先公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親

知故舊都謝往還絕問遺顧敢與當世之公侯將相通交際耶且當世之公侯將相亦焉用此衰憊之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巡撫都御史睢陽湯公重先生屏徒從微服至先生門則先生已避之秦餘山惟畱一老蒼頭宿門外叩門不啓不得入湯公喟然曰賢者不可測如是徘徊久之而去自是四方益重先生終不得見庚午四月先生子文止卒得遺腹孫悲悼憂勞遂致疾少閒時時事筆墨以餬口疾益困遂不起招其友楊震伯至時遺腹孫甫五歲先生命出拜謂震伯曰此亡兒文止所遺藐孤也兒向辱先生教不幸早卒今余且死念非先生無可託藐孤者以此累先生言已越五日而卒年七十三先生美風度喜

談笑普屬文書畫尤稱絕有購得片紙者以爲寶例不書款此志也所著侯齋集數十萬言嗟夫世之人皆能言先生之高節矣然使先生從文靖公死於五十年之前則父子同盡固烈而繼志述事之義缺焉於經事知宜權事知變猶未盡善昔人有死易立孤難我爲其易君爲其難之言惟先生父子死於五十年之前後文靖之死也殺身成仁於一朝先生之死也守身善道以沒齒竊以先生後死爲尤難而經權一無餘憾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嗚呼至矣於某年月日故人某某等共襄先生之葬於某縣某圖某圩之阡銘曰

乾之初九確不拔節之上六貞苦節惟確能貞甘且吉兩世忠孝

用作極聞先生之風者懦夫立

右墓誌銘葉燮撰

徐枋字昭法號俟齋長洲人少詹事汧長子少有才名年二十一
舉崇禎壬午鄉試南都失守汧將殉國枋日夜號泣欲從死汧曰
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乃奉父命拮据營葬遯
跡不出初居鄧尉山中後隱靈巖之上沙土舍數椽讀書其中布
衣草履終身不入城市家貧嘗賣畫自給雖藜藿不繼而莫能強
以一錢之餽平日往來同志數人外雖至戚罕得見面時以枋與
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川湖總督蔡毓榮幕其
名具書致名藥厚幣託幕下友馮羽道意謝不受遺書馮生略曰

僕年二十四守先人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矣親知故
舊都謝往還絕問遺敢與當世之公侯卿相通交際耶且當世之
公侯卿相亦安用此衰悴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
多矣睢陽湯斌撫吳尤欽其節嘗屏騶從兩詣山中訪之卒不得
見歎息而去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大抵主於扶世教
植綱常無一諛墓應酬之作又有二十一史文彙通鑑記事類聚
讀史稗語讀史雜鈔建元同文錄管見等書山水宗董巨閒法倪
黃當其得意自謂前無名人書善行草俱爲世所重康熙甲戌年
七十三卒

右傳王峻撰

徐昭法名枋父濟明少詹事明亡沈水死昭法少舉於鄉既遭變
遯跡山中居靈巖之上沙布衣草履終身不入城市時上靈巖謁
繼起禪師問出世法家貧往往絕糧繼起饋之粟受之非繼起勿
受也湯文正公巡撫吳中屏騶從訪之不得見徘徊歎息而去宣
城沈麟生貽之書頌其志節之美復書曰緼袍不恥是道何臧學
問之幾不舍一息區區陳迹猶然見詡吾滋懼矣昭法歿孤孫方
幼不克葬故人戴冠自山陰來賣字吳門每紙得百錢積二年乃
克葬昭法於青芝山下

石聞見錄吳德旋撰

忠孝節義者天地之常經名教之極則舉世莫不欽崇然膏患空

懸其名而無人焉以實之則其德爲虛美其行爲絕詣而人紀或
幾乎息矣惟振古豪傑之士爲能嚴氣正性身任綱常之重蹈屯
履險百折不回以底於完節若龍比夷齊臧札黃綺之倫特垂聲
於天壤蓋古昔猶難之況今日哉當明末造吾吳官詹徐文靖公
獨能捐生殉國自沈深淵致命遂志天下歸忠焉而公之長子孝
廉俟齋先生復能遵公遺志屏跡荒山土室樹屋非其同志雖通
家世好踵門不得見與之書亦不荅藜藿不糝三旬九食而一切
饋遺堅卻不受文章書畫妙天下時人以重幣購之不肖落一筆
守約固窮五十年如一日苦節至行通於神明是父是子同風合
轍忠孝廉節萃於一門殆造物者不欲使倫常墜地而篤生斯人

以維繫之者也而豈徒哉未少受業於先生先生家在天平山麓上沙村沒時三子皆已前卒愁遺寡媳孤孫謀鬻屋以葬未持不可遂身任葬事以畱故居既而孤寡徒依族人族人遂鬻諸富人爲葬地未聞之悲憤商諸郡人之好事者得諸生周牧甯輩十人具牒當事請改屋爲祠未與尤梅庵彭訪濂馮勉曾諸君言於開府宋公牧仲宋公素敬先生立命所司剖斷還屋然孤寡苦凍餒未乃歸田於孤寡易此屋以建祠仍迎孤寡居之好事者復捐貲助爲脩葺於是先生之舊廬幾廢而復存有天幸焉嗚呼貞臣義士域中之正氣其生也宜尊禮之其歿也宜表揚之周武式商咨之周燕昭表王蠋之墓陳仲舉守豫章先訪徐孺子任延尉會稽

首謁延陵季子之祠蓋欲教民忠孝廉節必褒崇忠孝廉節之人以風厲之所貴世實有其人人實有其德而不徒託諸空言也往年湯中丞潛庵爲文靖公立專祠於虎阜而今宋公復允眾請爲先生置祠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吾吳邇年士習卑靡恆苦才華有餘而志節不足先民不遠風烈猶存異時浮胥江過支硎望先生之廬而不可卽者今幸登其堂拜其像如見其人可以慨然而興起矣

右祠堂記潘耒撰

侯齋先生丁國難乙酉避地汾湖己而遷蘆區丁亥戊子在金墅癸己以後來往靈巖支硎閒己亥居積翠及定卜澗上遂老焉先

國朝書林類傳卷之六 卷四十四
生故不入城及老於澗上並不入市長年禁足惟達官貴人訪之則避去莫知所之既卒門人卽以草堂爲祠澗上居天平之麓其地平遠清勝靈巖一帶俱在望中吾友陸茶塢之水木明瑟圍僅隔一水予過明瑟未嘗不肅拜先生之祠茶塢因屬予爲記先生風節之高其見於諸家志傳不待予之文而著而予得一言以蔽之者以爲昔人處此雖陶公尙應拜先生之下風非過也今吳下好事賢者方議裒資新此並買祭田以絲春蘭秋菊之澤其意甚善而予竊欲增置粟主合食於先生者得三人焉其一曰南嶽大師儲公其一曰山陰戴先生南枝其一曰嘉善吳先生稽田蓋先生之得安於澗上也皆儲之力其身後則皆南枝之力也是時以

開府湯文正公之賢欲致一絲一粟於先生且不可得而儲公獨能飲之食之以漫堂宋公之風雅致聘穉於先生其孫以先生遺命不受而南枝獨能殯之葬之則二公之爲先生素心也亦已篤矣儲公之賢先生集中之言不一而足而南枝未有及焉吾故欲引而齊之使並食於一堂亦舊史之例也乃若稽田其生平蹤跡頗與先生相反而實爲同德蓋二公故郎舅也稽田抱劉琨祖述之志而又欲雪其王褒之恥故終身冥行不返家園而先生終身不出庭戶其道交相成也是以先生之初避地於汾湖於蘆區以依稽田及於金墅則稽田依先生因其往來靈巖支硎間已而又同居於積莘及定居澗上稽田每自北來但過先生而不入其家

先生集中呼遠公者皆稽田也稽田一生逐日奔走中原不得稍
洩其志死葬膠東以明其蹈海之憤以白不願首邱之恨是非大
招廣招之所能致也而吾以爲先生之祠依然首陽一片淨土可
以歸其魂使起先生而告之必以爲然且由是而知先生之高蹈
非石隱者流也茶塢曰善哉子之言也吾當偕同志諸君舉而行
之爰卽詮次其語而題之壁

右祠堂記全祖望撰

徐先生俟齋之歿一百五十餘年郡人士顧君祿等募金以倡復
新其祠而以南嶽大師及戴吳兩先生附經始於道光六年八月
越月告成而徵余言以文其麗牲之碑先生祠卽居上沙時所爲

湖上草堂也先是先生既歿寡媳孤孫依其族人以活鬻草堂爲
富家葬地吳江潘徵君耒具牒當事贖屋剏祠於是湖上草堂遂
爲先生祠始末詳徵君所爲祠記中嘉慶建元之歲去躬祠時已
久風雨所剝漸就傾毀時主祠祀者爲潘君某徵君裔也懼先德
之弗克紹舉祠地券約授門下士徐君達源徐君卽於是年一脩
治之且置田如千畝畀守者備灑埽費然所爲祠僅三楹耳後十
四年有趙君筠者徐君弟子也首輸已貲繚垣於門外於是先生
之祠有門有堂有齋有庖溷之所規制乃具上沙村者當靈巖天
平兩山之間嵐氣鬱蒸木質易腐徐趙二君居吳江之平望去祠
地又較遠每歲以寒食一拜祠下守者勤惰不得以時察故亦屢

因事刻原校刊編卷四百七十八題逸十八

尋

修而屢壞夫徐先生丁勝國之季遭君父之難抱幼安穿榻之志
嬰王褒攀柏之痛布衣粗食終身不入城市苦節之貞卓卓爲海
內逸民之首是百世而下聞風興慕必有其人矧在棲息之地神
爽之所憑而邦之賢士大夫往來其間徒付之歛歛憑弔不亦重
可哀歟顧君是舉徐君發之趙君贊之夫以三十年中三事脩葺
而始脩之人得屬目於其際不可謂非勝事也耐祀之議倡於鄞
縣全庶常祖望有徐先生祠記文徐趙二君脩祠時當未及見尤
君崧鎮以示顧君庶常謂先生餓澗上時獨大師能食之於其歿
也南枝能葬之而其生平蹈海之迹稽田尤能合之俎豆之設惡
可少也獨是庶常之文垂世者且數十年徐趙二君又勤於攷辨

者徐君輯澗上草堂紀略網羅富矣而終未及此豈事之舉廢必有其時亦可見斯人好義之心歷久不變而數先生之風節所以感之者深也抑予更有說於此澗上之祠耒始於潘徵君而徐先生遺屬謂易亭次耕深知篤信比於託孤寄命之重卒能不避嫌怨與戴山人力保其家今山人得耐祀而潘楊兩先生不得於春秋肸鬻分明水一盂之供恐非徐先生志也又攷吾郡祠祀惟文靖公祠列於祀典而澗上祠未入官祭此雖不足爲先生輕重而景行維賢可通禮意儻亦有心桑梓者所宜熟計也願以諗後來者是爲記

右重修祠堂碑記朱綬撰

昔先大父良庭徵君嘗受業於同郡惠松崖徵君津逮其家三世之學惠氏自前明時樸庵先生以經學倡于元龍孫半農兩先生繼之以及於松崖徵君其學在紹明孔氏之微言大義而不徒事於攷訂之末以趨於祿利之途蓋皆博學而篤志者也而先師彭二林先生志聖賢之志爲儒行述歷敘明季及國朝諸儒先事行而俟齋徐先生列焉先生以故明遺老足不入城而樸庵先生父子比鄰與居臭味旣同過從無閒其相視而莫逆者蓋各以其志相取也俟齋著述未有專書惠氏說經之餘遺文亦不少槩見其交契之迹頗不可攷獨此十數札者流連往復氣詣懇深而元龍跋尾一篇委曲詳盡其可徵信如此蓋一節之士往往硜硜介

石不槩於道而窮經者又多徇末遺本不明持身行己之方今兩先生之相取如是將卽以俟齋之重元龍者重俟齋且以元龍之重俟齋者重元龍誠有相得而益彰者矣簡香貝君嘗私淑惠氏而學二林先師之學者出此相示屬綴數言沅之於惠氏也於先大父得淵源之溯於徐先生也於先師得向往之忱而學殖日落志趣未堅前型渺然薪傳莫繼能無增隕越失墜之懼乎里仁爲美德必有鄰周復此卷殆將於貝君而切將伯之呼也已

右跋書札後江沅撰

戴易

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

生及酉戌閒事蓋越之遺民云來遊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詠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俟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爲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箬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嫠婦一孤孫饋粥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爲俟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徧歷諸山郵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閒寒暑山人

素不爲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爲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以告耒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耒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國之會耒有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貨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并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耒遠游歸驚喜過望蓋吳下營葬惟下地最難地師既詳良者薄有名卽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饌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愁遺孤孫族黨無相闕者耒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既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舉耒

於是力任之義故開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既葬山人復爲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裕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黧面滿足磅徨山谷中不知疲倦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爲悔至誠感人事竟以集鳴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眾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葭葦之親簞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高義哉充是類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然

大略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侯齋先生苦節三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爲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慙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右傳潘耒撰

戴南枝名冠山陰人卽賣字吳門葬徐昭法者也生明季明亡後以逸民終南枝嘗浮七里瀨登嚴子陵釣臺賦詩且歌且泣南枝有六子去之不受其養獨攜一子一蒼頭及殘書百卷自隨或竟

日不得食采野蕨充膳操瓢貯水坐長松古石間飲之南枝節義士以葬徐昭法故爲世所稱其有節義如南枝而不爲世所稱者豈可勝道哉青浦王述庵侍郎曰余於同里陸秀才范鎌破篋中得近體詩一冊計六十餘紙紙敝墨渝蟲鼠齧食者過半無撰人姓氏及按其詩乃知華亭唐鎔治父撰治父始家上海繼居於吾里殆前明之遺老伏而不出者歟其紀年則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凡四載其同姓則有叔九諮兄士長元城弟去非坡友其朋好則有張洮侯沈友聖許霞城王玠石金天石董得仲施及甫陸子元吳六益王名世宋轅文宋子建諸人其詩則沈雄蒼健悽愴激楚蓋振觸於社稷滄桑之故而故國舊君盡乎其有餘痛者也余嘗

觀宋之末造如謝翱林景熙諸人之詩未必盡工而白石囊髻髮
集等書當時珍之後世愛且護之無他勞人志士宇宙間之正氣
正氣所盤鬱不必論其詞之工不工而皆可傳於後況以詞之工
若此又安能久閱其光芒而不出乎雖然林謝之徒旣已詳於史
冊載於志乘散見於叢書稗說而治父乃僅以遺章逸簡單行側
出於蟲穿鼠穴之餘雖以同邑如余亦不能稽其生平考其故實
以行於世斯身後之不幸抑尤有可悲者已然治父幸而存此一
冊詩爲述庵所稱道故其姓氏尙在若存若亡聞耳其有志節如
治父而世竟無一人知之者又可勝道哉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山陰戴南枝易吳中徐高士枋歿獨理其喪爲世所稱遺民中之
奇者又慈谿張能信成義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遜莫知所終

右釋史勘本李瑤撰

楊无咎

楊震伯名无咎吳人父廷樞明末授命蘆墟門人私謚忠文者也
震伯痛父罹難杜門隱居與徐昭法朱致一稱吳中三高士所著
有譚經錄二易卦位圖說詩文集曰楊仲子三百篇曰小宛集年
入十九卒震伯繼妻張羽仙工詩詞十歲作採蓮賦爲通人所稱
與震伯窮居偕隱日手經史教二子繼光繩武皆成名所著有花
樵集十餘卷同母姊妹七人各有集第五妹凌仙與羽仙學生詩

名亦相埒集曰研隱中歲而寡貧不能自存羽仙分宅居之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皇朝詩林卷之四十七

三

張怡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投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千百卷皆所著經說

及論述史事請貳之詔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
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棹疾將革聞而
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棹勿能
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衣衾乃卒時先君子適
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
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
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
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
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母使遂沈沒也

右傳方苞撰

江甯張先生諱怡號瑤星其父可大爲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蔭錦衣衛千戶李闖偪降不從遜於深山終身不出著有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爲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經傳次序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繁義疎不知先王因專寓訓之旨其見解大抵出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者也

右學案唐鑑輯

凡論南都事而以王之明爲眞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然甲乙紀略尤甚其實王之明之僞無疑卽據紀略所言其出獄入宮之後遣人持敕封南都獄神爲王則居然自以爲天子矣其愚而妄何如當此大亂時符丕劉盾之材不能有濟況其下之甚者乎然則

便令非僞亦必無成者也張怡曰聞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
之東門外其說近是

右題戾園疑跡全祖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九目錄

隱逸十九

王當世

金始桓

李延昱

錢廉

喬騰鳳

李長祥

周元初

王元倬

左國材

韓棲碧

咸默

勞澂

邵以貫

陳從之

龍孔然

崔甲鏗

余忞

董劍鏑

葉謙

宗誼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九

王當世

王先生當世字遺叟號寒荷甯陵人曾祖允爲勝國名給事卒贈太僕自祖以下世宦遊先生甫冠值明初亡念累代衣冠之裔不欲更爲世用遂與灤州趙御眾杞縣馬之驥鄱陵梁廷援輩爲義氣交每相思命駕則談詩文說名理常累日夜久之益與世違遜居南邨闢大雲草堂吟嘯其中至不知有寒暑積詩數千首皆合風人之旨先生外愿中剛是非之分介然願以冲和用之恐猶不

爲人所容因邁足疾卽絕跡城市雖慶弔亦廢家多古書名玩清
致歷落苟非所同臭味者不容遽入其堂人至方以倪瓚之清閑
關可望而不得升焉然歲時必召里中父老共作伏臘卽甚誼雜
欣欣樂之終弗厭也晚好洛閩之書伏而讀之閒於體佳時邀良
友坐講牀頭率能融徹大義故孝友諸大節於人所難處者而一
不失其正雖孤行其意少與人周旋然晉接之閒則藹藹無亢厲
色閭里之閒骨肉之好卒不能名先生之隱然亦皆知貴之年七
十精神炯炯蓋天畱碩果以遺斯世者

右傳田蘭芳撰

金始桓

金公諱始桓字匡夏號公觀別號復庵東籬吳先生高弟年十二屬文不起草長博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國變後誓不應試伯甯武伯完城公遭難死獄中公挺身謀請臬司扶棺歸葬而逋積如山公五年中一一經理時歲饑或勸公棄甯武遺產爲活計公愀然曰我無田可舌耕從弟無產何以生百計維持之業賴以不廢家有老梅樹自宋南渡迄今虯龍夭矯枝榦挺然當時遺民如商隱寅旭力田媿庵南陽靜村諸先生歲時往還攜杖逍遙吟詠成帙咸以孤山方遯野和靖擬先生焉晚年與四明山人爲忘形交以幼女妻其子遇難殉節蓋得之庭訓云公天性至孝母鈕太孺人

病奉侍湯藥心力俱瘁遂先母月餘而卒年六十二私諡恭素先生公生於崇禎丙子卒於康熙丁丑元配卜氏繼沈氏子一與魯孫一履堅遺集藏於家

論曰余少過遯野觀錢尚書遺墨知公先世與牧齋有舊未嘗不慨然興歎牧齋詩文鳴一時而晚節若此如公之才出而問世甯不足與時輩頡頏乃獨以布衣從諸遺老吞聲飲泣於荒寒寂寞之鄉沒齒無悔使老梅有靈亦大快知音之不孤也夫

右傳陳梓撰

李延昱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以醫藥自給年七十病卒君先世曰尙袞曰中立皆舉進士尙袞未授官中立爲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倭戰沒者建祠南匯城代爲士族而與君游者多不知其門閥年二十間道走桂林名書仕版而與君游者終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後生子九人悉天而羣從皆學官弟子與君游者或不知其有家室子姓於醫受業於季父中梓士材中梓撰方書一十七部君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彙辨痘疹全書四部刊行之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責報或酬以金輒從西吳書估舟中買書不

論美好由是積書三十積繞臥榻折旋皆書也與君游者相對樓下不知其儲書之富客過無分出處貴賤怡顏相接暇則坐輕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山肴海錯饌必豐與君游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爲疎密也歲在丁丑冬十有一月子至平湖則君已疾革視之猶披衣起坐出所著□□□□南吳舊話錄暨所撰詩古文曰放鵬亭集并以付子且命弟子以所儲書二千五百卷畀焉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視悉分贈友朋越二日終遣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於龕焚其骨瘞之塏後二年訪君葬所則近在東湖之濱其友江某實治其藏焉弟子蔣某徐某請子銘以垂之永久銘曰

君諱彥貞厥字我生後更延是

古文夏字

爰遁於野改字辰山亦曰寒

村被道士服栖琳觀之側汎汎松舟而沂而游疾者熏灌或以解

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條步桐兮逍遙有經有子有文有史搖筆兮

伸紙有肴有脍有藪有魚畱客兮康娛嗟君之窀窆兮忽自逃於

釋兮嗟君之去故廬兮委恆幹於東湖兮或疑羽流或謂僧伽視

我銘辭其高士邪

右塔銘朱彝尊撰

同月書伏真收刀書
六日三月三十一隱逸十九

錢廉

鄭高州寒村之歿也謂其子云吾有不了事二其一則姚江黃先生墓文其一則老友東廬錢文藝文也歲在丙辰予爲黃先生墓神道碑東廬先生仲子際盛見而喜曰是足以畢高州之一憾矣惟吾先子之志子其并爲高州畢之予曰諾會連遭先人之變不及爲而際盛卒然其病中尙惓惓以此爲屬旣除喪先生伯子中盛又以其亡弟之言來速予曷敢辭先生諱廉字稚廉別號東廬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明山東提學副使啟忠之子副使以講學名於世世所稱清谿先生者也先生少孤副使之卒方三歲其丁國難方四歲當是時先生之從兄太保忠介公舉義已而航海家

被籍太恭人挈先生避兵武林依外家遂從外家之姓爲高氏事
定始復姓長而勵志讀書以名節自任不屑爲里巷曲謹之儒副
使之講學在明儒中爲蔡雲怕黃海岸朱震青一派頗參以宗門
之旨及姚江黃先生講學於鄞則申明鼓山之傳錢氏子弟多從
之游而先生才氣橫溢思爲王霸有用之學以見於世故自象數
兵法地險無不推究遙接同甫稼軒一輩其於家學故爲轉手其
於黃門亦爲別派也聊城師相傅公嘗欲薦爲中書舍人不就耿
藩之亂和碩康親王提軍至浙鄞園李公爲制府鄞園固出副使
門下延先生問策先生授以祕傳火攻之法皆按王遁支干行之
師遂有功王命敘先生從征功授官先生以母老固辭不赴鄞園

亦欲薦之先生中夜遜去先生豁達伉爽篤於友朋之誼故鄭高州寒村曰管夷吾稱鮑叔推財以我爲貧吾於東廬見之性介特姚江黃先生之卒先生素車往弔徑哭其墓不見喪主而返雅稱契家子萬承勳之才其後忽有不可斥之甚至而承勳感先生之意愈厚有姊適杭許觀察文岐爲子婦觀察死難姊寡居無子先生迎養之終身副使有妾葉氏隨任江西後爲尼先生歸骨耐葬之蓋自明萬厯以後東舉錢氏一門奇節偉行靡所不有而先生當喪亂之後克湖流風獨殿一軍顧惜其以有用之才不肖而出施之而隱約於東廬以老先生生於明崇禎庚辰六月十二日卒於康熙戊寅五月初八日娶陳氏副使紹英之女繼翁氏知縣叔朗

國朝三月廿五日
之 女繼陳氏經師同亮先生妹也葬於太白山之吳公墓子三中
盛際盛德盛皆能承其家風際盛先卒女二一適萬編修經一適
黃戶部廷銘孫男十孫女四所著東廬集若干卷又輯錢氏詩文
在茲集若干卷蓋紀善以來之文獻也予文於高州無能爲役願
以通家子弟之誼頗悉先生之學術風節是爲表

右墓表全祖望撰

喬膺鳳

公諱膺鳳字恣集孟縣人也其先世居河東明初遷孟縣之笱邨累傳至諱羣者公之曾祖也羣生東田東田生三槐儒官受五品冠帶數舉鄉飲大賓生三子公其仲也公天資穎敏幼時屬文有性既長丰采峻偉雅尙名節爲諸生試輒冠其曹崇禎壬午年二十七舉於鄉癸未一上春官不第因寇亂奉母避王屋山旣歸會甲申國變公慟哭不食者累日誓以死殉念母在未果 本朝定鼎一時故國遺臣多應運而起公時年纔二十九絕意仕進雍髮令下號哭不欲從所居邨後有竹數百畝於適中建斗室寢處其中悲感悽愴絕跡不出歷十餘年竟爲怨家所脅興大獄必欲致

之死勢張甚會劉公清泰以滿洲大司馬出爲軍門人益爲公危
公處之怡如也而劉公廉其故顧獨推重公曰一孝廉隱居各行
其志可相強耶且高風勁節因此具獄非盛朝美事置不問事
乃已於是劉公使人寓意公公感其意乃祝髮時本朝御極十
有三年矣方獄急時或勸公急投名吏部就職事當解公曰死者
吾之本志何事此或又勸公請人居閒委曲一詣怨家門以紓其
禍公粲然曰乞憐求活固不如死卒不往及獄解公自是幅巾野
服冬夏不易益謝絕人事杜門著述其學無所不窺自六經性理
子史百氏以及天文地理律厯卜筮諸書無不精徹淹貫或有以
隱僻事相質者不假思索卽舉其顛末歷歷如指諸掌海內之士

聞其名者往往簞糧徒步以造其門又時其孫徵君奇逢講學徵君亦明萬厯庚子孝廉隱居不仕者也至達官貴人槩不與通臺使者及視學諸公修式廬禮峻謝之終不一見康熙中 詔舉山林隱逸當事以其名聞公以死自守當事知不可強乃止其執大義持名節清操刻立終身不易歷五十七年以壽終年九十有五嗚呼予讀明史靖難時崑山龔詡爲金川門卒見國破慟哭遜去隱居耕讀宣德中周忱撫吳具疏兩薦皆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年八十八卒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詡門卒也非居官任職者比而仗節高蹈若此彼胡楊蹇夏受殊恩濟清華爲天子貴近臣乃甘心回面事新君其視詡賢不肖何如也公

之生平與詡相類賢書之薦未爲顯擢而黍離麥秀隱慟無已霞
舉高標不降不辱真西山之節也噫以周武之聖而有夷齊以漢
高之雄而不屈四皓然則我朝寬大之恩抑且與周漢比隆矣
猗歟休哉公所著有岬山文集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兄起鳳字九
六明經弟翔鳳字紫庭丁酉孝廉陝西洵陽令子四皆諸生以文
名

劉青霞曰聞之君臣之義有死無二人臣不幸遭鼎革或死或生
各行其是亦可也彼殷微箕比干以遜以狂以死而夫子等之曰
仁豈有異耶公執義五十餘年亦惟求無愧於心以成其仁而已
夫亦奚必於死也哉康熙庚午公遊襄館於華萼家園相得歡甚

傳
四月丙歸既去音書不絕後十一年而公卒子知公蓋詳故爲之

右傳劉青霞撰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李長祥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目其爲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鮫宮蠟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旣不爲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若人溫睿臨雖嘗爲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見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

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胄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卽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爲首輔欲引之爲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偏侍郎上疏請急調甯遠鎮巨吳三桂以兵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璽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甯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

帥已至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
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爲賊
所縛遭拷掠乘間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
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
海侍郎以餘眾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
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
并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爲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
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偁山諸寨以下
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 大兵急
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

兼人勇累勝 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 大兵指爲閒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話柰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遞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勾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遞至甯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屣屣之助復合眾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蕩舟士卒皆懼侍郎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入朝先之眾聯絡沿海

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謹而免辛卯翁洲又潰
亡命江淮閒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
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游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
可測更安置江甯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孥上虞之趙氏及寨潰
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鸞夫
人婢也曰夫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柰何
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
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
中有羅吉甫者時時游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
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畝拜吉甫且拜文鸞文鸞

日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既乃微聞其非真也遂止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鶯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鶯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肖少屈莫不以爲眞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啟城門命吏以文鶯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鶯密取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甯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

之時江甯有閩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秉守者之愆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徧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子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

右行狀全祖望撰

周元初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一字立之鄞人也學者稱爲棲煙先生文穆公應賓從子文穆公無子撫先生以爲子已而推恩受任先生讓於同祖昆弟其一卽刑部郎元登其一卽思南守元懋時人賢之及國難刑部從亡海上思南祝髮縱酒以死而先生從戎仗節論者有三珠樹之目先生少負大略其所交好華毅烈公默農王忠潔公石雁陸節介公周明王太常水功徐兵部我庸族中則囊雲不過數人相期以忠孝於世俗貴介紈綺之習蔑如也東江建國先生與其諸弟石公先生元越赴之錢忠介公疏投明經仍援文穆遺恩授郎署先生不受遂以白恰參軍事悍師爲梗先生不得

展其志追國亡重趼入榆林時諸公避兵者多先生勿盡與通也
而周明水功及囊雲皆在焉大喜四人無日不相過從偶不及過
則如坐針氈中所倡和詩務期僻思澀句不類世閒人所作然後
脫橐經營慘淡得之屋顛樹杪之間閒亦與高僧解齋參禪機鋒
橫出榆林在萬山中先生日走其閒足爲之蹙亦不顧其家累詣
返故居不許歲中唯再展文穆及所生墓道則一至祠下信宿而
已先生故擁文穆遺賫以輸餉忠介幕府蕩其十五戊子力就華
王二公之難又蕩其十三至是雖行遞尙從事於窮島之聲援遂
盡廢其資而先生操行彌厲黃齋脫粟麻衣草履極人閒未有之
因方陶然自得也嘗作捉鬼者傳以寄其憤曰世有以善畫鬼名

子以爲不盡然其以鬼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形更屬於鬼方日與人爲崇而人不知人自入於崇中而鬼亦不知雖日進巫史操雞犬羊豕而尸之祝之日邇日昵且日以厲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首馬面瞋目露齧夜叉羅刹曾不能似其譎張險詖與扶人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爲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吸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颯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仗獻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攜之甕中仍壓以符甚者竟置之釜而烹之否則銅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瘞嗚呼惜世之畫鬼者

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甯惟是使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見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卽能治之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況不知其鬼視其人卽無形之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此種也晚年周明死王事囊雲亦卒水功返城居先生乃往來郊城之間高武部九子之社先生與焉未幾諸公相繼卒先生雖離羣索居然雄心未已寫捫蝨圖以見志圖成嘆曰今之江左並桓元子亦何可得年八十餘卒於家

右傳全祖望撰

王元倬

金陵東郭門外有前孝廉王元倬高士居孝廉先世東浙人中明
崇禎丙子鄉試見天下亂起遂不赴南宮試隱居養親著書自娛
日羹蔬飯糲不給所知或遺之酒粟固不受有一子一孫皆死惟
曾孫二人侍養年至九十猶存

右湛園文彙姜宸英撰

臣等謹將各省平定

名臣百一十

下

左國材

左子厚名國材忠毅公次子忠毅罹璫禍時子厚甫六歲寄養於外家年十三補邑諸生史忠正公奇其才以大器目之流寇圍桐城旦夕且陷時史公開府安慶子厚亟請調兵增戍又設粥給貧民食全活甚眾福世子稱帝於南京馬士英阮大鍼柄用重修三朝要典子厚詣闕上書指斥無所避人皆稱忠毅有子矣後隱居龍眠山方袍幅巾飄然塵垢之外貴人造廬求一見不可得所著有越巢詩古文集二十卷易學詩學杜詩解頤並雜著數百卷藏於家卒年八十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日本書紀卷之九

二

韓棲碧

樂飢園者從祖棲碧先生隱居處去余香山丙舍不數里近丙戌夏池荷盛開余適讀書山中六月七日從兄硯芸遣舟來迎至園未午荷半含半開清香襲人雜黍談對追述古今兄曰園無記蓋記之余鮮問學無文章何足以傳此園然園之可傳者大有在也園爲明司寇王公元珠別業名秀野草堂堂有圖張元舉筆從祖嘗得之骨董肆中藏於家當甲申之變元珠公糾義兵陳河未遂被獲飲醜有巡檢盧諱某者駐防瀆川聞難赴園池死最後余從祖卜隱於是易今名昔司寇以直節立朝劾客魏貪橫罷官歸里望重海內寇陷京師公孤大臣開門揖賊指不勝屈盧位卑責輕

獨識大義畢節止水從祖生當定鼎之初逆氛未靖以諸生走京師效班定遠傳介子故事無所遇歸隱園中採杞拾椽杜門著述與吳中諸耆舊往來信宿賦詩贈荅商邱宋冢宰犖開府江南慕先生名屏騶從扁舟造訪諮詢人才賢否政事因革先生直陳無隱而一不及私冢宰莅吳最久未嘗通一刺晚耽禪悅築生墳於池上從祖文懿公有宿韶節第山房詩死生彈指君俱了屋角松杉卽墓田謂此也嗚呼自康熙庚申卜居將九十年從祖棄世亦五十餘載子孫貧無負郭田讀書不仕四世居園不替先業人之來遊是園者仰司寇之公忠盧公之義烈從祖之清德而園不朽矣余故曰園之可傳者大有在也若溪山風月之美池亭花木

之勝有遠過於園者不足爲園重略而不書時歸香山已薄暮挑
燈濡筆記之

右樂飢園記韓是升撰

咸默

咸參軍者名默字大咸山陽縣人也少補諸生負氣節用邊才薦爲左懋第參軍先是崇禎末懋第奉使察覈左良玉軍未報命而北京陷宏光襲位懋第請往哭寢圖通明好默以執事從既至燕懋第辭氣不撓因畱不遣江南尋入版圖所在嚴雜髮令懋第從事副將艾大選先應詔懋第怒笞之且曰若忍爲不義屈吾甯頭可斷髮不可斷也大選愧憤自殺懋第遂論死棄市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皆同日就刑於時默慷慨流涕曰不有死者何以報國不有生者何以報公乃負懋第骸骨葬之萊陽又歸葬用極於崑山皆哭之成禮一斌以下四

人爲埋屍燕山潛誌之默既沒人莫知其處嘗稱前欽天監掌印
戴圓之言曰堪輿之道皎乎若日月之鑑但哲人不世出故大事
委之野思加以旁谿邪徑者參其閒愈久而愈失其真而默尤諄
復發明歲差之理以爲羅經之上列者周天星宿度數故行地理
者必談天文蓋天包乎地有由然也不知歲差則星度次舍何由
而定何由而法變曜造命何由而識天象地形何由而得時刻之
準哉前代星宿位置皆與本朝不合而麻日神煞又相反其羅經
已不可用於今日而猶然聽村師曲說將無皮無骨之通書東扯
西曳其爲終天之憾亦不可追矣晚託業青烏芒屨所至人有識
之者曰故參軍辛巳秋曠始識默於淮陰讀默所作哭萊陽詩以

漢書卷之九十四

三

勞激

山人名激字在茲蘇之西山人也家世浙西甲族祖諱某遷於蘇爲吳人父諱某有隱德山人好讀書工詩善繪事自幼性好奇慕屈子之遠遊欲以遊見奇其胸中有勃勃不可遏之氣其奇遂橫出而不知所止每以謂人生六尺軀天地間一粟耳知經而不知權蹈常而不能變足不踰閭又烏知天地之變態人事之錯迕終其身鄉里小兒已矣且夫奇莫奇於天地天之日月風雨地之山川草木皆至奇也山人欲窮天之所祕歷地之所異皆以身試之而志卒不可得也觸於目感於心一在見之而爲詩一在出之而爲畫性好游湖長江泛洞庭經雲夢涉湘灘由涪水嘉陵以徧黔

滇之隩五嶺百蠻七盤九折無不身歷每至隄塞關隘陣石鳥道
慨然於得失興廢之故不覺泣下沾衣仰天而歎曰無怪乎阮籍
慟哭楚漢戰場處也孺子乎吾將起九京而問之遂徧游南荒萬
里二十餘年興盡歸吳絕口不談天下事時於詩畫寓其游觀之
槩杜甫有云元氣淋漓絹猶溼也山人嘗與友人游吳中諸山一
日登莫釐縹緲兩峰四顧喟然曰此遂足雄長三吳乎豈江以南
無削成萬仞使汝培塿成名乎退而投館一廛設生徒以餬口嘗
曰昔嚴君平垂簾講易猶未免乎好名我則異是晚年仍入西山
以老

論曰昔人茹芝採藥利用遯者宜無所見於世矣而其名卒以傳

豈其知世絕俗而猶未盡忘乎世者哉山人足跡半天下奇在不
忘乎世既而蕭然環堵之中山人之奇又在能忘乎世吾嘗讀其
詩觀其畫而見其爲人不必有茹芝採藥之迹而意思深遠矣

右傅葉燮撰

									卷之三
									三

邵以貫 陳從之

先生姓邵氏諱以貫字得魯浙之餘姚縣人也邵氏於姚江族望中爲孫謝王陳亞門材最盛先生少與其兄以發齊名而先生尤狷潔當是時陶文覺公石梁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蘇存方其高弟也顧頗參以密雲悟之禪先生亦從之游而獨事躬行講求有用之學時遭饑饉先生與同里鄭冀維諸人爲義倉桑梓中德之已而國難大作先生欲死以其母在不得遂削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遣其二弟與之游周公囊雲亦以僧

服居曰坑時時過從已而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同居園中相與夜讀謝舉羽游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使峯峯有吾二人屐齒於是始徧走山中然山砦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而二人者冠服奇古躑躅其閒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一日忽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

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子然無所向自是益卞隘遂棄家投四明山中之楊庵先生時尙有一妾不忍判先生去亦爲尼於庵中一日之中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於庵先生所爲詩文極多願身後散佚無一存者而先生之兄以發老壽願於先生之大節絕不一及若有所諱卽族人邵廷采作明遺民所知傳亦不及先生一語咄咄怪事不可曉也嗚呼先生嘗與王父贈公言及陳從之事絕肖桃源而恐其無傳之者如先生之大節亦何減所南聖子而身後竟闕然況從之乎予因序先生事并及從之先生或一笑於九原

皇朝詩林卷之四十九

也

右事略全祖望撰

龍孔然

龍孔然字簡卿湘鄉人明季舉人

耆舊傳孔然兄弟自相師友明末領鄉薦旋棄去鼎革後閉門授徒經略洪公欲延之幕府不就與彭禹峯副使而述論詩甚洽湘人傳有拯湘錄墮糧逸案皆其所手纂也年九十二始卒孔然鄉薦不見紀載惟其弟孔蒸字季霞崇禎十五年舉人流寇欲授以僞職誓死不屈尋扶母避寇山中卒及於難見一統志船山南窗漫紀云季霞欲與湖上作者矯竟陵纖弱之習追蹤大雅有志無時與洪伯修業嘉同時遇害悲夫又稱伯修與季霞以吟詠相尙擺脫凡近非經生心腎中所能有船山之推挹如此而楚風補中

存詩僅之二首文更不得隻字良可浩歎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按續修湖南通志載明末閩粵滇黔各開科錄存取中湖南舉人可

考者龍先生係唐王隆武丙戌科

崔甲鎗

世稱世家必曰江東王謝河北崔盧崔著土爲博陵安平自漢以迄唐季簪纓閥閱蟬聯鵲起其後少衰凌播越矣抵前明而安平之崔氏復著今康熙五十三年嘉平崔子埴來求其尊人墓誌子幼卽聞安平有崔文學亮遠者與祁陽刁文孝先生講學兼以餘力治岐黃術聲施遠邇崔子之父則其次弟也按狀諱甲鎗號聞遠亦講學杜門埴軌課子弟誅茅三閭蒔花木盍畜金銀魚數尾曳杖頽仰曠如也子弟或事詩賦輒付火曰勿啟囂張業農商者必戒以勿苟得率內子事父仲藏公孝內子同邑劉翁思明女仲藏公飲食必以內子饘他人代之仲藏公咽不甘也母蘇得沈痼

君晝夜侍湯液抑搔十餘年如一日繼母朱病瀉三載廁踰衽衣
污穢必內于親滌晚年爲名山游至五臺遇虎同行者震伏虎目
君踐巡而去人以爲孝感仲藏公病彌留曰吾舊家也歷傳有銅
鳴蟬古銅鎖瑪腦枕賚劉婦醕爾孝初明永樂閒遷大甯衛小興
州人於內地或曰小興州崔卽安平之崔所播遷也始祖文明徙
河南中牟曰非吾故也改北轅籍安平城西之黃風里遞傳七世
祖岡山西岢嵐州學正六世祖文進陝西保安縣知縣五世祖俊
山西絳縣主簿已挂冠歸授生徒崔族科第蕃衍率出其門高祖
承祀嘉靖辛卯科舉人曾祖璵萬厯乙卯科經魁任河南淇縣知
縣再調湖廣竹谿祖向學萬厯戊子科舉人江南寶應縣知縣父

昂卽仲藏公也國子監監生博學彊識李自成陷京師各州縣俱
署僞官同兄山海關游擊晟弟附監生昂罵僞官謀起義旅僞官
鉤鉅盜斃晟昂仲藏公跳身走及興朝定鼎聞其義召以官仲
藏公慟兄弟偕亡辭不就故崔君仰體父志與兄亮遠弟穎涵分
甘連裾讀書共樂至語以帖括舉子業掉頭不屑也子四人長均
武庠生次墉庠生次墩次卽埇庠生女一孫四人曾孫二人崔君
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距生享年六十九歲已葬其里之祖
兆矣抵今年六月配劉氏卒得年八十二將合壙爲之銘銘曰
是惟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博陵馬鬣熊熊燭天不在貌公禮侯而
在剗跡埋名之崔仲氏

余齋

鄞之西湖以賀祕監嘗游息於此故有小鑑湖之目借鑑樓者故
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生生爲太保尙書肅敏公之後以
尙書恩世襲錦衣其自蜀而徙燕非一世矣生生以明經起思由
甲科進取故錦衣之官雖上而未任已而國亡謀結勸衛子弟兵
以殺流賊不克逃之江南參人軍事又不濟始來鄞其時鄞之世
家子弟喪職者多乃相與悲歌叱咤更唱迭和無虛日僦居湖上
有七子詩社詳見予所作諸公志序中而生生最長社中奉爲祭
酒嘗曰吾敢謂此間樂不思蜀耶爰署其居曰借鑑樓諸公在湖
上者陸披雲有觀日堂宗正庵有南軒陸雪樵有歲寒館生生之

樓皆與相望詩箋往復昕夕旁午蓋居樓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題其集曰四明余忝先大父贈公見而笑曰是所謂久假而不歸者歟生生始而長吁繼而涕泗闌干晚年尤困以其女適姚江挈其孺人往依之然猶戒諸公封固是樓無毀傷其薪木一歲之中必三四至則啟是樓而居之嘗曰吾雖死猶當作湖上寓公或與諸公相遇於淒風寒月之下聞其言者莫不悲之嗚呼古之志士當星移物換之際往往棄墳墓離鄉井章皇異地以死以寄其無聊之感方其俵俵何之魂離魄散鶴鷓之翩欲集還翔滿目皆殘山曠水之恫更有何心求所謂清勝之處而居之然而賢者所止必無俗景物遂使筆牀茶竈永爲是邦之佳話吾鄞城郭之秀湖上

爲最湖上之秀七橋以西爲最是樓也適當煙雲平遠之區空漾
絲渺宜乎生生之歷二十年而不舍也

右借鑑樓記全祖望撰

吾鄉僻在海上然累代星移物換之際必多四方避地之士其後
或畱或去要足以增吾鄉文獻之重不可遺也 國初如北平梁
鶴林居鄞城東青神余生桐城方子畱崇沙朱菊齋皆居湖上
不波航中休甯江子雲居城西華亭徐闇公居定海之柴樓張子
退居浹口而其隱於僧寮者不預焉方明之初西域丁鶴年居定
海金華戴九靈居慈谿永樂寺曹南吳志瀄居鄞東湖山陰張玉
笥居四明山中永嘉高則誠居鄞櫟社

今尙有瑞光樓故址

龍子高亦居慈

谿南昌揭伯防錢唐楊彥常會稽盛景章魏郡邊魯生永嘉柴養
吾俱居鄞而玉笥埋名傭於僧寺至死始有知之者其跡尤奇方
元之初閩中謝皋羽以遊錢塘張玉田以下天台舒闔風劉正仲
以授經胡梅礪以注通鑑葛慶龍以詩皆居鄞而慈谿黃東發居
湖上又居同谷居小溪奉化曹泰宇亦居鄞此雖同郡而在甬上
則爲客寄更追溯之爲南渡如魏山房張雪窗張於湖朱瀟山皆
定家焉不在此列若山東焦先生以理學居鄞大函山中吾鄉得
私淑伊洛之傳自先生始晏尙書敦復居湖上又嘗寓昌國有昌
國梵慧寺碑詠梵慧方丈梅花詩猶載於舊志浦城黃子游則居
奉化皆寓公之生色者也嘗思蒐輯諸公軼事遺文別爲一錄以

附圖志之後而卒卒未暇姑舉所知者牽連記其名籍以俟後之博雅者成予志焉

右甬上萬公偶志全祖望撰

按余先生號鈍庵著有增益軒詩草

董劍鏘

有明革命之後甬上蜚遞之士甲於天下皆以蕉萃枯槁之音追蹤月泉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西湖八子爲一社故觀察贛庵陸先生宇燭故樞部象來毛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僂故侍御衷文紀先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纘韞公周先生昌時心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爲一社故農部青雷徐先生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書故舍人梅仙邱先生子章故評事荔堂林先生時躍故監軍霜皋徐先生鳳垣廢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塾庵錢先生光繡故武部隱學高先生宇泰臬堂李先生文脩其後

復增以故評事端卿倪先生元楷故徵士立之周先生元初其爲之職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七子又爲一社故徵士正庵宗先生誼香谷范先生兆芝披雲陸先生宇燦曉山董先生劍鐔天益葉先生謙雪樵陸先生崑而故錦衣青神余先生喬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曉山也最後南湖五子又爲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生立之高先生斗權朱先生武與曉山也其餘社會尙多然要推此四集爲眉目云曉山先生字佩公一字孟威鄞人前翰林改官四川監司樾之曾孫諸生光臨之孫高士非能先生士相之于少而清俊工爲詩古文詞非能先生自課之甲申之變非能先生尙茂齒憤甚謂先生曰兒曹無庸讀萬卷書且挽五石弓耳

先生抱父而泣焚其衣巾自是父子互相鐵厲爲遺民當是時大學士錢忠介公故董氏婿尙書蒼水張公亦董氏婿故國世臣之感兼以姻眷所連例度傾筐以相從於焦原者董氏較諸故家獨多先生方館於族兄推官德欽家共參五君子之密謀嘗潛行至海上覘諸幕府已而煙沈潮息相繼淪喪通判光遠以自縊死推官以兵死農部德僂兄弟父子四人以悒悒死而先生力固首陽之節不妄交一人其所鬱結皆見之詩古文詞陸觀察字燝竄取故督師王公之首藏於密室先生歲往哭之及葬於城北哭之終身杜秀才殉義先生課其子讀書撫之如子海甯查職方繼佐最持標格乃遊粵中得交范先生兆芝因讀湖上七子集歎曰吾每

飯不忘佩公與披雲也又曰佩公真古人兄弟更番負米其事非
能先生尤竭其力云生於天啟二年九月初三日卒於康熙四十
二年四月初三日娶陳氏子允實允實孫四葬於柳隘所著有墨
陽內編外編閩編曉山遊草若干卷先生之弟徙山先生德鑣亦
有高節不媿其兄年運而往文獻凋殘諸社老之姓名且有不傳
者子友鈍軒董竑方輯董氏家乘請予爲曉山表墓之文予因牽
連及之庶後之學者有所徵也夫其詞曰

南嶽之遺民西臺之故人試過湖上之詩寮猶令我黯然其銷魂
百年過者式此孤墳

右墓版文全祖望撰

吾鄉故國遺民之作大率皆有內外二集其內集則祕不以示人者也轉盼百年消磨於鼠牙魚腹之中雖外集亦什九不傳況內集乎董先生曉山湖上七子之一也七子之後人大率皆夷落不復得列於清流獨先生三世以來門戶詩書之澤未絕予求得其墨陽集而論次之然內集亦不可得見矣予讀周卽墨證山之序曰君子讀書明於古今之故遭時自斥一無所表暴以窮以老所恃以見其意者詩若文耳而又祇此破帽芒屨舟車風雨之際一二蕉萃之士往來贈答覽山川之陳跡風物之變幻悄然以思儻然以賦而生平之意固不在焉斯亦僅得其麤者矣今世且無知之者又安望他日讀其書而諒其不言之意耶雖然曉山亦自存

其意耳固未嘗蘄後世之知之也使蘄後世之知之則又曉山所不取也卽墨之文可謂善言先生之意者子固無以益之但就其言繹之則知卽墨雖與先生至契顧當時亦似未得內集而讀之者使其得見之黍離麥秀之音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者吾知非此序之所能盡也嗚呼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而莫爲寶之使冥行於太虛而人莫得見則後死者之恨也當是時吾鄉詩人極盛論者謂鄮山以才勝其力雄臬堂以學勝其詞贍而配之以巽子以爲諸家之魁林都御史繭庵獨沈吟曰巽子尙踴省門不在遺民之列尙未足儕於二家良久日曉山以韻勝其格超時人以爲知言而亦因見吾鄉前輩論人之嚴先生大節詳見於子志墓之

文故此不復備世有以不得見先生之內集爲憾者乎但觀子志
墓之文以及此序其亦可以想像而大略得之矣

右墨陽集序全祖望撰

葉謙

葉處士謙字天益浙之甯波衛人也其始祖自潛山以功賜爵世襲百戶來甯波居北郭曾祖武略將軍紳當嘉靖時海濱方有王直之亂甯波東隅日被兵城門晝閉浮梁中斷大吏僅係郭內武略憤甚出家財募死士爲禦賊計一日傳賊至開門叱纜徑渡遇賊先鋒於七里墊直前揮殺賊大創而兵不繼賊踵至武略與二子俱死之詔晉其所襲爵爲千戶時武略年僅三十六相傳其人放誕好飲博市廛中一旦臨大節始服其義至處士乃以儒學起而亦以國亡爵絕處士爲人守規蹈矩跬步不妄工爲詩其嚴格律審流派亦如其人願自謂忠節之後不肖屈身二姓嘗曰我家

雖不敢與晉之陶氏比大然其爲世臣則一也聞者多笑之當是時甬句東遺民極盛而寓公亦多桐城方子畱成都余生生華亭宋菊齋皆重處士詩筒往來無日不相倡和願蕉萃特甚嘗於夏日曝衣持武略所遺緋袍泣曰此茜色者尙與當日沙場戰血相映紅也今孫輩之生存負乃祖矣所居不蔽風雨其徒或爲之謀徙宅則曰此所踐者先將軍賜第之土也弗敢易一時遺民共爲賦城北破廬詩周鄒山過之歎曰昔人之稱東發一餐竟日不願長生今於天益見之時處士母在堂東脩所入不足供甘旨則稍爲人應詩文之請以潤筆然非其人不許也尋病瘥不起訣其母曰兒所恨者以母在也不然兒死晚矣無子葬於城北武略大墓

秀鳴呼處士之齋志柴門其與武略之橫身馬革一也顧不得之
軍師國邑之世臣而得之草野乃知忠孝之稟各有所鍾數十年
以來耆老殆盡固無能知處士之大節者卽以其詩亦在湖上七
子集中而今知者鮮矣予友董竝旣屬予撰曉山先生墓版文更
爲處士請予乃爲之志以俟他日之錄遺民者

右志全祖望撰

宗誼

改玉之際吾鄉諸遺老社會極盛而湖上之七子苦節爲最七子之中以詩言正庵先生爲最正庵先生姓宗氏諱誼字在公原籍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遷鄞曾祖某祖某父某徽俗以懋遷有無爲業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先生之父亦以此豪於貲而先生之性所好獨在詩繞牀阿堵絕口不道若囊儒然江東起事議以正兵食正餉義兵食義餉正兵者方王諸營是也義兵者孫熊錢沈諸營是也正餉之出自田賦者旣盡隸方王而浙東數十州縣各有義兵但食其地勸輸之餉勢旣不給尙時時爲正兵所掠奪於是遂乏食鄞之義餉以故太僕富推之爲主其人已迎降江上爲

諸公齋之以從則日輦兼金賂貴戚得入閣反乾沒里中所輸而
出內於軍中甚吝先生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徑送錢督師營督
師疏請獎之且言其才宜在館閣監國召詣都堂先生曰是將以
卜式出身也辭不赴江師航海資糧屢不能不仍仰之內地先
生家已落猶貨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蓋至是屏當一空
遂無擔石之儲而先生怡然湖上之結社也陸披雲董曉山葉天
益陸雪樵皆鄞產范香谷則定產而蜀人余生生以寓公亦預焉
七子以扁舟共遊湖上或孺子泣或放歌相和或瞠目視岸上人
多怪之先生之詩如怪峯奇瀾嵯峨淡洌不自人間所著有南軒
南樓二集湖上集蘿巖集西村集療飢集晚年合爲愚囊橐刪定

得六卷然此皆其外集頗和平至內集則無見者先生性狷急嘗
在先贈公座中擁鑪圍火適有客至其人頗遊時貴之門將以淡
巴菰引火先生拂然遽曰汗吾火矣晚年所居僅破屋時至絕粒
哦詩不衰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夫人某氏葬某鄉
某原其愚囊橐今藏董生秉純蓋周卽墨證山所手書其銘曰
於國有益於家奚惜其命雖窮其詩則工荒江夕照靈禽所弔讀
我銘文如見其人

右墓幢銘全祖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目錄

隱逸二十

文點

沈庭

冷士囁

鄭澹居

高踰駢

陶者

謝辨

盛大鏞

陳履謙

子葵

李鳳

汪灝

梁萬方

葉自慊

屈復

李果

趙虹

曹竹溪

楊維甯

周菽

湯蒼

郭廷翼

閔世昌

樵煙客

王翁

蔡焜

程起振

樂治賢

歐陽士元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二十

文點

康熙四十有三年夏四月處士長洲文君點以疾卒於郊西之竺
塢其子赤病不能擗踊涕洟被面醫言心已傷不可療踰月亦卒
所居丙舍三楹遺孫永泰張帷堂於中左虛其右坐賓客四方來
弔者咸稱其善居喪克盡禮云文氏之先自廬陵徙衡州載徙徐
州復自徐徙杭居吳自社學教讀惠始惠子涑水儒學教諭洪洪
子中順大夫知温州府事林林仲子翰林院待詔徵明徵明子國

子監博士贈文林郎彭海內所稱三橋先生是已。是爲君高祖曾祖元發朝列大夫同知衛輝府事祖震孟累官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贈尙書諡文肅考秉承廕官生經亂隱居不仕妣申孺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用嘉之女君幼能詩從長者泛石湖有長橋連月涌遠水隔山分之句坐客交嘆賞年十二寇陷京師君泣曰國破矣奚以家爲旣而仲父乘授命產果破乃依墓田以居盡屏時文肆力詩古文辭兼縱筆爲山水人物善鑿者以爲不失高曾規矩也執親喪三年止酒撤肉晝夜居於外服除祀事維謹朝望肅衣冠拜宗祠遇忌日雖風雨必返祭兄然爲逋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兄子作客還不以言也年四十涉江淮

溯河洛薄游京師京師貴人或告君曰子之先世多以薦授官子曷仕乎當以國子博士薦君君謝曰士各有志行止亦有時公何忍強點以不可乎遂引去君素無恆產暇嘗舍蓮涇慧慶僧寺賣書畫自給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何得以此促迫我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至常熟畫家請觀笥中畫君曰若以賣畫者目我邪何觀爲倒巾箱示之無尺幅也巡撫湯公斌屏車騎入寺問爲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茶府縣吏駱驛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卽善政矣湯公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止存田三畝何以爲饋粥計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菜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

餘將移所守負先世家誠矣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爲君
壽請通姓名於湯公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可以利干公縱
我有請公不應也若無故以貨餽人傷惠我無故受貨傷廉二者
交失母敗吾名亭戶慙而退君內和而外嚴口不道人過其爲善
孜孜若不及鄉賢楊禮部循吉墓在洞涇橋南久爲芻牧場君與
其友伐石爲表植以松楸寒食則攜酒榼以祭又請建三講官祠
於虎邱之右以祀厥祖其二人則陳文莊仁錫姚文毅希孟也君
爲學熟習典故與人談娓娓不倦獨不喜世儒講學謂書生上不
能致君堯舜下不能施德於民載道無文退而講說性命所行所
爲事虛文而寡實行借以文飾其自私自利之心亦何取焉君子

謂切中俗儒欺世盜名之病晚修文氏族譜本温州守之訓謂人
立身自有本末出處自有據依何必附丞相信公以爲重故自蘇
州分派始一世二世至十一世族譜甫成而明年君逝矣悲夫君
字與也晚自號南雲山樵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十卷娶邱氏先君
八年卒子二堅早夭赤字周烏有石室山人集五卷讀史記疑二
十卷孫二永泰永豐君之將卒也遺命永泰屬予銘其藏當天啟
二年先文恪充會試總裁文肅公試禮部名在弟子之列兩家締
世好君與予文尤篤分不敢辭君嘗好予五言詩按潘昂霄金石
例王行墓銘舉例銘辭無作五言者然洪适隸釋所載自漢世已
有之爰作銘曰

崇禎十七載宰輔五十人文公宣麻日朝士氣一伸五旬拂衣去
人亡國胥淪有如陶公侃宜有泉明孫點也式祖訓不以富易貧
瀟灑弄翰墨澹泊棲松筠雖曾客京洛素衣屣屣伊人洵難得
可宗亦可因誰搜遺民傳庶其考吾文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文秉三子惟點能繼父志終老山中詩字畫皆得徵明法時人擬
之鄭虔三絕性冲淡不求聞譽亦不過立崖岸

吳縣志

點以叔父乘殉難依丙舍以居無意華靡肆力古歌詩文詞善畫
山水得待詔家法饋粥不繼怡然自得初文肅字以與也以沂水
舞雩望之點能不負先生志云

長洲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文點字與也號南雲山樵長洲人衡山裔孫祖相國震孟父秉承
蔭遭亂家破不仕點依墓田以居遂棄舉子業肆力於詩古文辭
兼善書畫嘗舍於城中慧慶寺賣書畫以給衣食然人不得以多
金迫促也巡撫湯文正公屏車騎入寺訪治吳之要所論皆探行
而未嘗有私瀆湯公益重之年七十卒於竹塢太史朱彝尊誌其
墓所著有詩文集共十四卷點卒後數年族人某鬻次引 見於
暢春苑 聖祖問曰文點是你何人則知點之名早達於宮禁矣
山水用筆細秀多點染暈潤迷離蓋以墨勝也兼善人物尤長松
竹小品筆墨極文雅松身好點若故時人戲曰文點松文也文點

世和者屢翁者永積
老即言不

也點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四

沈埏

吾鄉沈耕巖徵君有皋羽所南之節醇德猶將過之而諸子並能
文不仕人尤以爲難予所善者公湛公厚公厚公厚家耦長姊婿予讀
其子廷璐紀行草而奇之已與公厚燕邸周旋久相得也比南歸
村聚各鄉末由數數見不意遽先我逝廷璐述其行視予予遂爲
之傳傳曰公厚名埏宣城人參政古林其高祖而耕巖徵君第五
子也甲申乙酉徵君爲鉤黨者所羅織變姓名入浙公厚時方齟
擊之行逾歲母卒旅次哀毀如成人當是時浙新隸版圖大兵之
後游更饑疫墟落荆榛徵君數徙居於窮巖絕谷每乏食公厚拾
薪採麥以炊遇霖雨麥蒸溲不可食食輒眩仆移時仍強食之徵

君嘗言士不奇窮無以見志雖牛菽一錢未嘗輕受人凡九年公
厚怡然無愠色稍暇卽讀書講業以是徵君益憐愛之壬辰侍徵
君由向家源溯嚴灘陞黟歛棲隱於太平邑之黃山於是學業大
成甲午奉徵君命乃歸讀書於石子湖歲時一往省所爲制舉義
雄渾浩博然惟門以內相師友視當世通顯蔑如也辛亥偕徵君
弟子新安陳仲獻游粵東蓋是時徵君亦旋贛塘矣至粵惠潮道
江君漢石遣其孫受學而春穀秦君豈人方宦粵西驛道聞之亦
特束招致於是往來粵東西二年癸丑冬吳逆反滇南亟歸行至
沅湘而吳逆兵已抵松滋 王師集岳州僅隔一江關津阻絕戊
午二月吳逆僭號衡州物色公厚或以告卽夜踰垣遞明日聘者

至而公厚已在南嶽諸峯不可蹤跡矣是年八月吳逆死公厚乃
自南嶽至常德己未二月 王師克岳州僞將軍吳應期奔回長
沙裨將奔常德大肆殺掠幾爲所害行李童僕盡失乃至金鷺嘴
身自鋤畦樹蔬以食錢唐吳雁山贈詩曰闌戶人斯在虛庭客許
來畦青寒菜吐籬紫豆花開蓋卽其時也無何 王師進征滇黔
招撫佟公企聖道常德請偕行於是不通家問已八年矣庚申八
月子廷璐忽於書肆中得越客所畱片紙具言公厚應招撫召及
先被兵狀璐卽襍被辭母往迎父子一見慟絕又聞徵君已卒設
位成服哭旬日不絕聲欲辭歸而軍事方嚴不可以請璐乃先歸
報母公厚仍以戎服從行十月滇南平吳逆孫自剄死傳首軍門

諸所署偽文武官悉囚服面縛待罪有素識公厚者見而歎曰今乃知公爲天上人也前被掠二僕復得之戊辰四月乃自滇旋里痛徵君之卒不及親含殮露處寢墓門者一月苦出三年庚午入都甲戌歸治茗塢修魚防構見畊山房日哦其中不復出時愚山施侍讀晴巖吳處士倡刻徵君姑山集公湛與公厚後先任警校一日梓人見公厚暑寢不解衣驚問之荅曰吾先人集在此吾敢露體偃息乎乙酉七月患肺疾遂不起永訣時惟諄諄命其二子曰姑山集中有某譌字記改正之阮司空爾詢哭以詩曰一息未嘗忘死父百年自署是遺民蓋紀實也公厚性剛毅恆面斥人過其人改悔或一善足錄卽稱道不置子弟雖造次非衣冠不敢見

不濫交所交皆徵君執友後人賢德者其在京師自四明萬季野
姚江黃主一外罕有晉接也初公厚在沅時有程德明者大兵過
被執將就戮公厚聞其徵人也救之且轉貸白金三兩使爲生理
後廷璐迎父初傳聞在沅行兩月始至至已歲暮困極貸且盡又
不知公厚所在過賣酒者問之則悉其詳言公厚已隨大兵去貴
州璐不覺失聲大哭賣酒者驚璐告以故益大驚熟視良久卽提
璐至室內璐亦大驚賣酒者曰若無恐吾程德明也受若父活命
恩卽今賣酒資皆其賜也異哉殆天畀予以待子卽導之見公厚
所善者使以璐手書從羽檄先達公厚仍括賣酒資三兩碎縫璐
衣裏曰此去非復人世庶備不虞又飲同行者拜屬之曰吾思人

子幸善視之於是璐裹糧隨行日爨溪薪夜宿古廟破屋復走千數百里越兩月而至黔得父子相見云其平生事多類此弗備載也公厚二子廷璐廷玠並諸生

論曰當己亥海舟之變沿江州郡驚潰款附一時失職之士野處逸人事定多罹其咎獨徵君超然遠舉若威鳳之翔於九霄及三藩首禍負才譽者多遭迫脅 國典寬仁恆邀解網尤悔甚矣公厚身陷賊境矚然不滓豈非講之有素哉余得廷璐紀行詩始識頭末厥後於燕邸聽聞友劉龍石坊述避遁公厚祝融峯巔定交古松之根其事乃益明若公厚之於程德明事以展轉相濟又未嘗不歎君子之好行其德也

右傳梅文鼎撰

國朝書林典故
卷四十一
國朝二十一

國朝詩林卷之八

冷士帽

冷秋江先生名士帽字又湄鎮江丹徒鄉人也丹徒本秦漢時縣治孫吳徙治江口故今爲鄉冷氏世居其地自其父以求君以上三世號素封皆好藏書及名賢手蹟有聲南雍先生幼而聰穎善讀書性孝友慷慨好義崇禎中令舉報富姓子弟捐資入國子監縣三人時先生年十一縣以名聞先生不樂就以讓其弟又七年烈皇帝死社稷先生聞變哭之慟明年南都亡眾擾亂先是其兄曦以材武從史閣部和解四鎮高傑愛而畱之表參將無何高傑死兵潰曦南還而京口路絕乃自下流濟途中糾集烏合得數千人奉宗室起義襲金壇據之以求君因往依焉不兩月大清兵

至則眾皆烏獸散，曦被執不屈。死親屬僅免，由此家破。先生感家國之變，遂服古衣冠而隱鄉黨，苦禁之不得已，變服然終身未嘗著赤纓，博通經史爲文章數千言，立就落落自成一家。尤長於詩歌樂府，父歿哀毀過禮，喪葬畢乃鬻產託迹商賈以遊北渡淮南。泛洞庭過大庾嶺入會稽，所至輒登高賦詠，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盡蕩其貲，既歸益不問生產，自號秋江散人，結江冷閣，著書其中。與同志相贈答如江右張自烈、芑山甯都魏禧、冰叔魏禮和、公廣陵宗元、豫子發、樞李盛、遠宜山吳門文點與也。其最篤者也。於是其詩文盛傳天下，公卿皆慕與之交。先生深自匿，京江張相公屢訪之，不得後扁舟造其門，始一見，欲有所贈，固辭亦不報，謁久之。

乃以一詩謝焉人皆多其介晚年貧甚然宗子發死爲買地宗忠簡公墓側而葬之歲時必省其墓并爲梓其詩文與也以先世手澤湮滅爲恨先生慨然出所存温州待詔三橋湖州三世墨蹟贈之皆世所重購而不得者也其篤於友誼又若此年七十七喪偶葬之自爲生壙凡衣衾棺槨之屬皆備無子嗣子幼託之姻家其家人亦盡遣去孑然一身嘗寄居焦山僧舍或往來吳門時舊交零落已盡而慕其名願納交及求詩文者益衆最善駱道人道人嘗從容與語指其冠曰先生未嘗食祿前朝先世亦無仕者何自苦乃爾先生曰昔龔詡有言吾仕無害於義但負金川門一慟耳吾亦欲不負吾初心故也蓋至今或語及烈皇帝殉難時事輒

欽獻不自禁云著有文集幾卷詩集幾卷已板行於世

騷道人曰先生與予交時已八十有三其爲人明允篤誠眞古君子也年雖老而精力甚健遊屐登臨雖年少弗如所謂松柏後凋者非邪夫易代之際必有高蹈之人而興王亦不奪其志誠以道雖不同而於世教有裨也余故就見聞所及敘次先生梗槩亦將使畱夢炎危素輩知所愧焉爾

右小傳黃中堅撰

士嶠以圖書詩史自娛終身不入城府大學士張文貞公歸里省親嘗訪之及還 朝招之不往

右丹徒縣志張維屏錄

鄭澹居

越有隱君子曰澹居先生高曾祖父奕葉光顯有聲先朝郡中推爲甲族先生獨恂恂儒雅不啻單素少負儁才功名可引手致其朋儕皆取科第躋騰仕先生獨蚤棄科舉之學一意以棲遯爲樂視人世勢利營進泊如也先生賦性坦易不自崖異處稱人中皆以爲可親豪於酒過飲輒醉春秋佳日喜出遊所至主人觴焉輒留未嘗拒先生工書吾郡自徐青藤王謔庵以書法名海內先生起而繼之幾與之埒求書者踵至先生皆無所靳凡士大夫名園甲第高樓曲榭必以先生書與琴樽彝鼎相錯扉窗几案醉墨淋漓獲之若珍寶故知與不知咸熟其姓名或疑其爲詩酒名士而

先生非其倫也先生嘗隻身遊京師沈飲數月而歸不交一客不
謁一顯要亦未嘗閒出其書示人先生故工詩在王孟之間未嘗
自言興至有求書者閒書以予之不誌姓氏讀者疑之謂出於唐
人久而詢之則先生句也方先生遊京師時 朝廷開館閣招四
方文學士繕緝祕書於是四方文學之士雲集京師皆思以其技
自獻幸爲主者所錄隆恩異數幾出制科右先生苟欲於此時干
進彈指石渠金馬矣而先生浩然襍被以歸戚友叩其故漫應曰
吾不忘紹興家釀耳嗟乎非隱君子能若是乎先生生二歲而孤
孝事寡母處兄弟怡怡無閒言撫姪若子與朋友交然諾不渝家
素裕不事生產漸替未嘗妄干人諸子姓皆能讀父書世其家先

生狀貌不逾中人而議論穎發諸談曲中常傾四座善弈年六十有九而精神不衰

余懋杞曰先生與家大人爲莫逆交家大人每聞其言輒歎其名儁家大人性不飲先生至輒置酒極歡杞爲童子時先生見所爲課業輒許爲大器今年孟冬命工圖小照欲屬杞爲傳杞以不文辭不許猶憶異日先生鑊一小笏章向沽酒取飲文曰酒中仙嗟乎酒那仙那是則先生而已矣

右傳余懋杞撰

高踰駢

高高士者名踰駢字特騁宿遷人少負才不羈人莫窺其志獨好學讀奇書年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耦然非所尙也其律己孤介不與流俗伍時天下多故慨然有幹濟艱難之意既知事不可爲遂棄諸生爲黃老術欲脫然世外也以父母在不敢離授徒於湖東之陸氏以所入供甘旨每月一至家省覲覲已卽返館舍終不入內寢以爲常寢不設衾被紙幃蒲團終夜趺坐遽遽然也常摘髮繫蚤蝨天明示人雖戲事人以爲神先是貌清癯後稍充悅可數日不食食可兼數日其不測類如此一夕語鄰僧曰吾占六壬尙有一子當歸了此事僧笑之明年果生子命之曰

陪蓋與其婦僅一晤者然順治丁酉父母相繼逝喪葬之事竭誠盡慎而止自是亦不復以教授爲事矣忽一日著麻衣不巾襪去莫知所之及今計之已五十八年矣其子晤嘗求之匡廬嵩少閒卒不能得乃結廬於縣北峒嶧山之陰立位奉之今安溪相國李公顏其廬曰望親而系之以詩蓋旌其志也高士之兄不危以儒俠稱今年九十四猶存亦若家有異術云

贊曰世之奇士往往出於世運改革之際其故何也彼不獲伸其志則託於術焉以逃若梅子真類者爲不少也高士之學術其底蘊不可知然迹其所爲亦庶乎古之遺榮高蹈者矣其爲蟬蛻不亦宜乎

陶者

陶以字甄夫巴陵人父法沒於滇之教化長官司地麻攜幼弟徒步六千里歸楚經營墜域復隻身奉母扶父柩歸工詩文又精書畫能篆刻晚居金陵

江南通志

陶甄夫名者楚之湘潭人考某於磨盤山兵敗戰死甄夫既長買一漁舟往來吳楚閒工畫尤長花卉淮陽人獨重之丁酉歲予相見於金陵古貌古心年已八十餘矣未幾沒生平見山陰布衣楊賓傳文中目以逸民云

歸愚文鈔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按陶先生湘潭縣人志載名者其卒也沈公歸愚題其畫芍藥

以弟

謝辭

隱君姓謝氏名辨字爾翼號恕園浙之會稽人曾祖憲網祖訓父一匡官益州通判隱君其長子也幼負大志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遭時鼎革甲申乙酉閒所在蠶起浙東山寇以白巾裹首號白頭兵焚掠諸暨嵎縣等處隱君廉得其可破狀糾合鄉勇夜渡七沙河灘擊潰其眾所獲輜重盡散里人是年爲丙戌隱君甫十九又新遭通判公之喪兼賊徒眾盛而義師寡少強弱異形殆於不免乃卒以孤童子率一旅之師用計智克敵由是知名明年王師南下徵隱君至軍參振武軍事督武林諸道糧餉強而後行事竣議功擬授殊職隱君辭不就周覽事志足跡所歷幾徧天下浙

閩總督姚公啟聖與隱君少同里閩以意氣相友善後開府福州
帥師駐廈門進討臺灣遣使迎隱君隱君爲悉心贊畫澎湖既克
姚公欲以名上聞隱君笑而謝之曰吾覲得官邪當督餉東南時
富貴可早致矣本欲故人成不世功故輕數千里而來豈故人知
公公不知故人也及姚公歿隱君哭之慟悼世無知己云家素豐
厚急人之難無少顧惜嘗言吾爲友三破家今其人皆將相矣問
其姓名終不荅其高義類如此戊午自京師徙居江甯己巳再遷
江都因占籍焉而桑梓之思日切每語子弟吾邱墓在越願爾輩
終爲越人也性坦直豪邁遇人無城府然不合意事卽怒罵不能
忍工吟詠六十以後雅不欲與人閒事惟日哦不絕口凡其有所

紀於外與有所動於中者悉著於篇辛卯冬一取而焚之存者僅
二三百首閒適之作而已後目昏不能視日命諸孫誦有明一代
之什隱君據案莊聽欣然而喜愀然而悲家人莫能測也善草書
入懷素之室所著有尺牘鈔四十卷中朝疏彙二十卷甲乙新聞
五卷素康強無疾庚子七月一病不復起戒子孫曰 聖朝重遺
老他日吾墓道上書賜粟老人足矣隱君生於明崇禎元年卒於
今康熙五十九年得年九十有三子男四人去矜震湊端孫七人
遵王遵周遵堯遵彭遵夏遵道遵聖遵王讀書能文章子因遵王
得與隱君接隱君年九十餘矣丰儀峻整而吐音宏肆聳然敬憚
之故隱君之歿予不辭而爲之論次其終始君既嘗拜官矣而以

隱稱之者從君志也

論曰予視隱君子去矜兄弟所撰事略未嘗不高其才而惜其遇也。以隱君之蘊蓄卓犖豈不欲有以自見而卒不肯屈抑以就功名。悲夫志雖不遂然語其行事異夫世之規規譚譚者矣。士無高志逸情雖幸而施於用要皆委瑣齷齪烏在其足論哉。

右傳唐紹祖撰

盛大鏞

盛大鏞字匏仲初名葉字奕雲高祖萬年明江西按察使曾祖士元明中書舍人祖以約太學生父子鄴字李侯明諸生國初召弟民譽子藻集家廟中謂曰自明祚未造倭寇四起東南諸郡創夷特甚今大兵南指風行草偃遠邇響應吾聞仁者無敵應天順人君子知幾既明且哲爾等遭際興朝吾惟自安肥遯鴻飛用晦鳳羽爲儀不相襲也遂棄舉子業與同郡項氏朱氏沈氏姚氏各以志節相許先生生而穎異五歲通聲韻李侯公授少陵詩輒成誦每授一詩卽索解語之怡然釋也不得則嗾哭如發憤者逮出就外傳時諸名人詩成誦者已千首矣通五經補博士弟子員

會叔父民譽兄藻先後登科第天下名士羔雁至者屢滿堂也每
當文謙先生屬草一座屈伏而先生恂恂如不勝衣雅不欲以聲
氣自任戚黨中有以急難告者量力以應無難色李侯公春秋高
思博升斗爲祿養計以資上注爲廣文已而李侯公卽世先生奉
諱里居不接見一人服滿喟然嘆曰祿所以養親也親沒何以官
爲吾性悻直雖得官且得罪乃卜宅於春波里之虹橋得巢先生
鳴盛手製匏愛之顏其齋曰匏庵集里中詩人爲竹林之會竹垞
朱先生聞之欣然把臂每會必鼓楫而來好收藏前賢文集朱先
生方有明詩之役輒相咨訪多所補益嘗以雨阻宿匏庵見架上
籤識有牟陵陽呂九柏周桐村名人集曰吾尋覓十餘年今得一

閱何幸也先生舉以贈於是取酒屬謝陳羣總角時隨祖父訪先生於匏庵畱數日取案頭涑水集相遺日子貌清厚他日當以文章事業名天下吾老矣期許後賢微有本志是集幸畱意焉陳羣拜而受之又二十年陳羣爲翰林會給假侍母歸里訪先生湖南之濱時先生抱病牀第間數椽僅庇風雨召與語曰涑水集尙在篋中否則對曰已披閱數次矣先生喜甚爲進粥少許所獎借羣從如支炳支焯熙祚後皆成名卒年八十有三有匏庵集十二卷妻方氏生華臚子歸先生澹泊自甘盡棄簪珥以佐遊屐時論方之桓鮑云

論曰盛氏多隱君子先是有盛遠者結茆南湖不求聞達搢紳慕

其名數來起居遠遠高棲重鎰拒而不見先生繼之風尙不殊焉
至於接引後進樂道人善益並駕異軌矣

右傳錢陳羣撰

陳履謙 子葵

陳履謙字大涉一字訥庵攸人諸生有集百二十卷

耆舊傳訥庵為史占監軍五聚子史占遜居好客遊道日廣訥庵繼之有田二頃日典質以供賓客自稱天放山人亦一時之小平原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陳葵

陳葵字向父攸人諸生著有蘭洲雜編湘潭陳樹著學田為刊行於浙西道署 按葵之祖五聚史占父履謙天放葵之子其叔泰初及葵四世刻有淇園世帙檢討陳夢元序之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之八

三

李鳳

李鳳字天翼湖南平江人母余病劇鳳禱於神刲股和藥以進病
遂瘳性好學與同邑彭其位爲道誼交雍正元年 詔舉山林隱
逸知縣楊世芳擬特薦固辭卒年八十有八五世同堂

右傳李元度撰

汪瀾

處士汪君有子曰軻爲予門人十年自南昌走劍谷跪予前哀泣不起良久出其舅氏舉人余文璧所爲處士行述又泣以請曰軻父隱於詩侘僚以歿軻悲痛無以聞於世幸得侍先生門下唯先生一言死且不朽語畢俯首涕泣不能止予憐而受之處士諱瀾字某號浣花釣者先世徽州休甯人其祖遊以世亂挈妻子徙武甯家焉其後遂爲武甯人及數世皆不顯至處士始以能詩聞處士性高潔落落無所投與邑道士李蓮雲遊家貧日讀書喜飲酒飲酣輒賦詩得意則豪吟大醉雖妻子飢寒不少顧嘗隱觀音崖崖瀆於江左右激蕩其水淙淙然夜半歌詩嗚咽斷續與水聲相

應聞者驚絕當是時蓮雲以詩鳴吳楚磊落自負獨喜處士詩處
士善飲蓮雲善談諧二君者相得益驩然皆豪曠不治生產蓮雲
任破茅屋服敗道服累累乞食於人而處士亦窘甚處士詩善自
矜惜有所得輒注諸囊懸於左右朝夕與之相校每內佳句則狂
喜累日或取酒大飲呼蓮雲過論嘗取囊計所入多寡笑曰吾富
甚又何貧爲一日棄家去遊江上遇大風舟覆幾不免而所爲詩
囊已沒於是仰天太息憤激自傷至念之往往流涕已而蓮雲衰
老交遊零落處士日貧困幾無以活願少壯已逝耳目所遇多不
適意益復悲惋思且有存於世更發憤爲詩自江遊以還閉戶深
居有所感會蘊結而難已乃一洩於詩故所得多悲涼怳壯之音

積歲類其彙凡若干首合爲若干卷皆可傳者亡何邑大水處士坐書屋中抱軻膝上讀書水至亟不得避遷於几几浮互斗棋閒幾危者數矣幸而屬於梁垂不絕更二日水退文壁往視處士尙在處士泣然出涕曰瀾所以甘窮困若此亦欲少有所存也今皆禍於水瀾已矣相顧泣數行下於是蓮雲已死處士亦絕筆不爲詩時或飲酒大醉歎歎感慨悲憤若不欲生數年竟以疾卒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取楊田余某之女生子四軻縣學生連軻轅女二皆適余處士以雍正甲辰五月初十日卒葬於某鄉茶塢山年七十有一初處士在時軻尙幼閒語軻曰吾衰矣邑有三盛者能詩吾憾不及見也處士旣死軻竟從子遊力學能自振

卒以詩鳴江國而處士之銘乃以屬於予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誰或肆其吹出之以厚胡爲囚其聲汨之以朽豈造物者忌盈而
河伯於以貪賴其有自古文人皆命窮其身雖死其辭壽何處士
而獨然兮吾將安所歸咎

右墓誌銘盛大謨撰

梁萬方

雍正乙巳之歲五月朔日絳之隱者梁廣庵先生卒於家絳人曰是富而能儉不以財自雄者也或曰先生何但不以財自雄亦恭而有禮者也或曰先生之仁厚周物本之天性有急不自濟者羣賴之矣恭而有禮亦以傲侈相形耳非先生之卓然者也或曰先生之卓然者其惟學乎絳之先言學者往往有人然談鋒可畏殊遠道器自冰壑挺出默契道真片言隻語都見要領師承落落遙空孤飛幸免醜類搏擊之傷足矣誰爲壅西山之薇培柳下之蔭者先生獨流連徘徊不以形迹而以心神孝弟之行孚於里黨儉恭之節風及人羣吾見其自樹則錄道統之淵源也其訓子則集

先儒之粹語也嗚呼先生之卓然者其惟學乎維時王子元亮者聞先生歸窀有期方擬撰誌銘於墓道而獨以隱者爲稱或則謂之甚謂先生國學中人也以郡幕上佐列高品選人腰組有日莅政有時特以例案重疊偶不得值耳先生豈隱者哉嗚呼時人之耳目與先生長者之論說蓋較然不可以相入矣逸民何班也士師司寇何職也而乃擺脫時俗矯相推附是甯有假借特以飾一日之名云爾乎夫有所見於中也今捐例普停而躁競之徒猶翹翹懸望不能暫舍且謂卿貳制撫孰非吾曹藉此階以立不世之業何區區短長之足相訾議邪嗟乎先生當成均肄業北闈秋戰時年三十餘耳正仕途進步英少角勝之日苟有心焉郡邑方面

唾手可取而皇皇歸省曾無瞻顧是豈以趙孟之貴爲意者哉且
訓子以力修實學謂家聲之振不在斤斤科名夫自朝至野言及
振家聲而不鄭重科名者亦何人乎乃先生之見獨有超出尋常
萬萬者紆朱拖紫亦不過以此爲弋獲之具而誰是其修實學者
據其實而不以名謀其道而忘所遇先生詎有倖心焉而謂非隱
者哉或又疑先生且以例邀 封典榮乃先人賓飲藉光稱重國
論亦時賢之迴出而邁俗之髦士豈遽以隱爲高哉嗚呼聖人之
所取於隱豈蕪祿溺沮之倫哉三代而下知此義者獨一邵康節
耳新法之行時賢多投劾而去者康節獨以爲不可蓋天之生人
皆非與世無關者我誠有可爲卽一事一言之有濟不敢漠然也

我苟不得爲卽祿之天下列之鄉相不敢安也聖人之所取於隱如是也富而能儉恭而有禮仁厚而能周物卽先生之天姿已足雖學亦其餘事矣後之學者試以吾言擬先生并取所爲行狀年譜者而參較之以隱爲稱奚憾哉先生諱萬方字統一廣庵其號也祖某父某生卒年月日子某孫某今子開宗將以雍正之四年月日扶先生之柩與段安人合焉禮也遂爲銘曰

綠柏森森墓以白日曠茲道山峻堂敞域有美淑媛居之且吉君子同歸永卽爾室引康成與獻酬招右軍共書帙跨地仙之健步表人瑞之靈質千秋後其徐按古哲之懿蹤而欽茲靜者之特立

右墓誌銘王奐曾撰

自余有聞見薦紳能立名義者三晉之人爲多余所友興縣孫錫公蒲州張子容皆奇士也近因錫公而得涑水楊黃在叩之亦子容友間過余道絳人梁君統一之質行越日以其誌狀及崇祀鄉賢文牒求表余謝以平生非相知久故不爲表誌非敢要重懼所傳之不實也而於富與貴者尤謹焉恐近於諛也曰其然則先生適矣君子之善善也務求其實耳非所識而遺之則遠者何以勸焉是吾鄉先生黨冰壑之徒張潮州拗齋王御史元亮之友也嘗溯道統淵源而近慕辭文清之爲人謹守其緒言雖不敢曰是比跡於古賢而實絳之儒者吾嘗以語錫公他日可徵也余感黃在辭意之懇懇且無以奪其義乃就誌狀及所稱而敘列焉君幼時

汾水暴漲家人皆避居高阜母陳安人妊及月辰不能從惟君不
育離侍母疾六年不懈君父造舟於汾以濟涉者君嗣事焉而歲
增修其橋梁敬祖收族救鄉里之凶饑振其疾隕事不可悉紀也
而尤篤於士類嘗與鄉貢馮君勗義學以訓邑子弟絳改直隸州
學使者按臨值隆冬空屋宇以延士無舍館者而其其薪蒸考君
所爲古鄉三物之六行庶幾備矣雖不學猶足以式鄉人況能從
賢師友探道而厲學乎故其崇祀於鄉也子開宗方出在外而州
之士民乃汲汲焉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今法則別祠祀於學
宮此 國典之大鄉人所宜直道而行也然以余所聞見學校之
推頌有司之褒崇有與眾志不孚而甚則相違悖者矣余所信者

黃在以身質而徵於錫公又君嘗入太學試吏部得六品官而王侍御之誌稱爲隱者且以柳下季之爲逸民證之侍御故立名義於薦紳間者當無諛言君諱萬方別號廣庵祖溱鄉飲介賓父體壯祀鄉賢 贈儒林郎君卒於雍正三年五月朔日享年八十有五娶段氏封安人先君十有六年卒子開宗歲貢生以雍正四年三月四日奉君柩與段氏安人合葬於絳之周蘇里東京

右墓表方苞撰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葉自慊

余嘗謂積善之家其子弟必厚重厚重則受福有其基不德之家其子弟必輕浮輕浮則載福無其具故易之積善也不曰慶而曰餘慶其稱不善也不曰殃而曰餘殃然則卽其後人而信其祖父亦無不可卽其祖父以信其後人耳歲丙辰新建葉君廷幹初舉進士來謁予予見其質樸敦實恂恂君子意其有世德雅器重之例新進士先下廷臣保舉余遂列葉君名首薦已而果與庶常選其明年散館授檢討職一日過予備述其先大父慎生公暨大母陶太孺人之潛德懿行且曰今已遺世幾十年矣一棟懼其久而湮沒欲仍其生卒葬系立石墓道以表之非得先生言不足以信

今而傳後先生其誨我哉噫葉君之世德誠有自來矣予因嘉其
表揚先德之心既誠且篤不敢以不文辭謹舉公大端之可法者
而表之公諱自慊號慎生世居新建之吳鎮西岸自其高祖忠義
公始遷居東岸之墨莊明正德閒宸濠謀不軌舟師將由吳鎮抵
安慶直據金陵吳鎮一鎮市耳皆蒼黃失色忠義公獨倡義起鄉
兵堵禦顧強弱莫敵葉氏一門死難者至四十九人然宸濠前鋒
爲之稍挫會新建伯王守仁與知府伍文定率義兵破賊賊遂平
是時伯次第軍功首推忠義公而忠義公不肖受賞伯不能強因
題旌一家忠義崇祀鄉祠世其廕襲事載省誌中公故爲忠義公
之四世孫襲廕生食祿有階公復夷然不屑惟就吳鎮南岸鑿環

池建竹塢終年讀書其中暇則遊廬山泛鄱湖頗有悠然自得之
致延名師課子若孫求明聖賢義理亦不以利祿爲念或怪之公
曰吾家承忠義公之後宜有達者顧以涼德而冀倖邀華膺懼先
人之蓄積自身發洩無遺不克世其家耳不然吾豈厭利祿而逃
之噫嘻公亦可謂見其大者矣而公之元配陶孺人能與公合志
偕隱其亦孟光少君之儔也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陶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本里
西岸之烏龍岡今以孫一棟邀 覃恩敕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
士陶 贈孺人子男子五人長方維廩生次方縉廕庠生次方紳
增生次方績以子正興吳鎮水司千總 封靖遠校尉次方某以

子一棟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女幾人孫男十三人曾孫
三十一人元孫十五人嗚呼公夫婦之志行至深遠矣後嗣之蕃
不亦宜哉抑又聞之公課率子弟凡有不謹者勿加譴責惟月朔
登忠義堂陳先人節義俾自愧悔以故家無敗類今子姓雖蕃必
能率公之教以爲教則不惟檢討君之名位不可限量其繼檢討
君而興起者將亦不可勝計此又余之所可信者耳

右墓表甘汝來撰

屈復

屈復字悔翁晚自號金粟道人世家世莫得而詳卽同邑人亦無有
悉之者其所見於詩篇大率多殘山賸水之思麥秀黍離之感如
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輒向黃河亂流欲渡令人纍欵增戚而不能
已已疑若夏肆周遺之所爲作又或附鳳攀龍與前明有瓜葛者
近是自其少年時卽棄帖竿不事隻身走萬里寓沂鄒間最久旣
乃之吳楚之閩越垂老乃轉徙之京師以詩學教授弟子名公卿
多從之遊武陵冢宰楊公奇其才以鴻博薦三徵不起寓僧廬日
坐臥土牀中諸貴人以問奇至者趾相錯作客約自白不迎不送
不作寒暄語願來遊者聽至則與講論詩文源流派別並前史善

敗興亡陳迹以及關河扼塞兵馬漕鹽天文律厯剴切詳明坐而
言作而可行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非彼枯槁忘世老死爛
下者所可望項背也其論詩於賦比興之外專以寄託爲主謂陶
之飲酒郭之遊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
姑借題發揮必沾沾然執是數者求之是之謂買櫝而還珠按圖
而索駿今試取弱水集讀之繁音促節詞多悠謬知翁之寄託固
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窮詰者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爲外
人道也翁年七十餘重至郟邑寓其鄉人王大令署中時余爲沂
州守見予詩便欲與訂千秋之業以詩集及所註楚詞義山詩箋
相寄適予有歷亭之役不及晤比還轅而翁已先期歸里今存亡

不可知念翁與余有一日知己之言也爲刪其全集得若干首付鈔胥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李果 趙虹

長洲布衣李碩夫名果號客山艱苦力學忍飢誦經巡撫宗室雅公嘗過王次山侍御叩以吳中隱君子侍御舉客山及惠定字對雅公遂造訪客山避不見時人兩賢之客山所居湫隘良友至輒呼小童取一錢就茶肆潑茗共啜之樵蘇不繼怡然自得著有吟歸亭詩鈔時又有趙飲谷者名虹嘉定人以布衣著才名無子依其從子於吳市中葺一室爲小吳船有聞其名而訪之者啜茗清談而已然其所與往還唱和如厲樊榭翁朗夫查蓮坡諸君皆一時有名之士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大理李公欲任以監筴力卻之

三

大理李公欲任以監筴力卻之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曹竹溪

古欽竹溪曹隱君松癡老人之子吾友震亭之父也松癡老人年五十無子禱於白嶽真武廟乃生隱君性至孝父好施奉金於篋施將盡輒潛益之嘗築室以養父慮厭土木乃託親友邀父看松於黃山踰月歸而軒閣新矣剛正寬厚智略過人慷慨有俠烈風敬師友恤親族行路有急計之必周赤手屢致萬金揮散中落浩然自得教震亭曰周急而僅以塞目前之責是煦煦者非仁也與朋友交吝於責善而獨爲君子是子子者非義也爲師而嗇於口居官而濫於手衡文而昧於目是敗名以辱親非孝也震亭在京師隱君寄飯甌歌勉以先憂後樂宜隨分隨力時切此志一日渡

江舟遇風幾覆隱君危坐益恭謂舟人曰管甯渡江以一日科頭
三晨晏起爲過吾之過多矣俄有神鴉集帆帆落而舟定遇異人
授以方書能起危疾暮年息遊施藥園中有梅數十本日以詩詞
課兒孫書學南宮詩愛香山詞宗稼軒好陸宣公集皇極經世楞
嚴諸書嘗閱西青散記謂震亭曰此誘人爲善之書易簣時命震
亭毋作行述得漁樵輩合傳足矣

右記史震林撰

楊維甯

君姓楊諱維甯字紫淵無錫太湖之濱有管社山君卜居焉因自號曰管社山人其先忠襄公諱邦乂以忠節著宋史忠襄子伯璿從高宗南渡自錢塘徙錫五傳至侍川公君高祖也侍川生隱耕隱耕生奉耕奉耕生元季諱熠元配施孺人生維正繼配華孺人生維翰維城爲君同母兄維正維城皆早世維翰析居君幼失恃以季子奉父曲盡孝養父性嚴君事之無少忤疾革侍湯藥衣不解帶父歿喪葬俱獨任其事極哀盡禮人以爲難君家素饒貲父歿厭繁囂遂相度湖濱築牆圍池因巖架屋偕妻子讀書彈琴嘯詠自樂四方高人逸士千里來訪當事愛賢者往往折節造其廬

山人意所欲見則迎之否則曲徑巖阿雖叩門不應也初居山中
寇至君出禦之賊隨手仆膽落潛遯既奉巨魁來欲復警君仍一
身出敵賊厲聲曰今來特與公較武耳君曰諾山峻險蓋之平原
遂俱下賊眾列重圍張火燭天湖水照灼其魁貌偉而黑虬髯執
雙鉞君以一鞭左右拒鉞光閃爍旋轉著鞭聲錚錚不絕君曰壯
哉忽縱身出賊背擊之賊又仆眾震懾哀號請命去乃得安居君
亦固藏其鞭誠于孫絕口不談武事性孝友潛心理學遵朱子禮
立家祠日拜謁如定省禮祭必誠敬兩兄死撫諸孤知己出終賴
以成立素儉樸終身布衣蔬食而濟人急則不計賞不苟言笑爲
人排難解紛片言羣服妻趙氏有賢德通經史能詩善鼓琴君於

梅花小閣擁書萬卷興至題詩或作擘窠書孺人未嘗不在側出
則簪笠芒鞋攜杖操魚艇醉臥煙波嘗語諸子曰古來僻處山林
者皆抱道晦藏悠然自得若中無實學而惟枯槁沈溺何以爲隱
乎嗚呼君之志何如君之樂亦可知矣初余偕同人訪君於管社
山舟泊湖牆如登天際握衣陟草徑至籬閒重門深鎖良久啟關
循山垠攀蘿歷險盤紆上高巖乃至小齋三楹曰潛樂堂檻外俯
臨深院碧梧翠竹面峭壁澗水淙淙下層階臨流過澗登山頂轉
入尙友堂窈然以深迴異人境俄而主人自外來貌清癯頰而長
脩然勁骨雙眉直插天頂不覺歎服謂非斯地誠不足以安斯人
也與客談若遠若近意在有無閒古所稱獨行之士遺世特立殆

如是乎嗟乎太湖人所同此樂則山人所獨人之智愚相去懸絕
乃爾耶山人每語余曰某孤陋守拙茲山所見聞惟松風水濤湖
光山色而已先生所聞乃少年負氣時事今老矣百事退如六鶴
付之浮雲不足以副蘊桂之性況今日益迂腐所志又不在此余
以羈跡寫十三經冀事竣與君追隨湖畔以娛老詎意君先我而
去今秋君之子白巖以狀詣袁江請余誌墓乃按狀以書其大槩
君卒於乾隆丙辰七月二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三子幾人某孫幾
人某卜兆於管社山之陽將以某年月日窆諸幽宮銘曰
山中之人兮古逸民棄韶略兮究典墳厭塵囂兮隱湖濱山峭削
兮水無垠生所樂兮死寧厭身偃然巨室反其眞

右墓誌銘蔣衡撰

周菽

獅山之旁有山曰何山梁隱士求點葬此故名山之麓周隱君居焉君名菽字儼則尙白其號年十八病寒兩足蹠若脫不能履地取六經史漢暨海志山經枕上吟誦十年學用以成爲詩畫無師傳超然絕俗嘗謂詩由性靈流出規規古人雖工非余詩矣畫以韻勝摩詰北苑佳處在閒遠蕭疎後人精工嚴整去王董愈遠隨宋君嘉蕤防河山左匹馬閒行隄上相波勢緩急地形高窪攷古今河流遷徙治河得失故與君言河道則瞭若指掌宋公子惟典宰嵯縣強君往嵯故唐剡城地山有鹿胎桐柏水有嶠浦志稱溪山奇絕處君遊屐所至以詩紀之詩不能達以畫傳之居三年歸

蓄二百金時賃屋而棲盡以新其屋主者遽來取君遂還之人咎君妄費君曰吾徜徉數月豈二百金不值耶惟一子娶室矣至是卒情不能堪策蹇驢北上人爭適館授餐兩載忽思南還行有日戚某旅歿君傾囊殯殮資其柩回素手無以歸依吳君季方於永平登盧龍塞訪田疇故壘陟望海臺尋漢武遺蹤上馬鞭山弔孤竹少君之冢一日驅車出關欲曠覽邊塞險隘經長城墜車車輪轉股上股斷遇塞外醫置股於冰令僵徐剖肉視骨粉碎爲聯綴緝桑皮紉之飲以藥五日能行舊與張涇南司寇論星辰躔度羸縮言相契將薦君鴻詞科君曰麋鹿之性安能就羈紲哉束裝歸以乾隆十一年歿年七十一君才思敏捷在山左時東平有陳將

軍者請君觀獵鳳山仰視雙雁飛鳴將軍曰先生能爲賦詩某賞
一逞其技因控弦連發落雙雁於前君於馬上作秋山射雁歌識
者以爲正平鸚鵡賦之流也

論曰大隱住朝市小隱入邱樊君署隱君銜而足跡窮塞外朝列
咸知其名閒與論兵農禮樂財賦鹽筴之源靡不稽考精詳疑君
非果於忘世者及觀其辟詔遣歸掉頭不顧又淺之乎測君矣君
真大隱者歟與求點希風千古矣

右傳顧詒祿撰

國朝言行錄卷之四十一

美

湯蒼

湯老人不知何許人也居漢陽門下自言生明萬曆四十四年爲
楚王府護軍日渡江營生計以養三旌於 朝食俸六品當事復
優恤之常割以潤婁人先是康熙乙未老人百有十歲出自咸甯
山中告於眾曰而儕不爲我請旌典乎我先朝小臣先哭熊經略
楊都堂屈死闖逆次哭賀國老死事三勦國變避逃山中埋滅姓
字七十餘年矣逮逢 盛世出而受福庶不虛生爰踞鵠磯指點
獻賊犯城狀且道寇退左良玉黃澍迫脅袁繼咸東下何騰蛟南
走長沙涕橫交頤臆觀者相顧愕眙而信疑半也旣而大言曰若
曹年地誠後多所怪耳定秀才問尙在是知我者於是定先生九

十三矣以貢爲訓導予告三十年聞之扶杖前熟視曰哈唉是我
先子故人湯雲山也今乃尙在亟再拜稠衆中潘國祚博雅士也
與聞雲山名曰是矣是矣先兄太邱言楚府護軍湯蒼深心高蹈
人也非老人其誰老人笑而起翔步紆容去頃有訟產者經數官
不決老人曰非我莫解遂謁令於堂曰是天啟七年乙祖某價置
某姓也會與飲署名令閱乙契良然乃懲甲而判焉始信老人生
於萬厓閒者非謾也令因以 聞獲 旌焉會先大父漢上歸小
子聞而識之越三十年爲乾隆乙丑老人百四十歲余公事滯鄂
乃得再造其門見老人星眉炯目矍鑠如五六十許喜健談談熊
楊賀三公逸事歌哭紛若至妖書株陷郭侍郎正域及魏奄乾兒

李魯生與楚學借手誅擊楚士洩憤清流頓髮怒上指余亦驚聞
憤憾而不可禁次年制府疏請 允增食俸五品又越五年卒

右傳孫良貴撰

國朝詩林卷之二十一

四

郭廷翼

嘯莊先生諱廷翼字虞鄰卽墨人晚慕阮嗣宗之高致自號嘯莊
世父副都御史琇世所稱華野郭公者也公中年無子愛先生聰
慧立爲世嫡晚乃舉二子公連疏權貴直聲震天下朝野仰望風
采先生爲公克家子聲稱藉甚搢紳閒公歿二子方提抱權貴黨
箠謗譎騰興先生懼謀所以自全乃痛斂圭角黜聰明一意放浪
於酒年甫三十絕意仕進築慕雲樓藏書閉門誦讀言不及世事
客至飲以酒自飲巨觥爲一隊座客以次角製酒牀出飲他家則
昇牀以隨日暮大醉昇而歸以爲常乾隆某年 天子錄用故大
臣子孫先生仲弟廷翥以孝廉起家知嘉興府事幼弟廷翁舉辛

西孝廉公去世久謗燄息先生亦頽然老矣余嘗以事過飲其家得觀慕雲樓藏書飲倦後先生與客縱觀任指某書中某事娓娓道本末爲笑樂先生弟廷翕與余有年好歲辛巳遇於都門具述平生言要余作傳時先生歿已二年餘矣先生性友愛念兩弟幼弱二門百指皆親護之仲弟遷江甯同知負官累不得償先生毀家以應卒年六十有七

法坤宏曰先生豪邁之性鬱鬱無所試一溷於酒然非習與之遊者烏知先生沈飲之旨乎晉司馬昭歷論朝臣獨許阮嗣宗以爲至愼余於先生亦云

右傳法坤宏撰

閔世昌

閔世昌字鳳見南通州人工山水人物爲張蒼埜從僭蒼埜供奉
內廷時欲薦入畫院鳳見雅不欲以畫顯數應舉不第遂隱居作
畫以自娛年八十三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樵煙客

樵煙野客者居於韜光靈隱之間丙子秋余過西湖冷泉亭憩飛來峯下聞呼猿洞口有吟聲攀崖入有屋數椽童子倚門余問吟詩者誰不對請見不許固強之乃導余入松毛爲籬藤蘿屈曲屋小而深筆牀茶竈位置整潔一客凭几而吟年六十許頎然秀削清而不枯鬢髮蒼然衣冠甚古揖余問所從來余曰聞吟聲故來客曰余不知詩何能吟且請坐命童子煮茶談吐極清遠其音吳音也叩以姓氏不荅亦不問余姓氏余心異之見几上竄山居圖卷自題樵煙野客卽呼之曰樵煙客喜謂余解人見余扇頭自書秋草詩頗欣賞取別紙手錄字法秀勁適逸於宋大家中絕似山

谷余更異之客呼余爲秋草君薄暝余辭去客亦不復畱越三日
余復造焉則客已先坐冷泉亭邀至舊所居處淪茗温酒摘園蔬
烹池魚殷勤餐笑語款洽酒半酣縱談史傳事上下千古如示
諸掌兼及文章辭賦升降源流羅列淹貫而於近人著述皆似無
足當意者余大驚索其詩文則皆隨手散弃不存彙惟示和余秋
草詩四首讀之琅琅然瑟瑟然而頗有哀悽之意余屢詢之客曰
僕非逃世者流少時亦嘗弋獵浮譽中年人事多故鬱鬱不樂所
居近市往來皆駟僮無可談者余乃攜書一篋放懷山水作詩文
以自娛此處離家不過二三百里然已六七年不歸矣余爲黯然
客曰君可作竟夕譚遂欣然畱宿自童子外別無他僕門庭闐然

一尊相對意致閒曠余又以里居姓氏問客曰君何俗見之未除也竟不告明日余歸客吟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一笑而別翌日余復往則落葉滿階蓬門深掩立於叢篁雜樹中間水聲潺潺過澗一僧從澗後出余問客何在僧曰客爲誰曰樵煙曰樵煙爲誰余指其廬僧曰是偕童子買小舸載書篋移居於雲棲寺後矣余悵快而歸夜不成寐晨起策蹇孤往歷梵村入雲棲深處徧問之茫然不知山中有是人也

右傳盛大士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四百一

臣

王翁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麓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
心經蠹且半如遇麓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戚
貓語貓指荒冢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
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冢得木橋遇
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間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
者蒼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
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
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
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仰而掀髯曰是矣是

矣吾甥鎖成常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隙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
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
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
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為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
負松化石一出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
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髡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
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鋤地能書者姓橋外大
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柏

右記龔自珍撰

蔡焜 程起振

蔡木龕布衣焜錢塘人也居於武林門內之斜橋河下身爲黠務司會計而往來皆文士家貧愛客若性命室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柳一事客至擊之則此嫗啟扇而出內門設題名簿凡訪者先書姓氏焉登其堂脩潔無塵茗椀熏鑪位置帖妥酒談茶話客便是從性不愛花而愛草牆階益益悉植之所植之種芋絲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幾尋常種類一經是翁澆灌培植鮮媚迥異凡恆尤酷愛翠雲草臥榻之院寬可數弓貼地平鋪一碧無隙每當夕陽新雨望之如西洋翠扇蓋貯水之筒掃葉之帚去穢之紗囊無一時離手也翁不作詩而善談論腹笥極

博嫉惡如仇有所白眼者出一語必刺入骨又好遊談一邱壑之勝必窮其境而後已性又極介不妄取與而待人接物則仍煦煦作春風殆市隱之流歟木龕有小照一幀諸人題徧尙餘尺幅時余客京師未歸木龕曰當俟晉竹歸來屬其補題詎意余於六月十九日歸家而翁已先五日溘逝矣其姪壻何叔明攜圖來爲述其遺意余題金縷曲一闋云市隱風流絕展遺圖琳琅滿紙紙留一隙聞說先生曾有語待我歸來贊筆詎咫尺音容頓隔惱煞石尤風太利竟遲帆五日成長別思往事淚霑臆須眉矍鑠猶如昔恁匆匆紅塵撒手鶴笙吹徹天上儘多瑤草種絕勝人間春色要一一待公手植識字打鐘原本分說徑山曾託前生鉢

翁臨歿自言前生爲

徑山 泡夢語感而述

程十然起振仁和布衣居中清里之雙眼并蒼性通脫善諧謔少
遊竟沂間出入羣公卿門勸之仕且助之資夷然不屑也有老母
歸而課徒奉甘旨好彈琴受教於李玉峯先生盡得其法尤善製
琴座側斤鋸彩髹無不畢具嘗得一舊琴曰春風其聲清越無匹
因自製曲曰烈風雷雨頌非至交而知音者勿與彈也好讀春秋
著春秋正義一書嘗諸說而折衷之尤精厯算諸學酒量不洪而
雅好持杯每酒酣以往議論風生相知中少所許可有合意者期
又性命以之年七十丁母憂以毀卒無子亦可哀已余嘗欲爲程
蔡二君作合傳而未果因兼述其梗槩如此十然嘗誦其玉峯師

國朝詩林卷之十一
名臣詩一
絕句一首云十里五里出門去千峯萬峯任所之青溪無言白雲
冷落葉滿山秋不知詩境超絕

右筆記梁紹王撰

樂治賢 歐陽士元

樂治賢湖南甯遠人幼勤學淹通經史尤精於易年二十自筮得
遯卦慨然曰肥遯無不利聖人教我矣乃絕意進取隱居鷺婆井
依山爲屋朝夕誦易聲琅然出戶外中年習道引及八十餘顏色
如少壯見者疑爲神仙同邑歐陽士元增生能文工詩屢鄉試不
第遂隱居不復出所居有小園日蒔菊灌蔬以自適知縣張邦佺
廉其賢數造訪之以詩文相贈荅然士元固未始一至縣庭時里
人有以訟事屬託者士元曰吾固知世俗之難免也遂閉門自匿
邦佺復造訪則辭疾不見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書畫考卷四十四

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一目錄

方技一

劉公言

陳啟見

洪髯

王穉

高雲

湯宗舜

周父玉

黃攀龍

鄭元龍

柳敬亭

張漣

張本元

徐國麟

何萬年

柳爾煥

孫文

歐陽振

方尙節

鄭明暹

羅孫善

褚士寶

林元

林瀾

張培

甘鳳池

董道士

沈文淵 杜有功

華摘藻 張經始

許德基 子鵬

鳴 朱世揚

孫岱 華虞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方伎一

劉公言

先生諱公言字德白姓劉氏父諱瑜世襲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先生其仲子也生有異徵少爲文章空明駘蕩一洗程式熟爛之習及補諸生鍾尚書羽正方致政里居開文社以收郡中士先生稱高第弟子會日尚書必設酒相勞以文成遲速爲授爵前後先生削橐最捷故常得先酌焉益都令某公父子掄元所謂以經義擅場名家者也嘗奇其文擢諸生冠迺數躡省門不見收輒謝去舉

子業專肆力於詩古文詞卽事觸緒矢口成篇世之韃材小生含
筆腐毫研精肆思者終不逮也汲古之餘旁及方術諸家而尤遠
於星命之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直星辰推人壽夭貴賤不失毫
髮淄川韓君允嘉累困鎖院先生謂其一生科祿皆會於戌當於
是年得舉人以戌非鄉試期疑之迨順治三年山左再開省闈實
爲丙戌韓君果舉於鄉及戌戌始成進士其信而有徵皆此類也
晚年與先君論數學有合故好游安邱余八歲當就外塾先君卽
請爲童子師先生抗顏高坐頌禮詳明其立教也先揖讓後誦習
身示軌物未嘗以夏楚爲功教授之暇跋履行堂中吟諷不絕潛
聽之皆推敲未就之詩也會先君有事都門卽告歸亡何先君棄

代先生徒步來弔望門而哭不勝其慟時以爲有磨鏡之風己丑
冬余就試郡城先生已皤然篤老下簾賣卜余入其肆中雖寒窗
紙燈敗幃瓦枕錯處其閒而殘墨沾灑題詩滿牆猶然名士風流
也自推命數年七十當死但不至藥裏糾纏牀蓐淹頓差異世人
耳歲在辛卯年數適符老妻借春鄰家先生閉門獨坐及啟扉先
生死矣然則先生之術其亦神矣哉先生詩最富所著五行之書
亦數種鏤版行世者惟投老吟一卷斗數九辨一冊而已

張貞曰先生貌清古性嚴峻余聽讀時所授書必令其無少齟齬
乃已嘗記余誦魯論至足則吾能徵之句一字偶譌先生操齊音
以相訓瞪目顧視抵几疾呼迄今思之猶若自其口出也俛仰今

昔已餘四十年每過郡城徘徊其里巷不惟先生之家溘然向盡
卽宗族戚鄰亦漸就漸滅久之而知其姓字者或寡矣余於暇日
竊倣蘇東坡記張道士易簡葉石林傳樂君嘉之意摭拾其一二
軼事以識不忘因念當日者先君爲子擇師先生指授諄切胷中
皆作何想而余乃百年過半猶然昔人故論次之餘不無遺恨云

右傳張貞撰

陳啟見

陳啟見字文明祁陽人祖籍排山以醫起家順治時 王師征兩
粵貝勒某自衡陽得痢疾過祁屬縣令訪名醫令舉文明投劑立
愈文明嘗遇異人傳瘡痢三方療治如神每歲治藥盈斗隨證施
予今後嗣猶承之 治瘡方用密陀僧一塊炭火煨紅浸童便中凡
七次研末細篩壯年人入分六十以上十五以
下六七分嬰兒二三以陳倉米煮稀粥調藥於瘡將發先半時
服之立愈○治痢方用黃丹六兩飛過曬乾黃蠟六兩煮和攪取
出爲丸梧子大每服用三大丸紅痢薑湯下白痢甘草湯下紅白薑
甘草下禁口烏梅下婦女皆可服但不得自拈須男子手哺入口
其修合此藥宜於僻靜處焚香 息慮以五月五日製之更佳 此方乃方書所不載本草所未及
陳氏傳之數十年百試百效亦異傳也

右傳李元度撰

洪髯

洪髯者青田人少喜詩書愛佳山水慕天台雁蕩之勝裹糧數往遊焉遇途次有一樹一石可觀者輒圖繪不忍去於是甌括所在名勝無不歷而甌括之嗜山水詩畫者亦無不與之納交念青田陳石最宜印章每見秦漢以來古印卽購美石師其意而爲之久之愈貪其樂四十年無倦容其所鐫章不啻千百皆爲好事者所攫奪以故索圖章者不他求而洪髯之名益著今夏余自中州訪兄於永嘉署中無事每詢青田陳章而莫得其要客曰有洪髯者如是人公與之遊則難得者可立致也因謀於兄敦請之願洪髯坐此累非一日聞遠人有物色之者意猶豫不欲發其子明鉉進

曰大人以是重於海內士大夫今茲之役甯自靳耶髯感悅乃戒行李扣永嘉署門曰我洪髯自青田來者門吏不敢難延之入茶次出舊凍二枚奉令公隨贈余赤珂夔龍鎮紙光怪離奇得未曾有餘戲以四小詩酬之於時髯誦吾詩余握髯石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埽榻相畱經旬不去因問凍石之品類凡幾髯曰此山在青田城東南二十里山口地名圖書山皆林氏山也深入不十里至嶺溪坑石出處也其最美者曰官珙曰高珙曰老楓門曰新楓門皆燈光凍也其色青黃其質光潤其意溫克正如有道君子鑿前視之明亮如晶而體本凝重使人不敢狎褻遼凍有冒其色者然底裏自敗終落魚目此四者不易得品亦在晶玉之上次者硬珙

桐前玳色獨青而亮少減若握手中經品題當在狂狷之列亦罕
購之物也次挑水坑次小磨坑次大磨坑次松樹源頭次巖頭次
龍舌次蝦蟇皆凍也而色辨形辨矣挑水色近硬玳而乏其光澤
小磨色白大磨巖頭皆色綠松源多帶青黃龍舌強半皆白蝦蟇
則雜色具陳矣此其槩也然皆從深山古洞中妄臆而得無意而
有獲有心而無當比比然矣此外則豆青是已世所謂佛料杯料
罇瓶料龍章套章料海內腐儒豎子護封謹封古柬料取足於此
亦有稍佳者凡四等一楓門青二挑水坑青三小磨坑青四紫檀
楓門挑水色醇而質膩尙矣小磨色或可觀然少蘊紫檀則花色
斑駁實如其名亦有得之不忍釋手者吾不知其嗜好之何如矣

嗚呼數百年閒開此風氣窮舟車之力流傳海內能使金銅廢而不用晶玉闇而無色亦異事也嘗計斲此山者日百餘人人百餘斤未見止息則獲利者成家守業者賴此不墜皆開風氣者之所貽也嗚呼吾髯垂垂白矣四十年精神心力半竭於此果何爲者哉吾之子鑒不與此實髯意也余默而識之懷其所遺而藏之復與言曰無爲也嵇康煨支遁馬林逋梅米芾石皆性之各具者也不失其爲傳人苟不嗜此而他有所好則精神心力亦當隨之而去及其至也又與印章乎何殊相與大笑酌酒而退時庚子十二月六日

右傳韓程愈撰

王穉

王穉字東臯金陵人周侍郎亮工題其畫云古之得趣山水者多以筆墨自寄蓋幽清孤曠之蹟非世緣之所能勝故昔人作畫有登百尺樓猶輟其梯級者期於絕遠巖繁始能經營盡意而東臯精活人之術求者在門迎者在道炎蒸凍雪中濟人無甯轍而其用筆之妙有子久雲林所不能絜勝者始信胸有靜力正不以離事自全耳蓋從籃輿僕僕中無異掩關蕭寺之致此東臯所以別字輿庵者乎

賴古堂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禮儀志
六

高雲

琴山樵者姓高氏名雲逸上其字系出宋衛國武烈王瓊後先世自汴州扈蹕而南家越之山陰遂爲山陰人其父始移居錢塘山陰有琴山乃更號琴山樵者不忘舊也高君少慕篆刻搜討古文奇字頓忘飢疲嘗以意製葵花繡盒堅如石赫蹠爲質丹漆爲緣文錦爲衣方圓巧妙名聞貢使或累月不出必有新奇在懷袖閒見者謹譟驚問何師高君笑曰吾何師吾夢師曠易吾耳離婁易吾目公輸易吾手凡吾所爲了不自知自搢紳縫掖以及游冶少年爭持金錢易其玩好高君閒雅甚都悉令將去偶坐花下吹洞簫音遏雲際他客效之輒不如客乘門請益高君指簫孔言曰此

中律呂累黍易滑乃吾自爲之君等舍本齊末安得佳閒暇無事
好寫花鳥人物一夕忽棄筆研取五色綃肖貌成形名曰孛畫顧
郎君笑曰吾十指天然筆也戲作太真春睡圖膚色如桃花隱隱
胸乳籠袖李三郎屏後窺之令人魂動色飛於是高士乞東籬圖
文人乞白驪圖或美人圖尼媪乞繡佛圖少婦乞弄璋圖武夫喜
圖羽獵當得意時挽弓弦如作霹靂聲文采陸離嘆未嘗有嘗游
賁人園亭見靚妝婢低頭膝行草閒怪問故婢泣曰主婦墮金釵
覓不獲則予杖高君慰之曰卿無恐吾有釵勝若出袖中釵授婢
主人翁望見高君問姓氏則大喜是時高君善治骨釵膩如犀玉
不減孛畫名聞閣靡然從風一時貴家婦無高氏釵嗤爲不韻高

君既以多技籍甚吳越開爭願交歡高君春日吹簫大隄上同游者遙望樓上美人遠數里高君徐起呼童子持吾鏡付客客從鏡中望美人或憑欄或撚花或並肩斜倚或穉子牽衣或女奴捧茶而至相距丈餘眉目裳衣纖悉可數客猶以不聞聲爲憾高君曰且至止請歸而再試薄技可乎入門主人方奏霓裳舞高君啟海棠繡盒一鏡如錢照之則數十仙女踟躕庭際不可端倪取鏡藏之各匿其盒高君曰吾鏡易得吾盒不易得也復出一鏡與客客俯視蛛絲如斗大忽見疊雪如山峯巒矗起撒鏡視之鹽黍許也奇矣高君苦爲人所黜然又不能謝客晚年益專精篆刻鑿銅切玉深悔少年雜作戲爲耳乃日益有名自言吾可傳者惟圖章更

著印譜數卷行於世云

林瑤曰宋文帝時謂天下五絕皆士錢塘徐熙醫術杜道鞠彈棋
諸允弈棋范悅時禘欣遠模書然皆一人專一技高君藝且兼人
雖小道亦足觀矣文人才子窮年著書名或不傳高君竟以藝成
名嗚呼丈夫功業不建而欲以虛名市久遠古人木牛流馬皆藝
也又何以傳哉

右傳林瑤撰

湯宗舜 周文玉

湯宗舜字新我鄆縣人得祈雨法康熙七年邑大旱知縣李率宗舜祈禱甘霖大沛三十五年銜郡數月不雨招宗舜建壇求之大雨連日郡人懽忭咸以雨師目之邑有周文玉字子瑛幼業儒父命習醫居心仁厚每遇貧而病者診之代市藥餌索方者盈於庭無德色亦無倦容性穎悟得異人傳授祈晴雨有應與湯宗舜齊名

右傳李元度撰

按邑令李公名朝事奉天人

黃攀龍

黃攀龍桂東人精於攻木康熙初武昌黃鶴樓勢傾倚攀龍卒整
如舊省費萬計人皆神之桂陽下濠有橋地峻水急植木爲基不
旋踵毀延攀龍至橋遂就邑泉溪有田資灌上堰屢修輒壞攀龍
親鑿石架木出人意表至今永固

右傳李元度撰

醫學考原卷之六

卷之六

十

鄭元龍

鄭翁雲從以醫名於湘楚者棄杖蠱者約帶羸者控拳由是輪駝爭門禮幣接席湖以南諸達官貴人皆以翁之至否自決其吉凶居稍暇余造而問焉曰夫病固多端而翁四面以應之其有道乎翁曰何爲其無道也天地之氣常有餘而人之氣常不足夫惟不足故有餘者恆乘之而奪其舍以居於是而天地之有餘畱於人身之中縱橫馳突蠱工驚之以爲是人之有餘也有餘者不得不損遂從而損之不能損天地之餘而恆損人之不足是猶盜者酬於人之室而執撻其主人也吾惟厚恤其主人而治其客是以病四至而余應之恆一也余曰天地之有餘乘於人者其狀何若翁

曰是所謂火也天地之餘氣四曰風曰寒曰暑曰溼入於人不足之中而鬱以運動則皆化爲火火蒸而上則逆火結而下則塞唯火生人唯火殺人故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火灼之吾從而潤之火散之吾從而收之火迫之吾從而緩之夫其受灼受散受迫者皆不足也吾從而充之使不足者失其不足則火無所居於是仍歸之天地而人完其全人矣不然見其灼從而澆之見其散從而追之見其迫從而撲之不能攻天地之有餘而但攻其人使府藏而能言豈不涕泣而訴曰吾已受盜而奈何其拷掠我也此生殺之樞也余曰道止此乎翕曰應變之道不一而此其本本立而變以攻或澆或追或撲皆有時焉而不與生殺之樞相悖要

之未有失本而善其攻者也余既聞翁之言乃知翁之所以動輒效而眾歸之如母蓋有以也且因是而知有餘不足本末之說可以推之事可以推之道可以推之學豈有二哉翁名元龍雲從其字也始爲瀏陽人遷於湘有子亦世其術

右傳龍孔然撰按鄭先生湖南通志載湘鄉縣志云係國朝人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十一

柳敬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曠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矣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曰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瞽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

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畱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嗚嚙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賢豪長者

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
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荅澹辭雅對一坐
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
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
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
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
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
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懷愴傷
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
者甯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

軍弘域於生為故人甯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
 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為此
 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逸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
 次生拜訖索酒談嘲諧笑考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
 居數日左沈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
 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
 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
 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
 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馳封不能得其姓淚承睫不止生曰
 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

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大鍼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
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
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甯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
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
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
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
莫得楛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
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
嘆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
所以志也見納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

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誘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置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扉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甯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甯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子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醫也亦容於左

奏攝武昌守拜爲眞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子善

石傳吳偉業撰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其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曠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句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日子之說能使人驩怡嗔嘆矣又期

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於搢紳閒華堂旅會閒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甯南南下皖帥欲結歡甯南致敬亭於幕府甯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甯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甯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剝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甯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甯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

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甯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旣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甯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右傳黃宗義撰

張漣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入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嶽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闌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綱以鐵汁刑牲下拜剗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鉤巾棘履拾級數折僂僕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

之隄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
小坂陵阜陂陲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
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
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
錯距躍泐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
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闔雕楹改爲青
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柏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
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
玄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
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

應者用爲大恨願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媒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下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處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叢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歛

誠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擲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眾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繩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別閣老筆對峙平仄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

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右傳吳偉業撰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熟石玉輅基於椎輪卽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爲塑土範金搏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土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爲塑者則自近日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某畫師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澀向背獨不可通之爲疊石乎畫

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爲堆土乎今之爲假山者聚危石架洞
壑帶以飛梁轟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嶽瀆使入之者如鼠穴
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
正不在遠於是爲平岡小坂陵阜陂隴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
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障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
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
處大山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
岸迴沙邃闔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
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朱劬眞笨伯矣當其土
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

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
雲林之蕭疏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
其性情每拂手之日亂石如林或臥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脊
大磬小磬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
樹下某石可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
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 新朝起
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村
故斬之以扇礪几贊曰有竅閨堂一笑漣不荅及演至買臣妻認
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家漣亦以扇礪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眙
梅村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

其後東至於越北至於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

右傳黃宗羲撰

張本元

臨邛人張本元者先世務耕不聞以醫傳忽自許能醫善針人莫知所授不敢試技無所效於是時人爲之諺曰僞大夫張本元會余戚張氏婦艱於產數日舉家惶怖不知所爲本元至命取婦褻衣一履一以箕加其上口吐針鍼之囑曰產時頂上有針孔須泥以飯張佯應之俄而生子視頂上果然急如囑張驚且喜始知其能先伯父楚錫公苦瘡疾請鍼之本元曰鍼其腓先伯父戲之曰吾病在首而子鍼其腓可乎本元亦戲之針甫半忽折徐試其踵呼曰出針躍然出達於梁又爲人治癆疾針其脊終身無恙自此名漸著聞者爭造其門所試輒效與之錢不辭不與亦不責報於

是時人復爲之諺曰神鍼張本元其針長或尺或數寸約計七十餘用則取諸口中言笑飲食率如常不覺也無子一女針法傳於女女死遂不傳

彭子曰莊周云技也而進於道其本元之謂歟世所傳針法多矣亡若元之奇者或曰當明之亂元嘗避兵山中有老猿授此技其信然歟惜也其不傳已

右雜說彭端淑撰

徐國麟

徐國麟字遂生別號旭窗居士先世自奉化之白巖徙居於鄞方
頤廣額體貌豐偉年二十盡通經史百家之學身經喪亂艱苦備
嘗時避兵母繆孺人年邁不任奔走遂生步負以逃倉卒遇賊賊
義之曰孝子也不忍加害有田數十畝盡推以予兄國鳳其母甘
旨之奉獨身任之撫弟國蛟友愛備至以繆孺人多病慨然曰爲
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人生學問德業當求有益於親次卽求有濟
於人豈僅兢兢於章句之末耶因取黃帝岐伯之書朝夕習之歷
寒暑未少輟凡諸家之學皆窮源究委理其緒言而一生得力尤
在張景岳之類經趙養葵之醫貫其爲人仁心斐篤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每晨初就診者屢滿戶外公輒披衣起延之視疾曲盡其
詳雖疾風暴雨如平時家人或阻之曰醫者治病甚於拯溺救焚
彼生死在呼吸豈能少有所待乎性磊落有鯁節不喜出入公府
當是非曲直無所迴避生平活人無數大江南北翕然慕之長於
詩酒遇風日晴美佳山水在目則銜杯琢句寄興遙深其於道德
仁義粹如也尤念醫學爲人命所關專心撰述以爲古方不可治
今病做陶節庵之意取張仲景傷寒方藥以己方代之察於脈理
能決生死於三年十年之外彷彿古人以大儒而兼擅醫學之長
者如朱丹溪孝友至性與之同博綜經史又同功存利濟以刀匕
起萬人之疾更同迢迢五百年桐江甬水天寶生之以緝斯民之

命豈偶然哉公所著書有素問鈔註十二卷運氣便覽註八卷論脈指南六卷傷寒典要二十四卷虛勞金鏡錄八卷翦紅巨簡八卷重定婦人規八卷古方八陣八卷重定新方八陣八卷類方選稿十卷本草摘方六卷海外驗方四卷內科新法十卷外科別傳三卷幼科慈筏四卷治痘心傳八卷育嗣宗印六卷眼科學全書五卷內經選步八卷歷代名醫選案三十卷旭窗居士知非集十六卷凡爲書二十四種爲卷二百二十八總名曰軒岐學海千古醫學之大成萃於此矣子文駒歲貢生操今古文選政名重京師次文炳文炎俱積學有文譽長孫震昌英敏力學年七十四以疾卒學者尊謚曰元修先生議謂立義行德思能辨眾曰元也好學近

智勤其世業曰修也

論曰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記曰堯仁如
天舜德好生此聖帝之休風也不可及已慮民之昏墊也故平水
土黎民阻飢斯教稼穡民不可逸居也乃敷五教教不可無以弼
之也乃明五刑皆所以厚民生也此禹皋稷契之盛烈也若夫天
札疵厲時時而有民之不能無疾病也神農嘗百草黃帝岐伯治
經方此皆神聖之爲而補天地之有憾亦好生之心也尙書雖未
載而其道與二帝及諸臣同其用同其仁故學者能乘時奮庸則
以其道而左右天下之民儻道與時違則以其學而救濟斯民之
生總之心皆仁心也術亦仁術也徐元修醇乎儒者也學禹皋稷

契之學才禹稷契之才而心孔子欲立欲達之心擴仁者萬物一體之量有素矣元修又儒而醫者也因母病而習醫醫既良矣卽以之活人活之不已且著之書以教天下後世如是則生全者眾夫學至生人而仁行矣生全者眾則仁溥矣仁溥孰謂不與乘四載播百穀敷五教刑期無刑者同其功乎禹奠安人稷契教養人仁也皋陶刑人實生人亦仁者也元修活人皆仁也較之占畢小儒經生學究與之一邑而不能治付之連城而不能生養空言施濟而無補高談匡佐而不適於用者孰得孰失孰重孰輕也

右傳趙士麟撰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何萬年

生名萬年字永錫長洲人父願良善言命多中好酒浮滙里中自得也生讀父書尤精其學人來請者必以實告不妄譽人然喜儒常從諸生閒探取其生年月日時干支處其得第早晚以否當秋闈榜將發生竊自計平生所決之必備者日造其門參消息到而闈然則益詫曰吾言必不謬卽臥其家已而言語聞則大喜狂叫謂何生何如也余少時聽軻中年尤甚星家多謂是老於諸生者壬子春余北行生獨過余曰勉之此行必捷吾曩決子發科卯辰開今以流年參之在今歲也其他率多驗然生嘗謂余吾恨不讀書然於星家言窮日夜研尋每進一年而知曩年之誤然亦不能

乘中卻後又安知今日言之非謬也又嘗語人吾決人科名亦只說得一半若不勤讀書安有俟命之理余益佳其言此與吾儒立命之學有相合者生既游搢紳士大夫閒然負氣不肯屈不當意輒拂衣去竟歲不入其門或遺以金錢屬其造請諸公者輒棄去如涕唾每入坐酒酣以往刺刺不休皆言命無雜語與人交尤有始終不肯負余竊觀世之游貴人之門者嚙嚙趨趨作翁翁熱陰梯媒以攫利一朝亡所求即散去如田竇之客者比比也不甯唯是士大夫居官亦往往如客有市道焉何獨罪客生市人耳顧有君子風亦可以風世且其言亦足爲讀書者激勸故余樂爲之傳無使其無聞

右傳韓英撰

兩晉書卷之四

卷之四十二 方技一

三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三

柳爾煥

柳爾煥字子旦湖南長沙縣人諸生性骯髒與人寡合精太乙奇門六壬之術言事多奇中吳逆犯長沙勢頗熾爾煥曰此浮雲過太虛爾安親王招致幕中旋辭歸川滇官軍有以重幣迓者皆不赴年七十餘預書時日而卒

右傳李元度撰

聖德太子傳卷之六 名臣傳一

三

孫文

孫文石者名文號水月會稽諸生也棄家居武林之艮山門外植梅數本因名所居曰梅園好爲長短歌荅問者常媿媿不倦不則終日無一言人有所與不受年九十髮落而衣冠從古又亡其姓氏第云水月人以釋子稱之則文石笑曰我固牛馬任渠呼耳見者晒之未之奇也頃之瀋陽范中丞承謨開府浙東西其太夫人謂之曰汝祖昔遊吳越遇水月老人預言汝當撫茲土且相周旋此奇士也不可失中丞因物色知之屏驕從謁見禮甚恭文石自居前輩行不稍屈中丞爲築石徑於其門外曰百步堂刻石誌記由是人稍異之未幾西溪患虎中丞就問之文石曰山上大蟲任

人除患門內大蟲耳范問何謂不荅中丞晉闕浙督臨發言別文
石曰耳邊火發時常有主張也范亦不解訝之之閩中耿藩作逆
中丞不屈死好事者推其義謂門內虫闔也耳邊火耿也一時人
皆奇文石能前知爭求謁文石復避去不知所終自文石去後釋
氏居梅園曰水月庵肖像奉之葬其衣冠於居後

贊曰徐方虎聞見錄載文石遺事特據所撰述蓋釋子流翟灝云
非也彼據傳聞之詞耳余居去梅園近故老及見者猶能道之得
其實嗟乎當變故之際遠離家室使世不測其人異哉第沈淪其
身復詭過於制府豈彼自負其才欲有所用其未發情不自抑聊
以自見也歟

右傳章陶撰

新刊書法百卷刀局

卷一百一十一 方技

三

歐陽振

歐陽振字文奇衡山人性直樸擺脫塵俗嘗於南嶽遇一人著赤衣縛袴負巨石累嶽廟基異之與語頗洽因自號話仙善卜易占人休咎多奇中喜畫山水出入米黃之間年八十三燈下猶能作蠅頭楷巡撫范時綬見之諮以養生之訣振曰山人無他祕術但不作機械事耳時綬善之

右傳李元度撰

按范公康熙十六年任湖南巡撫

皇朝詩林卷之六

名臣詩

三

方尙節 鄭明暹

方翁尙節字石卿賦溪人長不滿五尺背偃僕多笑兩頰薰然成和常如有酒所少入家塾受經書時時睡不聽語及卜筮則意解有道士者不知其所從來一見翁卽注目久之曰是子風骨當得半仙則授以郭璞易洞林批卻導窾開示方便則喜心翻倒嗣是遂學爲卜卜亦遂時得入九游郡城依白山宋公維藩爲東道主連歲或不歸方春始和白山必令翁卦以占歲祥一日卜畢忽呼奇奇語白山曰今歲當有人自 天子所來召君者謹識之白山駭然曰所以煩君卦者姑以問安否何如耳窮閭隄巷與外閒絕孰爲我翰音登於天者而有命自天乎君無乃爲佞乎翁曰書言

之固然謂予不信則卦書不可用也是爲康熙戊午是歲也

天子開制科有刁公子者豪舉士也舊與白山爲碩交方壯游時糜白山金錢無算已乃別去闊焉不聞問者歷年會制科開公子念白山厚意久不報自從其所屬相知有氣力者以白山名上遂登辟書白山初不知也辟至乃嘆翁爲神遠近好事者爭請得客舍養之然翁非身力不以衣食自垂簾肆中約日可千錢許則下簾而當春秋校試翁決多士利鈍巧發奇中則傾城士舉趨翁翁輟洗吐哺以迎之夜或申旦不寐簾至累旬不得下嘗有徐氏子啟翁占徐氏子族甥也旣發占矣翁乃寸寸裂之期以旦日早臨得爲甥覆意之徐氏子旦日臨翁爲覆意之則以卦錢擲地曰余老

矣死期將至耶何乃得此不驗語昨占至不祥於法當考下下余
疑非心齋故筮瀆不告特戒甥以夙興而故兆復見固有善文如
吾甥而得下下考者乎其鬼不神吾將安仗余殆將死也頃之案
發徐氏子果考下下自是名益大譟於人來占者更相覆奪至無
著手處則就占他所而付翁決之翁決之多非凡所見而如影應
響時爲之語曰文石畫石卿卦千石萬石兩無價文石者汪氏名
漢以丹青馳譽公卿閒亦吾邑人因舉以偶翁稱兩石云翁不善
作家亦自卦命薄不肖治生產業歲中所得手滿錢卽緣手散去
其歿也至不能名一錢方樸山曰翁在族中於余爲曾王父行亦
頗言人祿命顧多不讐余墮地時翁謂暗合三奇當鼎貴而宿留

不偶乃若是初議昏吳氏翁以兩美必合賀而婦中道夭族子某
生翁推日辰驚與商文毅公膺合因怪且歎此積不善之家也安
得有是得母日辰舛耶先君子怒齋公笑曰此非卜筮能定也翁
卒後有鄭君明暹能以六壬占然時時失之去翁遠甚其所爲水
仙術則頗奇水仙者人來稽疑條舉件繫自書黃紙爲箋復自緘
訖明暹乃爲押緘上并書符火之潔明水一盂幕以布端坐口中
喃喃然頃之水上字隱起叩無不荅者而多作韻語明暹誦之
授其人或旁人代錄之然水上字獨明暹見餘人不省也過後多
驗者憶雍正癸卯亡弟葑房銳意試三場卜之水仙水仙書十三
字予之云兔且走龍亦飛七九之間數不違葑房得之則大喜謂

歲且卯兔也 上初改元故曰飛龍辰亦龍祥也而弟以丙辰生
脫兔不距飛龍在天千里當不畱行矣然亡何而猝病竟不起以
八月十六日奄逝有解之者曰走且飛言不久居此也介七九之
間爲入以卒之月告也盍七九而計之其數十六則并以日告也
故曰數不違其無一字虛設如此而先是康熙辛卯在會城爲包
氏徐氏決科言中失之事亦不爽豪末以水仙語未悉故不書明
遷亦邑人幼爲道士坐事成宿遷道人授以相墓田法并水仙
術授之使占墓田吉凶曰子言之無文可以筆札代唇舌也其後
以肆眚歸里遂行其術里中方問仙時觀者如堵牆皆聽而虛其
後有爲之背者則斥之

右志方梨如撰

羅孫善

羅君崧庵名孫善杭之仁和人少業儒善屬文弱冠受知於郡守
嚴公繫庵拔置冠軍當是時孟津李公庚生視學兩浙公道昭明
遂補博士弟子員無何歷境坎坷家業中落會有因緣遂專志岐
黃爲時良醫云邈厥先世代有聞人高祖伴山公世居武林之半
塘紅被服儒素曾祖野亭公贈尙書郎有孝行載湯臨川黃貞父
兩先生集祖樂臺公多隱德歷任南部迎養曾大母於暑及終扶
柩歸居宿柩旁三載乃舉殯一夕進帳房遇盜盜金者驚出託故不
究其寬厚若此父靜先公授五經儒士九齡失怙恃繼祖元父公
爲敘州太守無嗣愛而繼之靜先公爲人果敢執言明末里役難

充有賣富差貧之弊時合族產俱在繼祖戶內祖故值編審造冊
靜先公總其事同里不肖與族中人朋比爲奸富者多賄脫至填
役時缺額甚多貧者不能免富者亦不得除紛紛交訟殆無甯日
泊乎鼎革之後屆當糧務復聚訟崧庵陳於邑令張公照產定役
富者存貧者悉脫而前事冰釋矣儻所謂繼志而幹蠱者耶靜先
公以中年棄世孺人汪氏茹荼撫視以母道兼父道無如熒熒孤
弱外侮迭興或捏款陷害或駕詞攘產或偏寫契約或借命居奇
崧庵一一靜鎮而消弭之明崇禎十二三年間凶荒連歲斗米千
錢餓殍盈路處顛沛之際而復際此困阨苦可知也未幾傳王
師渡江先期奉母徙錢塘之石墩村賃屋而居屋多鬼祟闖羅子

至各散去其嚴氣正性足以懾之矣更遷沈屋值 大兵臨省親
戚投避者踵相接咸納之雖向有小嫌者弗以介意也遇死喪特
爲理殯葬焉旣而山寇四起村中男婦朝入室夕野宿公負母挈
妻得免於難仍歸故里則四壁蕭然矣村有匪類以盜線在縲絏
中作字向公稱貸事露疑爲黨惡箴罹於法賴素行潔清得以昭
雪外父劉之以債負牽累也多方措置並無怨言又生事而死殯
之十餘年間流離顛躓事非一端其詳具載先生七十自敘中公
家計漸窘澹然有安貧樂道之志有攜之遠行者則曰親在未敢
許耳於是設帳授徒菽水承歡啣晤自得金懋伯者延至家金
故世醫公母忽患病公夢醫至出迎冠九華鬢修長深衣寬袖翩

然而進用塵拂母面出藥一丸置母口異香散室語卽愈乘雲而去夢中覺其不凡勸告母母曰是夜果清爽遂霍然矣或曰此天醫也館於醫何不習其術耶於是願學焉研求探討盡得金氏之傳此公習醫之始末因緣乎其後母孺人仙逝服闋將圖北上適海昌故交徐姓者招致臨溪遂寓焉自是醫道大行兩海石門之間雲集響應戶外之屢滿矣有星士云汝五十一難星頂度命將窮矣遂力行善事每日所進除日用外散之飢者罄困糶弗計至期果得危疾已而復甦枯坐踰年萬緣俱寂而家業亦稍替因再至臨溪以此身爲餘生爲湯水以濟行人具饘粥以供夫役見飛鳥龜鱗之屬解囊以縱之周貧乏掩暴骼樂此不倦也公若曰有

子有孫鄉里稱善人足矣公今年七十有六鬢鏤哉尙善飯忽因
吾弟干門而豫請誌於余曰孫善慮一旦溘然而行誼不表見於
後也余惟公康彊壽考自利利人正未有艾而何出斯言無已則
請爲先生作傳而述其槩如此

以齋氏曰語云不爲良宰相則爲名醫豈不以其濟世同耶士苟
存心利物於物必有所濟若崧庵者可謂得之矣迹其生平所歷
迺遘患難何其悲也然夷險一致卒自振拔有足多者吾聞臨溪
之人曰誦而伸不自矜信而誦不少抑非深知崧庵何能爲此言
哉

右傳楊雍建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

褚士寶

褚復生士寶以拳勇稱褚居西郭家素封自幼負膂力好技擊既長游學四方與畢民陽武君卿爲友遂精槍法橫矛飛赴旋轉如風名曰四平槍數百人莫能近福王南渡以兵部員外郎何剛薦授伏波營游擊未之官而南都破遂終老於家其技不輕授人得其傳者惟王聖蕃池天榮二人池又傳於浙江提督喬照同時邑有獨骨張擎者虎頭版肋力舉百鈞橫行市廛恆爲商旅患眾請褚除之褚曰試觀其技於是眾商設席延張褚亦赴焉酒再行褚挑以微語張自誇其勇酒酣起舞攘臂作格拉勢褚徐徐以箸點其胸曰子盍坐而言乎張遂坐終席默然褚亦無語頃之張辭去

國朝書林典故方術

眾謂褚曰渠傲睨若此君何不交一手褚曰彼若稍遜猶可活惟以驕故今必死於途矣眾猶未信次日聞張死於亭橋徧體色青如靛乃其駭服蓋褚運神功中人要害處則於三時之頃傷卽入骨能致死耳今城西隅有褚家墳其子孫猶聚族居云

右墨餘錄毛祥麟撰

林元

林元字蓮山號阮林海甯人父世俊官永昌府葬於黃鶴峯下元以墓近杭州遷家會城詩情深有理致拔奇於羣性通倪不問人生產事素難向所熟習非甚危急之證不冒妄詣人時俗工林列元所切究者皆唐以前之書處方量藥爲羣醫所側目兼工寫山水花鳥皆入逸品

杭州府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按林先生前有全文探入文藝十四茲得畫識應作補錄以分

類歧出依次刊成移易甚費周折謹此議誤

國朝書目考卷之九十一

四

林淵

子入史館作土司傳歎西南徼外哀牢金齒諸城要荒萬里第鞭
箠之已足矣乃復版戶而長累之曩時所爲流官者今且堂堂選
人試仕其地士君子讀書護義亦安所自恃會予請假歸而故人
之子林生兆哲赴東曹選得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則正值斯地
時合餽國門徼視林生將之官了無難色獨咨嗟謂未有嚴君惟
是展昏遠隔可用爲慮而其旣之官卽以兼知新興事積逋六七
萬林生受其尊人教不忍敲扑而前任之在繫者纍頸無所愬咸
謂蠻地果難治其尊人儒者迂遠不足以利世用林生遵教且太
過忽 恩赦自天下凡全滇七年逋負銀米獨貸殆盡逋官之在

繫者皆得釋人因誦林生賢能邀 天子恩 天子神聖能使下
吏得自愛惠澤滂溥儒者雖迂闊未必不見利於世也越三年而
其尊人以疾卒於寢又一年林生歸葬涕泣請表墓嗚呼君諱灝
字觀子杭州人先世自宋末由莆田來遷其始遷祖均仕元初爲
提領官居於杭州之大井巷三傳至榮當明洪武初贈官通議大
夫長子才次子文永樂中官監察御史又次森封太常正卿森生
章景泰改元舉神童召試授中書舍人天順閒遷儀制員外郎歷
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晉太常正卿與修憲宗實錄及大明一統
志續通鑑綱目諸書晉階一品榮祿大夫詔祖父如其官森生應
禧正德中授內閣中書舍人以忤瑾歸瑾敗起大理寺副歷尙寶

遷湖廣布政使司布政使晉順天府丞應禱生奇贈刑部員外
郎奇生梓嘉靖壬戌進士由刑部員外郎改延平府知府遷雲南
按察司副使整飭金騰等處晉階贊治尹崇禎十年請祀延平名
宦梓生逢春萬麻甲寅舉明經廷試受官則君曾祖也君世居大
井巷繼遷禧堂皆歷世仕宦暨祖長蔭父宗震承曾祖遺訓遷居
倉橋閉戶爭著書各以文章氣節見於時世每稱遜抗之後繼以
機雲而君復承之值鼎革之際既以成童冠博士弟子員便棄去
編讀諸藏書日兼行下榻筆爲文章瞬息千萬言同硯者辟易不
敢前君自薄小技每脫囊不一再視第與坐客談孤虛之學駁之
不勝退而盡發諸河東郭公南陽許氏之書討論有年忽大悟遂

肆繙演禽六壬奇門太乙遁甲及圖緯占候風角以逆刺諸物通
驗若神每日數雖小道能探精研微可以補造物不全之憾發生
民未見之隱所繫豈細若夫君平布算激貪勵俗亦在人爲之耳
名士有學何者不可以自見必以入比取富貴雖吾前人嘗爲之
願吾非其人且夫人各有志也旣而曰卽仲綴襲京氏易徒善天
步袁客師播星麻之筭要皆失師傅不得所始夫始之者天也惟
齊姑臧侯爲神武所封得金鞞飛候立象渾蓋諸術吾將用之以
探其本原而知其所始於是窮古今文文七十二家之說做璣衡
舊軌按其圖目分躔而別氣其言災祥能使書墨入版而言晷漏
則左右司晨司刻可以時應每於清夜子分登臺察雲氣占星辰

順逆以之辨風雨明晦煥暘遲速之節且用之以定一歲陰陽損益之道其言多先見人或以西學難之荅曰使吾爲五官正者吾能講太乙五紀八象三統諸麻以折取於中雖然吾甘與西學較尺寸哉乃以杭俗好相地中外姻婭多藉口竹筴未定露柩室不掩連年累歲君過而咨嗟覓海角神經唐世所祕爲金匱玉柙回元天機者技討其論說登山臨水躬驗諸吉凶離合卽以五行生剋二氣王衰推諸地道周親歸葬者多得效去於是葬者日以告卽鄰人柩室皆爲之空乃復痛天札疵癘無由拯救曩者軒轅著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中知人事其閒府藏陰陽經絡生死運會升降皆可窮抽極繹發我神智漢張機云夫天有五行以運萬類

入稟五常以辟五府玄微莫微變化不可擬自非才高識廣安能
剖析幽遐盡其理致哉第洞垣湔腕世無其人鍼石熨烙其法又
不授雖諸家內經探討極備而論議浩博考索難竟卽盧國難經
與皇甫士安甲乙諸著俱未能晰其指歸而得其要領惟元人滑
壽作素問鈔一書頗稱簡切顧靈樞真經實先素問而未得並著
於世以相爲表裏非闕事乎雖明末張氏彙作類經已嘗蒐入而
義例煩曠乃仍倣滑氏分類十二約文五百汰其冗而貫其錯合
靈樞素問爲一書名靈素合鈔自攝生以至運氣定十有五卷爲
醫學宗然而黃岐不作凡伯高雷公少俞仲文及長桑扁鵲公乘
太倉諸學皆別爲一途金石也而代以湯液耳目也而代以尺寸

辨府愈而釋草木周秦以後所可考按者獨東漢張機一人夫證之難理莫如傷寒言理之可信則莫如張機之書今傷寒卒病諸論俱在人間雖前後倒置篇帙錯雜其中三陽三陰以及太陽少陽太陰少陰諸部皆有紕謬乃博按典籍自靈素而下凡元化中藏稚川肘後北齊褚氏唐人孫思邈諸所著以至中朝聖方外彝醫鑑合數千卷彼此相訂因採擇而論辨之以法次證以方次法卽以說次方割塵析眇輯爲傷寒折衷一書取二十七篇證外合二百五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共十二卷加類證八卷鏤版行世世爭購其書以爲準的一時名流如卿子張氏亮宸沈氏子由盧氏易國陳氏夔師潘氏輩皆互相發明以昌大其說而於是醫學

得大成焉先是兩書鏤版成凡數千葉爲估人所藏而不戒於火
時漏已三下家人欲往救版者君曰吾殫精力費歲月以成是書
爲利濟耳今鏤木甫竣而遽燬之是必有不足於利濟在也否則
必勿燬詰旦估人來告曰居以內無不燼者而版乃獨免坊人有
救他版者而誤出之也君爲人沈默而談理侃侃若河流之東注
然故下物動以古爲期雖博極羣籍有叩必應未嘗以此誑坐客
坐客雖不勝亦慰之去生平不二色不喜事家人產產日廢願志
意高遠襟期落落然門以外事悉屏絕不以聞與學人遊學人皆
稱之爲萊庵先生晚年耽於內典及養生家言澹泊甯謐與釋氏
相對具有見解嘗曰肢體弛則誦黃庭以振之意見起則諷楞嚴

以消之其多學而達如此君著書等身所存者於詩文有滄門集
自歎集秦川雜詠酉冬雜著壬戌新鈔於經學有學庸集說論孟
策解古今聖賢錄於史學有古今名臣經濟錄讀史寫琰錄於雜
著有武林雜志武林英賢志西湖逸志林氏家乘輿圖津要廣輿
志考其於天文地理星厯諸學則有五星辨難火坑珠寶圖說點
穴歌地理微旨天玉正傳祕旨示掌厯較正元經餘編纂未就者
不可勝紀康熙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卒距生天啟丁卯年六月
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以 覃恩敕封承德郎雲南永昌軍民府
通判娶沈 可安人孀六長卽兆哲判永昌者君之封是也次聖
則見任雲南 井鹽課司提舉以他後降服次兆異太學生次

兆杰貢監生次琪次兆德孫五啟瑚啟璉皆監生啟璿啟琛啟
璵女三女孫一妻及適所娶皆名族詳誌中乃表以辭其辭曰
古之鴻學以多藝名藝十得五而名已成至於百氏則匪所營彼
談天者下逮九瀛紛綸疇嗜有如集蠅況當療物上嗣阿衡誰爲
爲之以著準繩君之先世代爲列卿乃獨高尚同魯兩生以博墳
素不止嘖嚶果能觀察得天地并上擬天隱下達地靈中洞人則
救災掖傾造化有憾而君不撻茂先景輅先後媿稱誰謂貞白不
足與京孝子並仕能述文行墓門之碑千秋永貞

右墓表毛奇齡撰

張培

張培字抱一諸生有文譽中年無子以醫自顯善山水自號畫禪疾革前取書畫古玩分贈良友罄囊中金散諸蘭若脩然而逝平

湖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三才圖會卷之八

五

甘鳳池

江甯甘鳳池少以勇聞康熙中客某王府力士張大義者慕甘名自濟南來見王飲酒酣請與甘弁甘辭王固命之大義起甘亦起大義方欲擊甘視之如丈二神人懼而止謂甘曰始見子眇小丈夫耳繼乃大若是耶不與子弁請易以脛甘曰諾大義身長八尺餘脛力强大以鐵裹拇蠶躍蛟騰若風雨之驟至左右皆爲甘危甘卻立倚柱俟其來承以手張大呼仆地血流滿鞞解視拇盡瘀鐵中矣卽墨馬玉麟長軀大腹雖良馬騎行二十里必易及以帛約身則頓小緣牆升木捷於飛猱客揚州巨賈某家甘後至居其上馬不平與角技終日無勝負甘退曰此勁敵非張大義比旣而

思曰得閒矣然不忍眾辱之當令會意明日又角數蹈其瑕玉麟怒直前欲擒甘甘駢指以卻玉麟仆地眾大笑玉麟慚而遁甘嘗語人曰吾力不逾中人所以能勝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又曰我所能者玉麟皆能故不可驟勝然彼用功深而未熟故卒勝之又善導引之術同里譚氏家巨富少子年十九病瘵醫不效甘爲卜靜室室牖戶夜與合背而坐凡四十九日病痊譚德之以千金報甘手能破堅握鉛錫輒化爲水或立臥鼾息如雷十數人推挽莫能動性和易雖婦孺皆與狎見者不知爲賁育也年八十餘終於家

論曰甘氏世多勇士於漢則君況於吳則興伯類能乘時建功著

名史冊偉矣鳳池材力不減前人而生當太平未得一官以自效
終老鄉閭其名日就湮沒豈非命哉

右小傳王友亮撰

190-464

19

董道士

董道士不知何許人康熙閒來江甯居信府河之土地廟與人語或莊或誕羣目爲顛一日手木魚入市狂走口喃喃作誦經狀羣小兒環以譁曰道士又顛矣曰毋慮我此地將焚亟爲禳解耳居人怒曰顛漢欲放火共告縣官實諸獄不數日其地果災始得釋人以此競異之某家有狐崇招董至以紙燭照室四隅崇遂絕見人病雖甚危掇塊拾草與食皆立愈富貴貧賤爭邀致之無難色其弗往者必不起矣龍江關抽分郎中疽發於背晝夜呼號羣醫束手董往視曰易耳令袒伏索熨斗熾炭舉置創上家人駭絕而病者寂然俄熟睡董竟去郎中醒曰不知渠以何物置吾背涼爽

沁心所苦頓失視其創已結痂追謝以金帛不受漢口李道士亦
顛者忽徧告人曰江甯董道士今日死矣有賈於楚者歸問之果
以是日死始驚為仙也

右小傳王友亮撰

沈文淵 杜有功 華搗藻 許至 張經始

沈文淵字繹明無錫人少多病習醫以自治繼遂能活人邑大疫
當事徵之所投卽起性最慈祥凡鰥寡及婢僕乳媪延之立往曰
此輩求醫最難不可緩也同邑杜有功字昇侯諸生父元美善醫
有功得其傳雖奇險證應手輒愈而不責報貧人尤德之呼曰醫
仙華搗藻字麗涵諸生去爲醫得傳於雲間李中梓遂世其業許
至字芳墅工醫恆製丸劑活貧病者不責其報喜爲詩篆刻亦精
詣張經始字民沾精岐黃家言兼工文翰溫雅有士風士大夫皆
敬禮之

右傳秦瀛撰

許德基 子鵬 鵬 孫岱 柯懷祖 朱世揚 華虞薰

許德基字承垣無錫人擅嬰兒科祖重熙父世煜明天啟間官太醫德基心和厚遠近神其術二子鵬鵬繼其業時許之嬰兒尤之治喉朱之接骨皆邑中所推專家及鵬子岱名益振且以敦睦稱於士林同邑柯懷祖字德修工醫嘗入都名諫公卿聞其言不知天地人不可與言醫輯理虛元鑑等書行世稍後有朱世揚字淇瞻善岐黃術所著有誠求集其同里華虞薰學於世揚亦名於時

右傳秦瀛撰

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二目錄

方技二

吳允誠

解易

盧之頤

劉祿

吳彥國

李希喬

宋道人

鄒興鑑 黃悟真

陳典

梁九

馮行貞

劉觀宏 丁方斌

劉瑣

許昭 王鶚翔
徐涵

湯如浩 子有銘
孫朝尹

程駿

薛雪

葉桂

閔德裕

邵一庵

醫勺

范培園

范西屏 徐璣

沈永年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卷四百八十二方技二目錄

原書... 卷之二十一

吳環照

李觀正

聶繼模

易三

薛崑

劉詵迪

伍纂

王岫筠 徐道耽

吳省曾

彭逢年 劉之餘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方技二

吳允誠

吳君允誠儒而以醫名今大中丞商邱公雅重君扁其廬曰君子醫而君又欲得余一言以張之乃爲說曰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有德者通謂之君子宋儒蓋嘗云爾今夫醫之爲道其理甚深其視疾有切脈望色聽聲表形之微其治有湯液醴灑錢石橋引毒熨之方其得失係人之生死而其人君子有小技人救繩墨調陰陽守診籍之效者而變通之治其本不急其標甯

使己無旦夕功而不肯以人命試君子也小人則不然滅裂古法矜智徇臆苟一時之效貽終身之患而不恤其尤者未疾也藥之而疾焉疾未甚也藥之而甚焉而因而乘之以邀利諺云學醫人賢儻謂若輩耶余觀昔之爲國者莫急於辨君子小人君子用則寬大和平與世休養以無事其時卽有水旱兵革世未大治也而必不至於亂小人用則好事喜功用一切苛碎刻覈措克之術而任之以鷹鷂之夫施之庸有小效而及其敗也勢如潰癰決壅而喪亡隨之閱覽宋史熙甯之初天下無病也王安石新法行而病始生繼之呂惠卿章蔡之徒興利開邊黨禍大獄相尋而病乃百出雖有元祐諸君子不能救也卒釀成靖康之禍宋幾以亡顧

以謂宋之亂安石諸人釀之而亂而不遽亡猶得延南渡一百五十餘年之國脈者蓋元祐諸君子不爲無功嗚呼士大夫多君子則國治安醫多君子則疾可已人可活君子所係重矣哉吳君謹厚長者與人無貴賤必以誠試其藥皆精良多驗人翕然信之于夙有肺病氣逆上壅而爲喘遇秋輒作作則馮几危坐矐目搜屑撼膺呀吸累晝夜不能就枕少閒輒復作冬至乃已今年君治之護其元氣補以淺芎屏去疏快耗削之齋而疾漸減未涉冬而愈所爲治其本不急其標也其謂之君子醫也固宜唐時有宋清者長安藥市人也居善藥疾病疔瘍者皆樂就清雖不持錢來必與善藥人謂清類有道者語在柳子厚所爲傳夫清市人耳得子厚

傳之而名至今不朽余文雖不逮子厚願如吳君詎能已於言耶
君名某允誠其字世爲吳門人

右君子醫說邵長蘅撰

按宋公康熙三十一年任江蘇巡撫

解易

解翁者邑之馬鞍墩人工畫真好事者延致其家輒相對竟日清談亦喜飲少飲輒醉醉則蒙頭臥或繞屋行吟積數日忽大呼趣鎌素頃刻立就出縣之或掩半面其人親知相識過者卽能指其名也翁之言曰吾每見寫真者必盛冠服張拱莊坐畫者訛筆和墨傍睨而髣髴焉其索之愈工去之愈遠吾則不然接之聲欬以觀其形投之喜怒嬉戲以觀其神得之矣然不敢耗氣嘗也吾倚如槁梧植如樛株非譽巧拙不以搖其樞神凝形釋與彼爲一然後縱吾筆而從之以天合天故其神全宜畫者之莫吾若也又曰吾於此有大惑焉夫像以傳人之妍媸文章以傳人之賢不肖一

也。像失眞則妍媸溷矣。文章失眞則賢不肖易方矣。然吾見能文章家好高下馮心道諛襲譎揚之入青雲抑之沈黃壚甚者。虎冒孔躋跖冒夷惠考其爵位名號則是覈其行實則非求如吾像之不失眞者蓋什一焉。夫像而失眞於人無損也。然以示其子孫則絕然怒賢不肖易方世道方有大憂而以示其子孫則適然安且沾沾然喜舉世蹈之而不此之怪噫可感也。邵子聞之瞿然曰翁言類有激者因書之以爲傳。翁名易字仲長嘗自言解學士縉後性樸率不喜與貴顯人遊故名不出里閭聞年六十餘卒無子。

右小傳邵長蘅撰

盧之頤

盧之頤字子繇生明熹宗時號晉公又自稱蘆中人父復字不遠精醫理從遊者眾聘王紹隆於家講論內經誓願買田以膳學徒使醫道大明於世著有病種芷園臆草諸書祖惠宇心齋艱於得孫願以一周星課華嚴滿十二部鐙香前卽時見一童子相既滿子繇生焉自絕乳後不露一隙慧光羣兒戲獨不能戲羣兒誦獨不能誦口若膠生耳若纊塞形若木偶眾以爲癡九歲時依父禪坐見一身世俱空之境隨詣聞谷禪師以三語令參能舉心爲對弱冠忽處方藥有合人亦稍稍許之王紹隆召聽內經素問不得其旨聾啞如故後講張仲景傷寒忽大出辨駁以困其師明年

卽攝師講席著金匱要略摸象未成父促之成旣成火之曰十年
後方許汝著書於是奇穎之聲漸起試命參預筆削大有闡發悉
取所著畀之而於本草終不相入艱苦殊甚會父復著綱目博議
有椒菊雙美之疑不能決得之頤私評而決因令面判七藥皆有
至理病亟趨令之頤成之歷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
人字者卽博議也中分覈參衍斷四則遭亂後書籍零散參覈二
種稍補其殘缺衍斷倍多不能追憶遂名非雅半偈凡十二卷今
已行世父歿後述先人之志成摩索金匱九卷右目偏盲摩索者
言暗中得之也繼摩索而作者有傷寒金匱疏鈔醫難析疑遐引
曲譬幾三十餘萬言難扁鵲誚華陀曲王叔和駁成無己自孫思

逸以下無譏以引靈素之熱病以言卒病則謬指七情六氣房勞
刀杖爲內外三因則謬以形層皮膚肌胸腹胃限病者期日則謬
以化氣爲本以經脈爲標則謬縱橫奧衍精以理解悟以禪機旋
入閻歸理舊業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碩學如張天生名彥如陳允
倩皆從問業自言於王紹隆得金匱之心傳於陳先得薛案之私
染而李不夜嚴忍公則文章道誼之宗模也幼耽禪學於聞谷憨
山二大師得其南車於離言和尙得其點醒雲閒施笠澤古婁潘
方孺邵陽甯比玉不遠而來起予不少左右采獲卒能名家有子
曰楚餘杭嚴武順與盧氏爲至交復卒託孤一言一動必關白而
後行稍不當輒訶督譙讓改乃己人兩難之

舊史曰陳曾毅傳論之頤云歲丙戌監國者在山陰之頤杖策往
謁大爲所親信授職方郎事敗跳身歸鄉里閒與舊相識者往來
門庭雜沓蹤跡不測性又簡傲雖以醫術起家輕忽同黨好自矜
費出入乘軒車盛僚從廣座中伸眉抵掌論議無所忌識者謂必
中奇禍頃之兩目皆盲眈眈成廢人不出戶庭而曩所交遊皆斷
絕詫歎一室竟以憤懣卒此殆天之所以保全之也

右傳杭世駿撰

劉祿

吳夔倫學士言康熙中有劉孝廉名祿河南人善風角占卜

仁皇召直蒙養齋欲授以官孝廉屢辭隨上北征糧餉乏濟

上命孝廉卜之曰不出三日定至果如其言又從幸灤陽一日踰
踰至宮門請上速徙居高阜以避水厄時方晴霽夜間山水漲
發果衝沒行宮又善風鑑嘗謂張文和公史文靖公皆異日太
平宰相壬寅冬乞假歸省至冬月望日忽命家人制纓服向北哭
之竟日及哀詔到正仁皇崩之後二日後孝廉卒於家

右錄宗室昭樾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吳彥國

吳彥國字長文徽州人善畫山水尤精堪輿之學故其足蹟半天下名山勝景莫不入其阿堵中況披閱宋元墨蹟更多既豐於胸又富於目落筆靈妙布置得宜名重當時

國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李希喬

石鹿山人名希喬字遷于姓李氏世爲徽之歙人以善書客四方
從余遊十年其人貌愿樸然沈靜多藝能嘗畫石竹摹勒人物工
篆刻雙鉤法帖又斲竹爲臂闌及界尺鏤刻燦然如寫生捫之無
毫髮跡雖近世濮陽仲謙號竹工絕技不是過也

施愚山文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宋道人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出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眾議驚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於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庵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畱執樵採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

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留侍不行
僧願曰子謹愿柰鈍根何視壁上畫古丈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
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畱意宋茫然不
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
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畱宋居守則虎狼蹠跡交錯於庵
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
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
晷飢甚輒蹠蹠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
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
更無蹠徑候聞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願視日

已晦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
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畱宿啖以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
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庵中道逢婦人井汲
而絡其背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
過其家飲食之因畱卜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
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
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三矣

右傳王士禎撰

世宗憲皇帝御製
欽定四庫全書

十

鄒興鑑黃悟真

鄒興鑑少隨父客甯鄉潭灣從某習拳勇十餘人莫敢近某投之符術凡刀傷跌損筋骨斷折喫符水揉輒奇效歸里後劉某自高樹墜下氣垂絕稍扶動骨碎察察有聲興鑑如其法移時其人遽能立不數日愈張某凶悍爲怨者叢毆幾斃診之曰內血已泛逾刻死矣亟噴水施創處忽鮮血迸涌旋吐紫黑血數升睡片時呼飲曰子死復甦矣後遂改行爲善他活人無算不居功不受謝孫曾乞傳笑而不答又黃悟真趙塘里道士康熙時亢旱太守某飭令禱雨設壇校場三日遣徒白太守詣壇迎雨時天無雲守疑其妄乃伸兩拳左掣電右轟雷守驚出大雨隨降旣霑足以禮遺之

右傳李元度撰

陳典

陳君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卽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余游京師僕某邁疫君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余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家無涸區汗溼彌溝衢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憊忿蓄而爲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余嘗造君見諸勢

家敦迫之使麀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卻之退而噤曰
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慢
語相訾謗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余得交於君因大
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
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
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
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契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
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
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
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

樞果建道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某銘曰

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向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

右墓誌銘方苞撰

--	--	--	--	--	--	--	--	--	--

梁九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 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匠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獻於尚書所以寸準尺以尺準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厯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予因歎夫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矧道德文章之大者乎柳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殆類是歟乃

爲之傳

右傳王士禎撰

四

馮行貞

馮仲子服之名行貞常熟人父班兄行賢皆以詩文著名君長於
弓馬詩畫其餘事也當滇逆叛時曾佐某將軍幕府出師有功去
之又爲客報讎槍法爲海內第一後僑居雙門村落與余爲鄰比
庚辰年重遇皋橋方以經書教授年七十餘卒

李果詠歸亭感舊

詩序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劉觀宏 丁方斌

劉觀宏衡陽人懷濟人之志究心醫術康熙四十九年郡城病疫知縣張延相設局西湖寺施藥以觀宏董其事觀宏盡心診視全活萬計又丁方斌武陵人嘗從高人采藥隴蜀耿亳閒久之乃歸居神仙觀遇人危證應手而愈雖富貴家不受謝一醉徑去杖頭常挂藥囊酒瓢求醫者卽以刀圭與之

右傳李元度撰

回車月式不
名正二

二

劉瓚

劉瓚字斐章衡陽人畫法宋元凡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皆生氣盎
然嘗以西洋法爲巡撫王之樞作牙籤萬軸圖其籤隆起之樞時
以手捫之年七十居山中有塵外想一日與友人訣無疾而逝

右傳李元度撰

按王公康熙五十
七年任湖南巡撫

--	--	--	--	--	--	--	--	--	--

190-506

許昭 王鸚翔 徐涵

許昭字來茲無錫人多讀書能詩以稟弱習醫治病不責酬尤急
糞人子必與善藥性忼直不少挫一勢家輿役死先數日與富室
某角口以此牽連申報有司昭嘗與診息知以病死比對薄或餌
以利不顧直前白之獄遂解同邑王鸚翔字心一國子生少習醫
貫串於靈素難經諸書以意爲變化而不泥於古所投無不效貧
者資以藥餌而不索酬又徐涵字兆京爲瘍醫甚危險莫能治者
涵立起之

右傳秦瀛撰

湯如浩 子有銘 孫朝尹

湯如浩湖南沅州人少讀書精於岐黃縣令丁育果贈額曰蘇井
沈芳年至八十有六邑令高崧贈額曰壽己壽人子有銘習父業
學博張九鍵贈額曰杏林廣濟年至七十有四孫朝尹克承祖父
業縣令陳步蟾性慈惠知其三代良醫詳充醫學固無痼疾者

右傳龔華陸撰 按丁公宿州貢生雍正二年任麻陽知縣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十一

程駿

樵髻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髻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肖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擊蹙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曉曉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甯翁隨至建甯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

焉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
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野傳

右傳劉大樵撰

辭雪

生白學詩於葉橫山宗法特正尤精岐黃活人甚夥世稱名醫與
葉天士齊名丙辰鴻博生白曾與薦舉今鮮有知爲詩人者蓋以
醫掩耳贈汪山樵有曾共金門獻賦時而今兩鬢各成絲之句其
明證也

右江蘇詩事阮元撰

吾友辭子一瓢遊於橫山葉先生之門自少已工於詩既長託於
醫得食以養其二人後母氏年既高昕夕侍養有司欲薦之出不
應而工六法解繪事

歸愚文鈔

吳門薛徵君雪字生白詩出葉已畦書做東坡居士其寫墨蘭亦

精妙嘗見其自題絕句云不須憑客問如何穠亦無聊淡不多若
道幽芳堪鑒賞比來空谷有誰過我自濡毫寫楚辭如何人喚作
蘭枝風晴雨霽君看徧一筆何嘗似畫師逢場爭說所南翁向後
人文半已空不是故將花葉滅怕多筆墨惱春風所著有掃葉莊
詩藥 墨林韻語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葉桂

君名桂字天士號香岳先世自歙遷吳諸生隆山公曾祖也祖業帆有孝行通醫理至君考陽生而精其術范少參長倩無子晚得伏庵太史生無穀道嘯不止延醫視之皆束手陽生翁至曰是在腹裏須金刀割之割之而穀道果開太史既長爲紫帆翁作傳以報焉君少從師受經書暮歸陽生翁授以岐黃學年十四翁棄養君乃從翁門人朱君某專學爲醫朱君卽舉翁平日所教教之君聞言卽徹其蘊見出朱君上因有聞於時君察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如見五藏癥結治方不執成見嘗云劑之寒溫視疾之涼熱自劉河閒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

溫養習用參附丹溪拗陰虛火動之論又偏於寒涼嗣是宗丹溪者多寒涼宗東垣者多溫養近之醫者茫無定識假兼備以侍中借和平以蔽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劑而無有成見蓋病有見證有變證有轉證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藥實以人試藥也持論如是以是名著朝野卽下至販夫豎子遠至鄰省外服無不知有葉天士先生由其實至而名歸也居家敦倫紀內行脩備交朋忠信人以事就商爲剖析成敗利鈍如決疾然洞中窾會以患難相告者傾囊拯之無所顧藉君又不止以醫擅名者歿年八十配潘孺人子二奕章龍章奕章亦善醫以君名掩孫二人曰堂曰堅曾孫三人習儒業食君之德高

大家聲將於是在

論曰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陳承祚作華陀傳因之後戴九
靈宋景濂倣其體作名醫傳君不欲以醫自名并不欲以醫傳後
臨歿誠其子曰醫可爲而不可爲必天責敏悟又讀萬卷書而後
可借術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爲刀刃也吾死子孫
慎無輕言醫嗚呼可謂達且仁矣

右傳沈德潛撰

葉天士能醫致富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
獲謗然往輒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余幼游吳門聞人
道其軼事葉嘗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與人負以渡水葉謂曰

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尙可活與人弗信去至期瘍生於頭
昇至葉門求治予金遣之曰不能過明日酉時也已而果然木瀆
富賈兒病痘閉念非葉莫能救然去城遠度不甯來聞其好鬪蟋
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葉所厚者誘以來因出兒求治葉初不視
所厚者謂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漆大桌
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卽易如是殆徧至五鼓痘皆
怒發得不死外孫甫一齡痘不出抱歸求治葉難之女憤甚以頭
撞曰父素謂痘無死證今外孫獨不得活耶請與俱死持剪刀欲
自刺葉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置空屋中自出與博徒戲女欲
視兒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半

歸啟視兒痘出粒粒如珠蓋空屋多蚊賴其階膚以發也鄰婦難產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問葉爲加梧葉一片產立下後有效之者葉笑曰吾前用梧葉以值立秋故耳今何益其因時制宜不拘古法多此類雖老於醫者莫能測也相傳葉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弟子禮甚恭旣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眾美以成名雖其聰慧過人然學之心苦而力勤亦非人所能幾及矣

右小傳王友亮撰

二百年來名醫以葉天士爲第一臨證指南一書中有精要之語然係門人輩綴緝而成非先生手定學醫者必先明於靈素及仲

景諸書乃有定見若初學而讀臨證指南吾恐其不善讀而致誤事也同時徐靈胎亦以醫名於時著有醫學源流論蘭臺軌範傷寒類方難經釋諸書學識俱深然不及葉先生之變化他如江西喻嘉言極高明矣不及葉先生之篤實福建陳修園有卓識矣不及葉先生之小心至若張景岳於醫道未免粗浮其書功不補過而時醫多宗之無怪乎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者之多也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閔德裕

廣濟閔貞以乾隆丁酉走京師都人士嘖嘖稱其能畫余一日於
座次見之迂緩若邵瓜疇傲岸若崔道母落拓若張大風顧恤乎
若有思世乎若有求者知不徒以畫也怪而問之貞乃泫然曰諒
哉貞豈以畫遊哉貞蓋嘗營先人之兆幾十年於茲封也防也樹
也桓也貞庶盡心焉耳矣不得古之立言者之文以文之懼貽先
人之病滋小子之戚也敢以請余嘉其志爰不辭而爲之敘曰閔
氏出自宿先賢之後其從支蕃於江西居南昌青石橋之東邨號
東閔者貞家所尊祖也其可書別者曰用昇生六子長曰舜邦舜
邦生玉奎玉奎生觀德觀德生曰偉曰偉生廷柏廷柏生時應時

應生蔭會字云涯遷廣濟者自君始配王氏生貞考諱德裕字瑞
玉一字崑岡崑岡君生六閱月卽喪考妣有執友三人曰沈君意
曰周之美曰程在謀相與鞠護之崑岡君既長知讀書程君妻以
女且授之產崑岡君與程孺人居泊然視世一切無所好喜讀書
敦行以終其身旁通堪輿術嘗衣短後之衣戴茅蒲之笠躡芒織
之履徧走山川原隰相其陰陽察其泉脈而準以龍砂八六之說
其名者歸而圖其形識其區以俟求者不待指畫口授而可按籍
索也所著有堪輿一貫釋義四十卷流傳走南北宗其說者多比
之楊筠松賴太素云乾隆辛酉歲君夫婦亦相繼沒時貞年才十
有二歲君臨卒手書以囑貞曰必葬我兩人武穴東莊西北之原

及期啟窆泉溢家人難之貞奉命不敢違汲泉出周坎下而封焉
明且泉氣漸遠其兆而吉壤見眾始詫其術之神也君生於康熙
甲子二月十六日歿於乾隆辛酉四月八日年五十有八程孺人
生於康熙辛未九月十四日歿於乾隆辛酉正月二日年五十有
一貞既喪考妣瑩瑩孤露哀慕之忱無所寄託慨然思學畫畫成
肖人之形無不似者乃思圖其父母閉關覃精若將見之而下筆
輒失其狀翻然曰人之面豈無有仿佛吾父母者耶乃橐筆走市
上陰相人有顏似者肖其顏庭似者肖其庭頤似者輔似者肖其
頤且輔欣然曰道在是歸而湊成之則絕不類其父若母懊恨幾
絕投筆棄去積十餘年一旦逅老人於道周睨之神情儼如也木

立諦視神爲之傾老人怪問之不顧歸索筆札頃刻而就熟視狂
叫曰父今在矣其圖母影也有鄰家媪初不甚似會遘疾數月始
愈膚理瘦削鬢髮益蒼竟類貞母貞見而驚曰母初不似吾母也
何今之肖也憶兒時曾搏泥戲母旁泥濺起被母面母怒訶之貞
驚投母懷爲母拭面上泥母之眉目宛然在貞心也見鄰母今且
在貞目矣乃更圖母相如生圖成於乾隆乙未親故見者相謂曰
何幸復覩尊嚴慈形神色澤何肖之酷耶蒼頭僕媪望拜欲獻曰
是吾先主人頃從何處歸也且更爲小幅饋食之圖貞進食父母
旁子尚忠執尊尚志執壺妻桂妾羅侍焉若忘乎幽明生死之隔
者貞之志可謂篤矣僕嘗讀明葛旸贈孔承禮序稱承禮有神術

能召仙道模人先世亡形所早喪親承禮爲設壇發牒寫之七日而竣見者驚愕今貞以精誠專一之至躬執其業而圖之執途之人以求之遲日月以待之僕雖不識崑岡君知其必肖無疑也豈必待攝亡魂於冥漠煩孺染於仙靈哉觀於此則其盡心於墓之石也宜矣余故爲申以敘之使陳諸墓

右墓碣余集撰

自前年以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邵一庵

邵一庵毘陵人治形家言性篤實不忍以地誑人道吉凶無譎與蒼如上人善遊孟河必主之有以百金延一庵者卜穴主人曰吉一庵曰不吉或曰厚利也姑順之一庵戚然曰奈何重百金之利而輕五世之澤乎天下有三無恥世每以神明事之謀館如鼠得館如虎鄙主人而薄弟子者塾師之無恥也賣藥如仙用藥如顛賊人命而諉天數者醫師之無恥也覓地如瞽談地如舞矜異傳而謗同道者地師之無恥也其誤人也易而其自罰也速天之所弗宥也雖其誤無心然逞無本之學以恣無心之毒有心則可以悔而不爲無心則終於爲而不悔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乃小人

之尤者耳奈何重百金之利而輕五世之澤乎一庵謂蒼如曰祖塔有水盍遷之既遷一庵推以遁甲歲壬子土木大舉是年果建北樓陳星野題曰梧月明年復建祖堂廢室皆整乾隆辛酉十月之望荆振翔鼓琴梧月樓

右記史震林撰

醫句

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爲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徧訪名醫治之內府太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逡巡而退公子於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甦復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豢蛇爲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闔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速白公子李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大蛇劍負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作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爲請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財居室衣服飲食與馬之屬甚侈麗

賓客出其門下者鬪雞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騁
弋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
觀正月十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曰仙往往雜
僞人中賣藥或類乞丐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乞丐者持大蛇貌
甚偉心異之問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
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畱而子卽不治乃置大蛇於地命乞兒
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股躡地鑿袴孔以出握蛇首定視
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
百道俱臥死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
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

右筆記蔣衡撰

國朝言行錄卷之二十一 方技二

三

臣等謹將各省情形
分列各條

三

范培園

城南老友范君培園精於岐黃之學其所造益高鼓峯之流也其人之仗義好古亦高鼓峯之流也培園九歲喪父十有四歲喪母零丁孤苦家無一壠之植顧於殯葬大事能要於誠信雖成人有弗建議者以爲有道之器補國子生工於所業可以進取於功名之路而以貧故隱於醫其治病巧發奇中自當路及薦紳士大夫以至下戶無不延之終日肩輿不得少憩猶苦未徧然培園甯先下戶而謝豪門或終日無所得弗以爲恨以是雖負盛名而其家一貧如洗里中耆宿與培園同甲子者前翰林蓼厓蔣先生陳丈南皋前磁州牧萬君西郭皆與培園厚歲在己未予爲蓼厓先生

稱七十慶約同人集紫清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培園游山左南
皋在昌國蓼厓先生於席中睠懷齊年正屈指興存歿之感忽有
一舟自塘外過遙睇之則培園之歸棹也予急呼之畱與共飲培
園忘其自遠道來者畱連竟日其諸子聞之駱驛而至培園麾之
使去其雅懷若此宗人有爲兩淮運使及鄆陵令者培園貽之書
但以祖祠祭田爲言不及其私培園嘗過子歎曰以子之才蕉萃
菰蘆中惜子之力不足以振之予曰子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爲子
謀宜乎其貧不可療也培園爲之軒渠每賦詩必與子商榷頻年
神力漸衰吟詠少減去秋出其東鄰陳氏夜飲作云愛客陳郎累
投轄畏寒范叔早添裘中唐人風調也今春社後子與南皋冒雨

訪之值其郊行未還諸子治具畱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爲之狂
喜是夕止宿和予詩云龐公夫婦忘機甚有教榴生題字歸蓋實
錄也相約叢桂旣開當謀再敘而培園死矣培園病前一日猶爲
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期其所念者則予婦之病也嗚呼其亦
可感也夫培園生於康熙庚戌某月日卒於乾隆癸亥五月二十
一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八人女一葬於葉鄉之某陽其
銘曰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善人之資俠士之骨宛其死矣齋志勃菟故人有銘千秋不沒

同治三年庚子年正月

...

范西屏

徐璇

有清弈國手曰范西屏吾浙海甯人父某以好弈破其家弈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閒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勅敵角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庵一人並相亞也然施斂眉沈思或日昃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哈臺軒去嘗見其相對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於弈可謂聖矣爲人介樸弈以外雖詭以千金不發一語遇窶人子顯者面不換色有所蓄半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髹器者盧玩之精

竹器者李竹友皆醴粹如西屏然後歎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
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技以
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贅於江甯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
泉弈譜傳世銘曰

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猶以
棋鳴松風丁丁

右墓誌銘袁枚撰

徐璇

余嘗銘弈國手范西屏之墓矣今又得一人於吳江黎里曰徐君
星標名璇生有心計以羸廢書性獨好弈父培雲故國手也四方

弈者爭來相角星標衣文葆梳雙丫髻啞啞然旁立諦視竟日不去亦不言父奇之微哂而已居亡何有西江棋客來值培霏外出乃抱星標膝上戲曰若能代而翁與我弈乎應聲曰唯客憐其幼問讓子若干星標踞而請曰兒主人也客遠來願讓客先客笑而從之甫數著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裁下一子星標隨手支應卽往階下拋堦嬉戲客懼損名佯作便旋狀遁去當是時星標年裁十有一其布局審勢雖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敵人堅壁高壘萬無破法星標強投數子於閒處若惹人媢笑者俄而近聯遠映若火生積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內應伏甲四起觀者且驚且喜且叫絕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古稱人能數徧天星則盡

國朝書目卷之二 卷四十二
三
知棋勢星標其庶乎余按六朝人主好弈有圍棋大小中正之官
有以弈得太守者使星標生其間當如何榮寵而竟沒沒然抱技
以終然則天下事有遇有不遇類皆如弈耶嗚呼悽矣星標有子
達源能詩能書偏不能棋星標亦不教也銘曰

天之所相其生不偶以故馱馱生七日而超其母吁嗟徐君世罕
有能向弈秋借其手坐隱一枰消永晝天年終時六十九我爲之
銘葬高阜棋之藝一日不絕君之名一日不朽

右墓誌銘袁枚撰

沈永年

沈永年字青原號息非華亭人善山水得元人意精醫學侍
內
廷太醫院使倚重之旋歸里年六十七無疾跣坐而逝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圖書集成
卷之二十一
三

吳環照

釋永徹字環照俗姓吳幼出家於精嚴寺之清隱房參香嚴老人於普明週一異僧祕授金針能開一二十年瞽目性恬澹兼善蘭竹士大夫雅重之其徒孫聽竹亦善畫且能世其業

嘉興府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南唐書卷之八十一

三

李觀正

李觀正字端友自號雲壑山人湘潭人子幹字歸巖有詩名有半截松歌盛傳於時

著舊傳山人博雅工書嗜酒醉即作字頃刻百幅不輕予人頗好神仙鬼怪之術所言多奇中為怨家所訐羈長沙獄中久之得解其卒也或見之衡山道中以為口解云

攸志流寓傳端友敦履樸素所與游皆質直開卷必求古人心志性情下逮名物象數得確義乃已攸人爭相延款或流連朔旬主客未嘗交語汝懷按字為端友名當作正他本作景作昱字偶異耳相傳先生通術數謝觀奈濟世嘗訪之相對竟日無語嘗謂其子姓城西煙柳隄人戶若滿便當他徙道光中人已滿或述此言以為慮至咸豐四年粵賊入城傷人近千逃徙一

湖南書林異文刀兩

空矣少時曾見先生正書自作天馬賦入幅近昭潭法帖中刻有
傾草數種所傳文字如是而已至沅湘集所稱被許入獄一事向
未之聞集較其獄中口號示乞書者詩云龍蛇滿幅醉揮毫十日
長沙酒價高莫待先生歸去也先生門戶固於牢其學問胸次槩
可想
見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聶繼模

聶繼模字樂山湖南衡山人其學以讀書錄居業錄爲宗以實用爲主期於濟人利物事祖父繼祖母繼母皆極孝謹兼善醫樂爲貧人治病給以藥不取直縣獄囚病例喚醫診治諸醫多厭苦之謝弗往役喚繼模繼模往藥之囚愈時子燾已成進士令聞而謝將笞役繼模曰無庸性所樂也如是者十餘年嘗攜子燾兩入都乾隆十三年自京師同赴陝西鎮安知縣任遊覽山川採詢風俗利病悉以訓燾居月餘歸時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作誠子書一篇貽之凡三千言真切摯老於吏事者不及也燾遵其教以治績聞巡撫陳宏謀見其書爲序而梓之頒示百城爲治譜至今言吏

治者皆採錄焉又明年壽八十燾遣丁持百金歸為壽繼模以原封返之命修鎮安山路且云我健尚能復來也他若修學宮建義塾立社倉皆在鎮安時所指示者燾一一遵行之年逾九十祭祀

猶必躬親拜跪不假扶掖將近百齡卒孫曾疊躋科甲官侍從為

邑右族蓋祖澤所貽云誠子書爾在官不宜數問家事道遠鴻稀徒亂人意正以無家信為平安耳山僻知

縣事簡責輕最足鈍人志氣須時時將此心提醒激發無事尋出

有事有事終歸無事今服官年餘民情悉熟正好興利除害若因

地方褊小上司或存寬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痺無論將來不克大

有所為即何以對此山谷愚民且何以無負師門指授見荅黃孝

廉札有為報先生春睡熟語此大不可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居官者宜晚眠早起頭梳醜嗽二柳視事雖無事亦然庶幾習
慣成性後來狎任繁劇不覺其勞翻為受用長公負文章遭時不
偶憤激而談何必拾其唾餘耶山路崎嶇歷多虎患涉水尤險因
公出門須多帶壯役持鳥槍夾護不可省錢減從自輕民社之身
又不可於途中旅次過行瑣責此輩跟隨亦有可憫御之以禮撫

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則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邑中除去五
 惠人咸爲爾慶我每思及反覺慙然李忠定公譬此輩猶痰乘虛
 火而生火降水升仍化爲精痰與精豈二物而頃刻變化如此天
 下無德精而警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後須設法處置
 無使數千里外老人魂夢作惡也爾家書屢言辦過軍需並未賠
 墊此殊可疑湖南州縣無不賠墊者況爾初任幾戶窮民額糧不
 滿二萬又適逢荒歉之歲肯於此時加一分恩全活實多兼可不
 誤大件人笑爾迂我心彌喜若云全不賠墊則將取之誰耶若爾
 本曲爲此言冀寬我心猶爲有說爾視我爲何如人好消息惡消
 息以善養不以祿養彼閭閻中人能分晰言之況入旬鬢眉老翁
 哉此後凡遇上司公文關係地方興除須設法行之至萬不能爲
 而後已大抵自己節省正圖爲民間興事非以節省爲身家計同
 一節省其中殊有義利之分如此俸薪須寄回爲歲時祭祖用儻
 有參罰卽不必如數寄母致上欺祖宗且可爲辦事疏忽戒養廉
 銀兩聽爾爲地方使用通邑僅得二社目前卽須謀增建窮戚友
 亦不宜忽然京師鄉老重修會館此是義舉既有札通知須量力
 應答年誼中曾有以詩文送贈者須有以報之如一時不能不妨
 遲致空札告窮苦此最是習氣取人厭罵且非誠心待人之道也
 往省見上司有必需衣服須如式製就矯情示儉實非中道知州
 去知府尚遠然旣屬直隸州卽當以知府相待須小心敬奉又不

方技二

七

可違道干求盡所當為而已官廳聚會更屬是非之場大縣遇小
 縣未免驕氣彼自器小與我何預然切不可以小縣傲之又不可
 存鄙薄心須如弟之事兄如庶子之待嫡子如鄉裏人上街事
 請教街上人可否在我對酌誠能感人講則受益古今不易之理
 也官廳子內不可自立崖岸與人不和又不可隨人嬉笑須澄心
 靜坐思善地方事務若有要件更須記清原委以便傳呼對答山
 城不得良幕自辨未為不可但須事事留心功過有所考驗更須
 將錯誤處觸類旁通漸覺過少乃有進步偶有微功益須加勉不
 可懷歡喜心阻人志氣耳鎮安向來固圉空虛爾到任後頗多禁
 犯但須如法處治不可存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我雖非官
 醫每入禁視因病痛給以藥物十餘年來地方官因爾通籍不便
 延我入禁視病然我自樂為之爾母亦親手做丸藥近來益以此
 為事爾體此意自宜於牢獄盡心山中地廣人稀責令墾荒原屬
 要著但不時獎勵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屬己業不可強令報官有
 願領執照者即時給付不可使書吏勒索銀錢日積月累以圖功
 效生童文理晦塞耐煩開導略可取即加獎勸又當出以誠心莊
 語不可雜一毫戲嫂此二事皆難一時見功須從容為之不可始
 勤終倦我最愛雷先生與爾書云種子播地自有發生爾在鎮安
 正播種子時但須播一嘉種俟將來發生日知是親民官小邑
 知縣更好親民作得一事民間即沾一事之車尤勿感恩古有小

邑知縣實心爲民造福一兩事竟血食千百年土人或呼爲某公某者查鄉會年譜都無其人省契合且多勸勉此最難得宜相處在師友間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爾性狷介吾不慮其不親賢慮過以賢望人也州縣中聞亦有曾係中丞公加意者卒望白簡可見大人愛憎至公無私爾蒙格外勉望吾既喜復憂爾能自憂卽吾之喜也會子云位官不敬非孝也我老矣因爾作官益信此言糟穢之婦布裙荆釵安之若素不致累爾萬水千山來此窮鄉情殊可念當相以待以禮凡有不及須以情恕官場面孔毫不宜施錢安僻陋爾子不致染執袴習氣吾無他慮但暇宜課以讀書爾亦藉此得與典籍相近至於律文精奧尤須字字研究中庸所謂憲章卽此也詎得以法家者言忽過護送人等囑令到卽回家勿聽久雷署聞爾士民時時念我足見風俗淳古我身健尙能復來得觀地方起色爲樂餘言爾妻自悉不暇談

右傳李元度撰按聶翁布衣著有朱氏家訓證釋養正遺規纂要教女遺規纂要樂庵集諸書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一

四

易三

易三者沅陵人少學擊劍恣游武漢間爲巨商衛藏已而自謂弗善也改業爲資生計刺船濟行者年三十餘居常德東市賣漿宿旅久之有老人行乞市中日呼易三門求食體潰惡疽臭穢不可近易心哀之日貯盂食以給老人旋求儼居亦內焉老人朝出暮歸蹢躅怪狀室中人皆恨且詈易獨不然居且一年老人病痢糞赤白下雜疽臭益不可近易殷勤候食息無畏色老人夜分呼易曰吾有意子久矣子誠善也吾術可授子吾固不患疽亦不患痢姑試子耳易諦視老人體如常人及視所下赤白糞皆澄清可鏡易心異之老人昧爽呼易步東郭高岡授法懷中出所乞食盂取

水祝令沸以短刀置盂水不仆戒曰凡吾術可以醫百病祝水不沸刀不豎不可治卽治不可受人財又不可妄傳人易俯首謝老人忽不見遙聞吾乃張姓云易得術急欲醫人人無與醫者適其穉子患腹痛欲割治妻不肖伺妻出戶潛祝水割腹滌臟積妻突入號踊乃以手覆所割處無迹立愈由是漸醫外人手到輒痊不受酬犒如老人戒凡所治內外證必割必祝水令沸刀令豎乃治焉數十年來病者昇視就廬無虛日四方官貴延治者不遠數千里乾隆庚午五月中丞開公以監司董公言自沅延入府治病易椎魯凡見達官不爲禮又醫無方餌中丞意其野而誕也易徑歸久之府中所治病如其日月之限皆愈中丞異之屬董公再延入

府意酬之也。易入府府中人無貴賤男女皆羅拜呼神仙至。易出主董公署中丞延一飯不往。強乃赴城中官貴單馬攀迎者亦堅不往。必治病乃赴中丞酬白金二十兩。不受。九月初辭署登舟。風逆不得去。市人知者羣延治病。日閱數十人。每步履市中如飛觀者擁左右呼易。仙子嘗於友人坐見之。古心古貌不苟言笑。意所必至。徑直無周旋。問其年曰八十三矣。尙善啖肉食。其視病以己手中指診病者。額視指輒知病由。不待病者言。卽不可治不治。其可治亦不卽爲方。期以遠近。輕則摩撫立愈。甚則或取各色布歸病者。以楮書姓名及生年月日至家。祝水一盂。卷所取諸病者之布。叱符向空焚之。卽燼。揭病者年月姓名次第。以下效之。遠近

而病者異地告愈其奇驗如此以子所見亦未嘗用割治之方或老而加慎焉董公嘗以繭數束贈爲衣易不能卻又不欲妄受旋以繭爲諸病者代所用之布其所取病者神福胙瘞不食卽食犬亦斃其去來供億來則資人去則自給而已易語余云吾治病吾不能知有主之者假吾手耳求者誠則驗不則不驗吾藉受人報歲可致巨萬而貧如故吾術非不傳無可傳者吾嘗授宋生生得吾術治制府某公病受制府五十金歸詰之証應五日死凡吾術必用元神水元神水者赤子之真可以質幽明無憾者也初老人授易術時遺一孟易歸視之金質重六兩後易父母死薦佛事闕金鑠孟乃得金十兩并資冥薦老人忽一日老人至以鑠孟詰易

易駭老人乃袖出孟曰某日孟至我所仍還子子善寶之今其孟故在易比欲隨老人去老人曰未也待子年入十六再晤耳故易常自計浮生止餘三歲云其奇氣又如此易爲人敦龐堅樸雖出入官貴門不以光寵自矜歸則與子孫安耕鑿有子四人孫十餘人妻亦年入十老不著名字人呼易先生應呼易神仙應卽呼易三亦應

汾浦氏曰以余所聞秦越人滄于意華陀之屬疑好事者附會茲於易三驗之信又世無神仙而所謂老人張姓者果何物邪往讀中州侯朝宗遺文見所爲陳士慶傳事相類然士慶貪財淫色而茲獨否夫嗜欲之累人雖方技猶不得傳況有進於此者哉固宜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五

世之少傳人也

右傳陳益撰

辭崑

同里辭荆山崑善琴善醫尤善寫照秀氣鍾於五指人有醜面美
無俗筆亦寫生家逸品也然以琴與醫招者輒倒屣而行若以繪
事相索必再四催迫或經歲不能得生平抱潔癖無子嗣其壻茂
椿予族弟也頗傳其業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劉詵迪

劉詵迪武岡人少習天文於遁甲風角諸術多所宣究嘗以其學謁陳文恭宏謀宏謀深信之凡莅官處必與俱在湖北時漢上多火災詵迪教於離位別開一術制之火患遂息最後宏謀家居詵迪已老猶遣人昇至桂林爲營生壙著有地理辨疑諸書

右傳李元度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is area,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space into columns. The lines are thin and appear to be part of a table or a form. The content within these columns is mostly blank, suggesting that the information has been redacted or is otherwise obscured.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from a scanner or a stamp.

190-562

伍纂

伍纂武陵人精易理卜休咎如響提督黃士簡失金延使卜之曰
金未出署明日必見如日果得於書室東北隅士簡令並卜其人
纂不可

右傳李元度撰

按黃公乾隆二十四年任湖南提督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
祭義
八

王岫筠 徐道耽

國朝斷硯名手江南首推王岫筠蓋其雄渾精密可意會而不可
言傳也其餘楊龍士謝平邱輩雖各擅所長而瞠乎後矣數年前
友人徐道耽愛余所藏宋捐爭坐帖以岫筠松皮硯易去余愛不
釋手尋爲蔣瑩谿所賞易以南田書冊要時時往來於心目間道
耽精斲硯垂二十年然撫謙性成不欲求白於世世之購道耽研
者往往以爲出岫筠手爭致之昨歲余謂道耽曰君之硯必傳無
疑胡自晦乎道耽躍然曰予於此中三折肱今乃得其天趣間自
作小篆署款人於是知岫筠之後更有岫筠今年春予夢中吟戴
詞安得良田二頃耕之句忽聞啟門聲則道耽牽牛笑贈遂寤翌

日道耽見訪袖中出新治井田硯見示石質之純粹作手之精渾
無以復加余與道耽相視而笑未出一言道耽慨然曰是硯也余
十年精力之所蓄而成者也寶劍贈與烈士且願以若農力穡乃
亦有秋爲足下勸余揖而受之恍然於夢境之非虛而至寶之是
保旣得此乃不復思松皮

右筆記金捧闔撰

吳省曾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善貌人行篋中畫槩如梵夾皆今之士大夫也擷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上可呼爲予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愨公年九十餘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嚆咳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亡專攝魂魄蹕絕之能生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爲人樸而靜短小面多癥鄉音喃喃不伐其技人多昵之年未五十卒予哀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於其葬也哀之以銘銘曰

天畀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能老

國朝詞林典故卷之二

右墓誌銘袁枚撰

馬

彭逢年 劉之餘

彭逢年字對陽武陵人乾隆中貢生聰敏好學經史子集及百家技藝皆徹其要繕輯盈倉所臥小樓四壁皆畫天象於舊圖每有增減兼通醫術邵子皇極數沒時自焚其書又劉之餘龍山人博學工醫喜施濟有貧而病者輒往診之且資以藥餌家故素封坐此中替不憾也母沒嘗露宿墓側一夜有虎至之餘不爲驚而虎亦旋去家人勸之歸不應後以感冒致疾乃昇歸年八十餘卒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三目錄

方枝三

徐大椿 子熾

塞翁

周顥 族子笠

葛志齋 張朝魁

李裕達

方自然

濮仲謙

馬進之

徐瘋子

羅伯申

曾道魯

李家福

舒榮 郭亮生子鼇

唐雄飛

郭興時

王之政

沈衡章 陸學海

浦琳 張秉衡 陳天工

張洩 朱二

吳兆傑 子士懋 朱鶴

朱秋浦

孫時燦 楊大震

沈鶴齡

戴尙文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三目錄

李炳

陳傳焯

何世仁

伊桑阿

孫坤

劉成璣

楊鵬飛

廖奇珍

夏澤沛

周世耀子舜有田生玟

鄧鳳岐

李兆鯨

子廷揚魏開幼弟梓

丁用元

黃大猷

申之交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方技三

徐大椿子熾

君諱大業字靈胎世居吳江祖諱欽康熙朝舉博學鴻儒官翰林院檢討父諱養浩授州同知不就選老於家君性通敏知時務喜豪辨跌宕江湖閒自年少時已落落自奇異初學時文薄其道遂覃思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久之有契乃旁按天文地利音律技擊之術精意鍊習得其要領其於醫理尤邃上下數千年窮原達流參稽得失書之於辭沛如也以諸生貢太學尋棄去專以醫活人

數應人請往來吳淞震澤間因以曉知諸水源流順逆淺深通塞之故其後縣有興作君輒正論鑿鑿持是非有不能奪常委曲從之乾隆二十七年巡撫莊公欲興水利將開震澤縣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水君白言其五十餘港非太湖下流開且無益又將壞室廡墳墓不可算數唯附城十餘港爲湖下流濬之便因導有司相視卒從其言時諸大吏稔君才又見君論事剴直因民之利多所補益咸引以爲重會 天子聞其善醫 召之將授以官辭免三十六年再 召卒於京師年七十九 詔賜之金贈儒林郎君平生著書甚具多自得之言嘗勸新樂府曰洄谿道情警動剴切士林誦之妻周氏繼殷氏子三人長煥次熾次燦孫五人挺聶

祖培墳垣君出自汲水港丁氏故與子爲重表兄弟少而相習既老猶時時往還聞歌詩相贈答以予平昔戚好之間求如君之傑然自立者亦已罕矣子煥自京師以君喪歸將以卒之明年十月六日葬於吳縣石湖之濱而屬予爲之銘銘曰

君之醫世所師陰行善人不知其骨俠其心慈時屈伸道有之貽厥子昌其施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 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 天子召入都 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 上嘉其樸誠欲畱在京師效力先生乞歸田

里 上許之後二十年 上以中貴人有疾再 召入都先生已
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熾載榻以行果至都
三日而卒 天子惋惜之賜帑金 命熾扶輿以歸嗚呼先生以
吳下一諸生兩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
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
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
訪熾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
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涸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鉅康
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
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句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

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背自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
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惶心駭帖
帖轉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迨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
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
飲以湯竟躍然起暗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
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
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迨驚以
爲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
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
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裯追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

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合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葠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愨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頰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

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浙江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 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涇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閒人望之疑眞人之在大際也所著有難經釋醫學原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鈔劄利弊劄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

非久行於世子熾字榆村儻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

贊日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爲是據於德而后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挹舟直詣泖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麥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歡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九而別故人李萼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

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右傳哀枚撰

按徐先生名誌傳兩歧各從其舊未審孰爲原名爲更名謹以先生所著書刊本題名先生醫書實八種共十八卷難經經釋二卷醫學源流論二卷神農本草錄一卷傷寒類方一卷蘭臺軌範入卷醫貫

砭二卷湖溪醫案一卷懶疾芻言一卷

靈胎故與同邑沈徵士冠雲友善冠雲學優於考古而靈胎務知今兩人者交相資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國朝詩林類稿卷之三

三

塞翁

右塞翁行略一卷翁之叔子庸齋刻以見遺者也翁之生平行事亦略備於此矣然翁有陰德及於當時當時所不及知者翁亦不爲其諸子言雖其諸子亦不得知之蓋其志欲以解異流邪說之害而屈以力之所不逮姑卽其力之所可施者以稍救其萬一不得已而爲是冥冥之術也子又安肯卒祕其言而不以告其嗣子並爲當世之溺者告耶翁之言曰懷之俗於日者信之可謂至矣男女婚偶則問之嫁娶年月則問之迎送有忌而向有方壻婦兩家聽其杜撰凶吉名字至以相詬病讎害一切壺鏡鞍袖水桶醜劣之具無弗用也喪葬則必擇地擇年化命主命無不巧合不則

終身易世而不肯葬焉其一切斬桑鎮鬼紙錢花石凌雜之項無不從也其尤惡者人始死則延日者至按其生卒年月日時交錯加之依其術書曰某月某日某時魂出某方至某所名曰出殃或在遠日或在近日蓋有在小斂之內者其日則合家大小避舍拋死者不顧至有盜竊瞰其空舍裂去死者衣服莫敢諦睨嗚乎爲子者於斯不其愴與吾習其術而恫其事其他德薄不能正也獨於出殃必陰爲遷就其時日使人子不以是陷於極惡大罪庶於吾心斲少安焉耳予所聞於翁之言若此此豈非天下之陰德哉夫王政微而四禮缺四禮缺而民行衰自三季以至於今民並不知有所謂冠與祭者矣其婚葬之僅存者則又爲日者之說亂之

相習成俗而人心之惑溺不可以解苟在上者無以示之在下者無以求之則吾周公孔子程子朱子司馬氏之禮其相與講明而傳於世者將母沒沒而終至於盡與翁好家禮讀之終其身不厭既以教於其家又欲詔之人人至其譁而不行願以其術陰變化之以革其悖逆不道之尤者而俗固未嘗變人固未嘗曉也此則翁之志之苦如此而豈足以盡翁之志也哉嗚乎俗之敝也久矣翁陰行之吾爲顯言之蓋將以翁之術解時人之惑竝使翁諸子之習其術者有以知翁之志而推其事於無窮也於是乎書以示之

右書塞翁行略後夏錫疇撰

周顥 族子笠

山人姓周氏諱顥字晉瞻芷巖其自號也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儋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而於畫獨有神解倣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興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肖吾邑自朱松鄰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璠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橐本自成邱壑其皴法濃淡坳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爲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髯而善飲自號髯癡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卽得偶然欲畫畫成隨

手乞人無矜色人有延致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卽辭去嘗游齊魯間與單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兄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逮朱去任卒於蘇乃幅巾往弔而哭之其介特多此類少時膏病瘡一夜醉歸逢老窠衣冠甚異出一丸藥啖之五藏皆煖忽失窠所在經昔猶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疾年八十餘善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九族子笠字牧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游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吾鄉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二

右傳錢大昕撰

葛志齊 張朝魁

葛志齊辰谿人精醫術外科尤擅長湖廣總督開泰患足癱屢治不效志齊療之立愈乾隆三十八年緬甸夷畔領兵大臣阿桂道患背疽危甚召志齊治之問效遲速志齊以半月對至十二日愈阿謝以金不受曰但求免本籍徭役阿以其勞著軍營行縣援免勒碑縣庭同邑稍後有毛矮子本姓張名朝魁年二十餘遇遠來乞者魁待之厚乞者授以異術治癰疽瘰癧及跌打損傷危急之證能以刀割皮肉去淤血於臍府又能續筋正骨時有劉某患腹痛撲地瀕死魁往視曰病在大小腸遂剖開其腹二寸許伸指入腹理之數日愈辰郡顧太守因公乘輿越銀壺山道險忽墮巖下

國朝醫案卷之四十三

折其髑骨魁以刀刺之撥正傳以藥運動如常

右傳李元度撰

李裕達

李裕達河陽縣人武生善太素脈診病則其人之窮通壽夭邪正無不周知所用藥皆常劑或雜以食物服之立效他人襲之則不然傅忠勇公征緬回省染瘴甚劇進蘿蔔汁而愈兼習導養術竟日默坐顏如渥丹臨卒將其書盡焚之吾滇多奇人以予所見公亦其一也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

卷之三

十

方自然

方自然歛之開騷名村人少失母稍長父遣之就塾辭服賈議婚又辭問何願曰願學道也洎父死服闋徑往終南道乏乞食逾月乃至山外舊有寺寺後懸崖千仞古木盤藤陰森洞黑雖樵豎無敢過者方毅然入崎嶇澗谷再遇虎三遇蛇無退縮心久之至一洞左右列坐老黃冠五六人上置石牀如伺尊客因長跪洞外三晝夜諸叟略弗顧瞻忽有鶴筆少年自外來竟上牀坐諸叟羅拜方亦叩頭不已少年拱手還語無一字可解然數數顧方似屬意者無何起去方急從之筋力憊甚蹣跚行幸望之常在百步外如是三日又抵一洞少年徑入方在外泣拜自陳少年笑麾之曰去學

道入難無自苦汝不聞此中爲富貴捷徑乎有所求當令悉如願耳方請如初怒咄之弗動乃招入問曰得毋飢渴乎飯以胡麻飲以甘醴趣令寢詰旦徧摩其體嘆曰若無仙骨奈何雖然若心堅不可虛來意出一卷授曰熟讀之長生卽在其中也方素不知書至是啓視皆如故識拜受歸稍語人以前事旣而深諱之索其書輒荅曰藥方耳遂以醫名治療有神效今年八十餘貌侔童子步履若飛雅不入城市岳水軒夢淵在徽州徐太守幕聞其名思招致之同幕李某與方善因託爲介紹開騷距城二十里李欣然命輿往半道憩於茶亭方之徒某已先在謂李曰奉師命來阻先生耳江甯岳公若先枉駕自當報謁豈可招之使來乎李愕然返具

告岳益共神之岳素好神仙吐納之術所著金丹佩鱗三卷卽日攜往就正焉山人曰公煞有見地可惜能言不能行耳翌日入城荅拜幕中觀者如堵山人默無一言或問休咎笑曰我醫人非日者出書還岳且爲改訂數條卽辭去乾隆甲午夏水軒爲余言并出書觀之字皆作懷素體勁逸不凡

右記事王友亮撰

臣等謹將... 卷四十三

十一

濮仲謙

濮仲謙金陵人言貌樸野粥粥若無能者而技藝之巧奪天工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句勒數刀便與凡異然其所自喜者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爲奇經其手略刮摩之遂得重價居三山街里黨資其潤澤者恆數十人而仲謙貧自若也於友人坐閒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爲之意偶不屬雖勢劫之利動之終不可得故有一技之長者其人必不同於流俗也至如吳中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若錫器朱碧山之治金銀胡四之治銅鑪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絃子並以絕技擅稱而宜興供春時大彬之治瓷

禮論者謂跡之商彝周鼎間無慙色其名之不朽也宜哉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按僕仲謙即濮陽仲謙見施愚山文集

馬進之

左氏繇詞多奇中致後人疑爲附會殊不知易理精微固有非偶然者邑西南十七里有龍華寺水繞其左曰龍華港黃浦之分流也兩涯望峙跨木於上長二十四丈廣二丈有奇曰百步橋緣潮水迅擊易圯明萬厯間里人張雲程易之以石遂屹然爲邑諸橋冠及經二百餘載至我朝乾隆中葉而橋復圯斷石橫江水陸交阻里人屢欲重建皆以經費浩繁而止時涇涇有馬進之者精火珠林易理占驗每出人意料里人劉學廷以橋事往問筮得歸妹之九二其爻曰眇能視跛能履利幽人之貞馬曰眇能視跛能履不終廢也利幽人之貞夷軌易遵也卦直歸妹功其首以婦人

乎九二之爻臣道也亦妻道也而位居中正殆婦人而可專制者乎時間者以工鉅方惴惴而占若不經意遂笑置之乃未幾而邑侯范廷杰忽乘輕舸來勘形勢始知邑有周羅氏者承其亡夫國楨志出資三千金牒縣倡捐遂依吳郡萬年橋式中築石棧礮二兩岸發石大木互中鱗次鋪甃於面旁翼欄檻始乾隆四十五年春越三載乃竣於是功首婦人竟符前筮蓋亦奇矣

右墨餘錄毛祥麟撰

徐瘋子

瘋子繡林人讀書好奇不治生產業家貧落魄以星命術游鄉校
徑入坐上坐無一語問之則朗誦詩古文兒撫一世豪見齷齪自
用輒嫚罵尤不樂諸富兒諸富兒回請亦往往多拂衣去緣道歌
詠跳跟大叫人皆曰瘋子瘋子笑曰我誠瘋因自號徐瘋子瘋子
遊燕趙善一僧僧故奇士與劇切瘋子文益奇摹寫人物衝喉而
出皆肖生至嘲弄戲謔不可堪人亦笑受之且曰是瘋子耳勿深
計閒溷迹諸俠少中俠少好著紬綾袴長摩士瘋子竊翦其齊尺
餘爲襪裝曰吾截長補短耳與俠少入惡鬼廟惡鬼獮目張斧俠
少倒地掀其尻瘋子獨攫鬼筵搖之曰鬼畏我與我不我崇也嘗

薄暮自黃山來蒼黃奔趨高吟遐眺時遇里中失火者眾怒臂拳
瘋子曰若放火賴友人救得免其人復具食謝且索詩瘋子又欣
然弄筆都不記憶爲人推算多奇中得金封多散置牆孔中見乞
兒或手一塊遇其空乏時一妻一子一姪飢腸如雷鳴不顧也

逢場子曰余耳瘋子名奇之瘋子過余齋出所作示余信奇余爲
之範我馳驅瘋子復叫號更奇甚病莫狂於心若瘋子者獨貌狂
耳余聞放浪山水中多奇士徐瘋子儻其人歟

右傳潘相撰

羅伯申

羅伯申永明人精內經能知病源斷生死不爽病者圭勺露口立
愈晚年玩世自娛每乘籃輿命倒昇以行人呼爲羅瘋子

右傳李元度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本

曾道魯

曾道魯沅州人性孝友生子相妻亡不再娶好爲義舉不事家人
產知音樂彈箏入妙通易數善卜筮演策如神年至七十有五示
其子曰某月日吾卒至期沐浴更衣焚香而逝

右傳朱琬次撰

四庫全書
卷四百三十三

七

李家福

李家福字少梅湖南湘潭人乾隆壬子舉人再試春官不第遂絕
意仕進築室黃龍山下曰涵碧山莊讀書其中旁構古陰亭泊岸
舟築花亭日與諸名士觴詠通醫術家設藥肆凡貧而病者親診
而給以藥全活甚多

右傳李元度撰

舒榮 郭亮生子鼈

舒榮沅陵人有異術能治外證不方不藥取水一盂咒之指畫若符患者服之立瘳或剖腹去毒拭以水創合而人不知痛乾隆末貝子福康安宣勇伯和琳督師征苗榮游軍中士卒中銃斃飲水卽瘥全活數萬人羣稱爲神水予之官不受以布衣終又郭亮生常甯人少研岐黃得異人指授術益精著痘麻心經子鼈傳其業全活無算著濟世驗方一卷壽九十無病卒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書唐書傳不類

卷四十三

子

唐雄飛

唐雄飛字正典東安人乾隆時生員高才能文不樂求試以母疾研究方脈久之無所得出訪良師亦無遇也還遇異人言論清異謂雄飛曰脈非可學也念子篤志今授汝書遂以醫術名其用藥十二月各有主凡治疾必用之藥下不踰時疾必愈有不治者死矣雄飛死無書惟手錄脈訣其族人大悅得之以治病與雄飛同

右傳李元度撰

郭興時

風子姓郭字興時浙江人余見時年已七十餘今又三十餘年約百歲外人也以醫豪於京師自王公大夫以及庶民之家無不延請多能治奇疾不可思議亦坐是誹謗者不少風子不以爲意也其稱風子奈何風子性不羈好作詼諧語以忤世人每與搢紳先生接多傲岸不爲禮又往往肆口謾罵或使人罵以爲快主人知其性亦聽之不較也然與余數十年從不作戲語正襟危坐議論風生皆息息與古之道合且有發前人所未發者以是知風子風於口而不風於心風於可風之人而適當其可是嘻笑怒罵無非文章涇渭分而界限自明也余家有病日或兩三至從不受謝

問其故笑曰余每日一出門卽獲十數千文閒遇鹽政關部諸家
每索必數百伊等毫無功於國家而坐擁厚賞所得不過奸商惡
僕魚肉百姓之脂膏分而用之不遭造物之忌若公等清曹薄俸
竭錙銖之利以貶醫人受之亦不安也其言之闢達如此年近百
歲步履如飛聲震人耳畜雛姬數人神明不衰或疑有導引採補
之術祕不示人嗚呼其亦有道之士歟

右傳鐵保撰

王之政

聾子王姓名之政字九峯江南鎮江人幼習儒博通典籍年三十餘遭子喪耳閉不聽又爲行醫者誤投涼劑竟至不通音響遂自號聾子云聾子因耳疾不求仕進遂棄儒學醫深通岐黃之術聲名大振所至求醫者肩摩轂擊駱驛不絕多奇效尋常家居每旦病者踵門無慮百十人於中堂設師座一旁列及門四人每一病診後屬門生輩書方口講指畫應接不暇又素不計貲聽其家自給遇貧乏者多施藥以濟之以故求者益夥聾子不耐煩擾遂就揚州鹽政之聘歲千八百金磋商有請者多不就曰吾不能以低顏仰富翁面自賤吾術也性復磊落慷慨有丈夫氣與余交最密

每赴江甯相依必數月所贈多不受嗣聞余獲罪有烏壘之行一
日夜襍被至清江依依不能捨淚隨語下復親送余眷屬十餘程
過山東界始回其古道待人如此至其醫術之神決死生於數月
之前奇應如響吳崧圃河帥暑月感熱證投以清涼之劑不效淹
淹就斃聾子以附子理中湯治之一劑而愈談韜華觀察略無病
形聾子診其脈決以六月必死不爽月日其他立起沈痾隨手奏
效不能殫述子二人長官東河通判次未仕俱不能世其家學惜
哉

右傳鐵保撰

沈衡章 陸學海

自星卜相而外又有拆字之術昉於宋之謝石亦能決禍福斷榮枯我滬擅其能而有驗者乾嘉時有沈衡章問休咎者趾相接有犯越獄宵遁捕役往問拈得一鸚字沈曰鸚鵡能言之禽也舌慧而身不自藏卒爲人所繫且鳥而嬰羽毛未豐其能遠逸乎去此當近速捕可得問往何方沈瞥見雀跨後簷曰可往後面坑廁中覓之如其言果獲邑侯神其技給機測如神扁額懸廟圍清芬堂之西偏俗呼爲董事廳者蓋沈所安視處也咸豐庚申西兵駐圍其額始毀少後又有陸學海者五六歲時父抱懷中卽能握管拆字長遂以此爲業老而益精有以求財問者拈一也字陸曰無望

也地無土難栽棲鳳竹池無水難養化龍魚矢口如此而十中八九沈軀頗偉陸貌清癯皆意致閒雅無江湖習氣陸亦設硯於廟之許真君殿惟素自矜貴日不逾百字耳

右墨餘錄毛祥麟撰

浦琳 張秉衡 陳天工

浦琳字天玉揚州江都人少孤貧十餘歲無立錐地日持簞掃街市積土棄礫至河濱淘濛之得分釐以自給夜則宿街亭中爲巡邏有遺於路者琳覓其人數日還之其人欲分其半以贈琳曰吾日掃街塵足以不餒子之金有盡吾之金無窮也卒謝去之琳不讀書而好行善見人有骨肉相傷朋友相棄者必力爲勸救之一日過市肆聞坐客說評話悅之曰爲善爲惡其報彰彰如是奈何世之人如叩柴捫燭擿墮而索塗哉遂日取小說家因果之書令人誦而聽之聽一過輒不忘於是潤飾其辭摹寫其狀爲人覆說聽之者靡不動魄驚心至有欷歔泣下者揚城士女爭豔羨之琳

體肥右手短而捩人呼之曰拙子春秋佳日弦管雜遯中必招致
浦拙子說書以爲豪舉琳於是挾厚貲益利濟人嘗冬日說范叔
綈袍故事曲盡凍餒之狀於富室諸女郎前且曰我少年時亦猶
是也我將罄所蓄製棉襖施凍人種來生溫煖諸女郎感其言盡
發囊篋侍女竈妾亦有脫簪珥以助者是冬祈寒雪深三尺而城
內外乞兒無不挾纊者琳之力也揚城街道久未脩治溝渠壅塞
每霖潦則不可行琳曰吾幼以街爲食今可忘街事乎倡議捐修
數月而工畢琳終身不衣繡段食止魚肉見山海珍錯則不下箸
曰貧賤人安可折後世福耶無子有女四人以其婿李姓之子爲
孫名繼宗而傳其技於弟子張秉衡陳天工皆有聲譽年五十六

卒

金稷亭曰賢者好讀書不能讀者亦好聽書耳治與目治一也昔柳敬亭挾其技遂與名公卿游浦琳之名雖未聞於當路然席豐履厚至於沒齒且能作諸善緣鄉里稱爲長者詎不偉哉青州劉跛子見知於司馬溫公遂爲奇士松子不好名無知己耳使其俯仰隨人稍結交於當世安知不與柳麻子共千古也

右傳金兆燕撰

國朝老成類稿卷之三

三

張洩 朱二

張洩字莊吾湖南善化人個儻好施予精岐黃術日攜藥囊濟人無倦色著有醫書四十卷同郡朱二字國維攸人少習醫無所指授而精通如神有童子久病二與之飲投以雞鷓出一小赤丸俾吞之曰詰旦伺頭顛一赤髮拔之無恙矣卒如其言又證果寺有工役者二令去之曰不七日死耳僧以其噉食如虎不之信逾五日果卒於塗有鄰女病篤醫治以傷寒二過窗外遙望曰是密痘證耳投劑乃發晚嗜酒每出飲病者環立通衢二醉歸朦朧微睇信口占方授之無不神效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三原縣志卷之三

名臣

三

吳兆傑

子士懋

朱鶴

漫公者情諧而性狷者也歿之前一夕思欲一見余及余至則目
已瞑矣嗚呼漫公殆欲余一言以揚推之乎漫公少時讀書不成
然通六書之義事之所指形之所象與夫形聲會意之趣轉注假
借同異之說有號爲文人者所不能知而漫公一一知之由小篆
而上溯之至於大篆古文鐘鼎款識之別於時代者靡不徧觀而
盡識焉既知之矣又學而能書之故他人之書由眞行而通於隸
篆漫公書則濫觴於篆籀已乃順而撫之於是行楷八分皆有法
度可觀鑒賞古名人書兼及碑版眞贗十常得其八九然家貧必
自食其力乃曰雕蟲篆刻豈壯夫果不爲耶遂肆力於繆篆工摹

刻售其技而因以名於時江甯沈君凡民權徽州府同知事以篆刻知名者久有天下圖書第一之目見漫公所作歎曰藝蓋至此漫公喜將往謁之一日沈君出府漫公望見之華顛白髯面斑斑如凍梨乃蹶然而哈曰吾觀若長我且三十四年我如其年藝或當過之遂不復往見其自矜而善謔也如此人無識與不識欲求書屏障聯額及篆刻者苟見其面攀延之未嘗辭至或數日不歸思歸矣或援而止之則遂止焉雖縣聯數畱之終不拂於人雖己有作務甚急弗顧也於是巨室富家知其如此以爲易致之也冀其一來要之且至於再三往往終年不見其至其家有吉祥善事賀客滿堂坐中必無漫公人心不同也人性致不一也遇漫公雖

至於終末無或凶隙者漫公不求多於人人豈復求多於漫公耶
初漫公爲汪氏孿生子一母旣不能乳兩子而家貧又不能致乳
者會吳氏佩蘭翁亦貧家也無子遂抱歸乳之而翁旋卒母氏青
年守節拊之育之俾至於成人母卒格於旌例漫公乃請於郡守
徐公縣令張公並給扁額以褒之合於名律養子從姓之條遂成
室於吳娶王氏而先是漫公所自出之母年老矣思念之因言於
吳爲娶曹氏已而漫公所同產之兄死有一子亦相繼而亡於是
漫公寢疾自念不能起乃親書遺言付二子士懋士慎而命士懋
承汪氏祀蓋士懋曹氏所生子也此所謂亡於禮者之禮其亦禮
之善物矣夫余與漫公交垂四十年而漫公又爲吾兒子培句讀

師知漫公性情最詳故書之付其二子士懋能以篆刻繼漫公學令其自鐫諸石以藏於家漫公名兆傑字儁千號曰漫公云

右事略程瑤田撰

朱鶴

朱鶴字松齡吳縣人工行草圖繪尤深於篆學印章文刻畫精甚旁及雕鏤小玩罔不稱絕今簪有朱松齡者蓋卽以其字稱之也

右傳吳德旋撰

朱秋浦

朱秋浦徽之黥人隱者也與先君子有撫塵交精諸葛武侯之術
嘗與先君子弈言弈之道與行軍法無異四角卽四境也戰者守
者誘者伏者力完氣銳彼戰我守彼守我誘然後攻其無備使彼
易破而難守中腹最爲要害當先收之若彼先占於四達之境則
易竄而難防須堅固中腹左角爭當避其鋒以右角應之屯其要
害以爲救兵它角有警則連絡而往救捲甲而直趨俟彼凋敝不
足恃急攻之彼必有自亂之勢矣先君子聆其所論知懷才不偶
益器重之秋浦見余侍側乃請八字推排之良久謂先君子曰此
日祿歸時格也文昌貴人坐命且耳白於面其名未可量也惜磨

蝎旺於身宮惟小人不足儻能知止忍辱一生温飽可冀中壽聖人云故大德必得其名想先世必有憶德者方能使子孫享名不朽昔賢云上蒼之所最靳者名耳其所與小人不足者四柱多陽陽屬剛剛則無媚今之世有剛無媚難乎免於所嫉然人生甯剛無媚剛乃陽質嘗聞貴陽而賤陰信剛而絀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爲德者也聖人曰吾未見剛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聖賢論人重剛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順且匹夫能盡忠於君者剛也匹婦能全身於翁姑父母夫聲者剛也取道之源六經其至極也而論其從入之塗則公羊國策賈誼太史公皆深得乎陽剛之熾者僕因觀其四柱是知名之不朽夫名之

不朽必借於文文之不朽必在於至大至剛之槩可以塞乎天地之間也哉言畢復奔先君子曰斯言近道小子當拜受其賜

右記謝堃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孫時燦 楊大霽

孫時燦嗜讀不治生產家中落遂改業醫性謹慎未嘗輕用剋伐劑嘗言病遲愈無害不可傷人元氣也著有醫方集解補注年八十餘嘉慶元年給冠帶又楊大霽幼失怙事母以孝間業醫李某妻病水飲隨下羣醫不治大霽以絹數尺同地黃數兩熬膏攪極細用小苧煎水衝服遂愈或問之曰此膀胱破也絲性纏縛地黃助其元氣小苧引入少腹蓋以意爲之治他證亦時出新意

右傳李元度撰

按孫楊兩先生俱湖南人原傳未載邑里俟考

沈鶴齡

銀查子姓沈氏諱鶴齡字海籌德清縣之新市鎮人予其五世祖
兄也嘗慕張騫乘查入斗牛事故又號銀查子幼不慧日讀書三
四行引喉啣唔頭面盡赤及掩卷卒不能誦一字好以片紙置書
下作繪事貽同塾兒畫人人肖畫蟲鳥蟲鳥肖師見之威以夏楚
弗止也後移家杭州悅寫貌者陳蒼霖遂往受業陳故擅名久初
以爲庸弟子耳已而漸奇之期年後遂不勝衛夫人之泣旣卒業
不敢自炫鬻日奈何奪吾師衣食耶間爲戚友所矚始一展技尤
善臨摹古人仙佛神鬼士女及龍虎鸞鶴之屬氣韻骨法落筆成
真或自出機軸亦深得古人妙意以是出藍之譽日起益愀然不

自安去游嘉禾姑蘇兩郡閒所至輒爭致然不受迫促一圖或數年不成有欲速就者給之去閉深齋中而扃其外戶焚香瀹茗飲饌惟所欲多陳列名畫佳硯其摩挲贊歎者卽奉爲潤筆資然後伺閒語之初甚絕然旣知不可出遂畱二三日爲成之而去惟好游稅駕地必窮極佳勝衣履喜奇古不久卽棄去更爲之故所得緣手盡至老不解治生產有金陵富人某挾萬金來新市貿絲耳銀查子名因所主者延之往儀節頗闊略中作設飯又不具實主禮銀查子怒推案而起曰來來爾貌不敵一駿驢願欲畫工我耶又讓所主者曰君設我令筆墨數十日臭遂袖所畫紙趨出明日富人款門謝禮益恭銀查子卒不願居閒者請以多金畢繪事笑

曰吾安用此儻來物雖然畱之祇穢吾屋姑取而頭往身不可得也富人雖媿怒卒陰喝不敢出一語逡巡持所畫紙去銀查子以是益厭爲人畫乾隆甲辰子令直隸之南宮縣銀查子欣然攜琴視而北是時別六七年矣洗塵掃榻相對極歡每飯罷出囊中硯材磨琢之或鼓琴一曲脩然自遠間爲余佐理碎事事亦竟辦會有以銀查子名聞上游及鄰郡縣咸致書子俾勸駕銀查子曰一富兒尙辱我况青油幕下面孔耶竟不往尋子改豐潤令豐潤饒山水銀查子時跨款段出游遇幽奧險峻處輒攀捫而登東望遼海西顧田盤諸山竟日忘返又數往京師詣小市覓古畫硯亦時有所得庚戌子自大城引疾還買屋新市兩家相距數十武朝夕

過從不異疇曩語及北游尙悠然神往有勸其重理舊業者曰少壯尙不堪况視已茫茫乎或有如前所云紿之亦一笑而已丙辰秋右體忽不仁臥牀第久性益卞急時欲引刀自刺曰方恨不能乘查泛天河乃使我至此極耶竟鬱鬱死時丁巳六月八日也銀查子天性放曠凡人世境過之豐嗇子孫之賢不肖舉不復在念口訥訥如不能語又善忘有詢其年者輒瞪目不能奮相狎者以是爲戲笑及其含毫舐墨心靈手敏古畫過目終身不忘與其人殊不類異矣昆弟間最稱雍睦家事皆兄鳳翔肩之故雖生產不治卒以成其放曠云年五十有六娶丁氏子四人孫二人

論曰業於畫而去富貴也若燕母乃欲贏而惡慕乎然不如是銀

查子亦一凡畫工已耳惜其生平所作不自收拾又往往不署款
數十年後甯尙有知之者耶悲夫

右傳沈亦然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戴尙文

戴尙文潯浦人幼穎異十五補弟子員從鴻臚卿羅典游嶽麓稱高才生不爲無用之學經史外凡天官星卜諸書無不究覽嘗曰吾經師羅先生未知誰可當吾術數師者旣聞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門往師焉僧盡以所習祕訣授之半載得其傳歸應鄉試長沙同舍生金爲人竊索償居停主人搶攘間尙文爲占之曰君金若干盜者青衣手魚肉前行後一白衣隨之肩荷重物君以某時候驛步門外可獲也如其言往果驗又嘗侍母夜坐心動知偷兒入宅取井底泥塗竈門書符封之偷不得出嘉慶初三廳苗變福康安公督師勦辦招致奇才異能之士羅典薦潯浦兩生一嚴如煜

一卽尙文瀕行謂尙文曰嚴生負經濟才固應祿仕汝疏散爲幕客則進退自如慎勿官職自羈也戴唯唯往見福長揖不拜福欲試其術握帶絲手中問曰聞先生神算久矣知吾握中何物卽請示一字析其數以五行推之曰絲縷耳福大驚異待以軍師之禮凡事必咨是時苗甚猖獗恆夜撲營尙文輒預知有備無患嘗五月進攻旗鼓寨占有大冰雹賊伏林莽甚夥師出不利福公偶惑人言弗聽及日午師將抵寨忽陰雲四合大風雷雨冰雹交下如拳如卵如輒擊傷士卒伏苗乘之四起兵力莫支方悔不從尙文言而尙文戴神仙之名所至大譟矣又大軍在乾州偶營龍頭爲兵家所忌苗圍之斷水軍不得食危甚尙文請設壇鑿池已被髮

仗劍作法以劍劖地清泉滄出軍心遂安嘉慶四年駐師天心寨
尚文夜觀天象知將星有咎乃作書暗置幕府辭歸不數日福公
方坐帳中□□□□□□□□□□薨眾乃悟其歸意預知有此也尚
文歸未幾亦病自知某日當死沒後其母傷之陳僧所傳書於庭
曰子一生精血盡耗於此不可畱以累後人也焚之絕其傳

右傳李元度撰

同治元年庚子三月

三

李炳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子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
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子子女及子婦病瀕於
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
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
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爲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
消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亨也利者義之
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輔陽
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予有說易之書謂
易之當位卽岐伯所云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

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爲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寇讎務制而勝之生氣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者曰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歎人汪彥超爲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羸其一斯爲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爲乙木乙爲庚妻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氣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君以甘緩之和以芍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乃知君以積驗得之眞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爲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

注二十二卷能抉其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
溫疫論之惑人也作辨疫璣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
材又可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源飲用草果黃芩以剝人生氣
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有瀆法
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乎習醫
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爲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
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
惟君乎君卒年七十七遭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
君爲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召卽行而短於伺
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曾有定見不善隨眾浮沈病已則戒

四庫全書卷四百二十三
三六
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令服百劑數十劑不
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
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塞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言
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驗不效不巳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
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荆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譚論風采聞
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閒爲詩歌不甚溺也予旣錄其診籍
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槩及學之所得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眞財利所在讓之他
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贈以陽和不殺而仁
每乘舴艋泛我湖濶囊中有帙指奧以醇人驚論勗實中於倫爲

語學者維茲有津問而師之以保庶民

右墓誌銘焦循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三

三

陳傳焯 何世仁

元和陳見三名傳焯生而穎異善讀書父因事爲富人所訟破其家產時見三才十五益發憤讀書而以謀食故兼習醫弱冠卽能神明其術甚有聲游於揚州揚之人就求治疾者往往獲奇效業遂饒後竟移家於揚嘗謂古人治疾皆入山採藥今人取藥於塵肆間故醫者依方治疾或不效非盡醫不良藥亦有誤焉於是卽所居之旁列肆市藥親督子弟經理誠信不欺凡求治疾者兼求藥治益神遇貧者與藥不取直揚之人益重之年過八十始謝病者不復診揚鄭氏有廢園園中大樹三株皆合抱主人將鬻以爲薪樹神先夢於見三見三遂蠲金市樹并市其園疏泉疊石種花

竹時時嘯詠其間一時賢士大夫多樂從之游見三生四子而其兄弟之子亦四人見三析其產爲八子與兄弟之子均焉論者益以是多之時青浦何元長亦以善醫名尤擅望聞之術有金山人某來求診元長曰爾曾溺於水乎其人曰然與之藥卽愈人問何以知其溺曰望其色黑而滯切其脈沈而牢此陰寒內襲是以知其溺也嘉興沈某攜婦求診先醫者皆以爲瘵也元長視之曰娠也勿藥而謂其夫曰爾將大疾不可治其人靦然去歸十日竟死其婦則產子無恙也崇明何氏子病瘵甚來就脈焉脈之曰脈雖危神色未衰尙可治與一方平平無奇也其人疑之更數醫罔效他日又來仍與前方服之則痊矣凡元長所治病應手輒效類如

此元長爲人狀貌修偉赤髭鬢兩目閃閃如電而性和易近人病者自遠方來診其脈卽危不治必婉言以慰之俟其出則私告其從者而反其幣曰彼自遠來生死視我一言質言之是趣之死也囊人來診輒施藥以助之恐其貧不能自給也元長幼時嘗溺於水若有人援之出者既躍而起其人遂忽不見云王述庵侍郎與里人同志者輯明陳忠裕公詩文集既成無資授梓元長曰此宇宙閒至寶詎忍聽其湮沒耶卽出資庀工刊訂之客有法書名畫古器求售者苟心賞雖過直弗靳嘗於福泉山側構屋一區顏其堂曰愛日奉母居之而自號爲福泉山人嘉慶十一年八月某日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有箝山草堂集十六卷福泉山房醫案十卷

治病要言四卷藏於家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何世仁

何元長名世仁江蘇青浦縣人其先自宋洎安主簿侃始以醫著
入明有天祥者楊維禎爲之作壺春丹房記何氏在宋元明往往
相仍爲太醫及我朝不復爲官獨名其業以自食蓋自侃以逮
元長凡十九世矣元長幼嬉戲墮水有接之起者視其人忽不見
比長貌修偉盎育赤髭目閃閃有光爲人多嗜好初喜書畫篆刻
不肖爲醫然少孤大父王樸方以醫致盛名卒以其術授元長元
長卒繼之爲醫逾三十年自節鉞大府衣冠勝流下至阜隸牧圉

日夜爭轆其門所得四方酬幣累鉅萬而歿無餘財其意氣恢如也元長爲醫尤善望聞之法決生死無不中有金山人就診元長驟曰爾溺於水乎與方去已而其鄉人來問之則已霍然矣因曰某疾先生何自知之元長曰望其色黑切其脈湛非溺水而何嘉興沈某求視妻疾以爲癥元長曰非癥也是妊也可勿藥其時沈固無恙元長按其脈曰爾胃氣絕不久且死吾無爲更與爾方沈大怒去去而暴亡其妻果產子崇明何氏子患瘵元長旣與方翌日何氏子易衣雜稠人中復來元長忘之矣及出方與前無少異其處方好參錯今古不專一家一日門人疑某方非古元長曰見某書某卷覆之果然其疆記又若此生平視金錢如泥沙遇糞者

施錢市藥宗黨勾貸罔弗應成就其從子光凍補諸生而光凍天
又爲經紀其喪獨力刊行其鄉先生陳忠裕公遺集所居北簞山
在松江九峯之外荒僻世莫聞自元長祖孫再世家之遂著遠邇
晚又奉母築室其北十里之福泉山自號福泉山人俄疽發其左
耳以卒年五十五時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也所著有治病
要言四卷醫案二十四卷藏於家

外史氏曰元長子其偉游余門余故得以南雷黃氏傳張景岳例
具書其事與元長同時以醫著蘇州者有王繩孫丙繩孫之卒也
屬余序其著書余以書不待序俾其子應辰爲述略以來將與詮
次其生平久之勿得而應辰亦歿今乃獨傳元長烏虜若元長可

謂有子也哉

右傳王芑孫撰

國朝詩林卷之三

三

伊桑阿

定制選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隸上駟院名蒙古醫士凡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命其醫治限以日期報愈逾期則懲治焉齊息園侍郎墜馬傷首腦涔涔然蒙古醫士以牛膠蒙其首以治之其創立愈故時有祕方能立奏效非岐黃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覺羅伊桑阿者以正骨起家至於鉅富其投徒法先將筆管戕削數段令徒包紙摩挲皆使其節合接如未破者然後如法接骨皆奏效焉

右錄宗室昭棟撰

孫坤

孫坤字慎夫號漱生崑山之安亭江人年九歲攝梯畫呂祖師像於壁長七尺彊觀者驚異長工山水花鳥嘗爲姚江張羅山作花塢圖兩浙名流題詠殆徧並工鐵筆善製硯士林爭購之先是坤之世父光祿精篆刻書畫爲時推重坤益孺染家學以成其藝云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劉成璣

嘉慶四年冬余承乏西安府丞卽知會城有醫師之良者曰啟復
劉君嗣寅友及余患疽毒延治之無不立效又丞署密邇君宅衡
宇相望知君好行其德更有大過人者余益敬之辛未正月君卒
其子善生以余交最契以狀來乞爲誌銘納於其墓嗚呼余忍以
不文辭耶按狀君姓劉諱成璣字啟復先是占旗籍會裁汰民人
入旗者改咸甯籍父英堂公嘗習醫雖貧賤必盡其心力娶林氏
生四子君其季也幼習父業盡得其術旣長得肘後方動中賸理
尤精於刀鍼凡藥餌不及治者往往病垂死應手而愈以是名動
公卿四川文制軍延之蜀阿文成公延之京師湖北畢制軍延之

楚陝甘勒制軍延之蘭州王提軍延之固原關中自將軍撫司以下爭相羅致更不暇給迄今聯額贈言金碧琳瑯幾滿楹楣非虛諛也然君性淡泊出入乘敝車積有餘貲則以周三黨之親又以其餘周桑梓冬無衣死無棺者余嘗於西安會寅友勸設畱養局於西關外凡會城男婦貧困者冬春悉收之日給薪米事頗繁瑣以屬君君則移宿局中昕夕區畫更捐金助其不足鄉人德之晚年尤好道終南有南五臺東門有八仙庵皆年久傾圮君爲鳩工修葺幾歷寒暑始葺工暇則與方外焚香趺坐悟清淨妙明之旨初援例捐從九品官一時名公咸勸出仕君自以性慧直仕非所宜謝之年八十神明不衰療病猶終日無倦容其不能生者必歎

歎歎息嗚呼可謂長者矣君生於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酉時卒於嘉慶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戌時年八十有一娶林氏卽英堂公之妻姪女相夫子以淑慎聞生於雍正十年六月十八日子時卒於嘉慶十五年十月三十日巳時年亦八十有一側室張氏李氏生子三長文魁次文銓次善生今惟李氏所生善生逾弱冠獨克成立生女三長適長安縣舉人高漢奎次適徐毓靈三適郭樾孫一女孫二嘉慶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將以君與林氏合葬於南鄉曲江池里新塋銘曰

善哉劉君志在活人丹甕青囊和緩同神不論富貧好行其德惠彼桑梓爰及佛國夫妻偕老八十有一窀穸同歸佳城鬱鬱

國朝詞林典故卷四十三

右墓誌銘葉世倬撰

三

楊鵬飛

楊君鵬飛雲濤其字浙之慈谿人精於醫未冠游京師中閒嘗一歸葬其伯父某尋復出先後居京師三十年所館爲一時要人而君潔身特立爲治疾而已他一無所與有貧友之母病治稍差而魯庵馮公撫晉夙善君招之去日屈指以計曰某母當易某方亟告歸馮公驚曰能留者酬千金君笑勿顧也凡所藥無不瘳或小疾以爲不得活他人雜治之輒勿效歲癸酉暫歸過吳門中疫不能言遂殂君嘗與余論虛損之疾曰陽猶君也陰猶民也陽亢債興陰不能赴是猶政急而民敝其卒也陰盡而陽亦無所附則曷可爲矣又曰夫知其未病而後病可已也故黃帝岐伯言未病其

遠識多類此要人者富甲於公侯所斬成無不遂一日以某屋門
不正嚮將改營君止之曰天道惡盈君可謂得志矣一門之過何
足爲乎弗聽門成而要人者死君亦習形家言暑衍聖公府齋奏
官嘗有事之曲阜謁孔林圖其形勢將以寄余而君卒矣其治疾
類宗東垣丹溪而戒習景岳全書者曰此眉山議論文字耳不可
施於用顧其辨可畏火可寒冰可熱宜乎人之易惑之也論傷寒
則宗其鄉先生柯韻伯每勸人讀其書余愚不知醫數見君救人
危疾立起而不備其法不得如太史公之記倉公扁鵲者稍著其
略以備他日郡縣志之采擇

右傳錢儀吉撰

廖奇珍

郴州含虛先生之歿也弟子在武昌者喪服走二千里踵門而哭之郴之小巷不歌舂不相者逾月或曰先生力學篤行於孤貧之中爲國人矜式故能然蓋隱君子也或曰不然先生不由師傳自靈樞遁甲形家言放而至於丹青琴弈詩古文詞靡不通課子若孫以忠孝奚其隱或曰先生往而逃禪兼習導引其生死皆有異其遊方之外者歟或曰詩人歟邵陽魏源獲交於先生之孫宗湘湘爲言先生行事至章以備卒亦莫能專名也嗚乎古則有士不耀其光世而我遺放彼窮鄉行無轍迹學無故常未嘗自資於萬物物亦莫之能傷無他其天全也源何足以知之無已請志之曰

先生廖其姓奇珍其名庸之其字含虛晚自號也郴州人卒嘉慶二十有五年九月某日年七十有五葬州之西鳳鄉尋母巖下配曹子二紹衡紹蓮孫五宗湘宗南宗玟宗海宗岱所著書若干卷藏於家又曩其行繫諸銘銘曰

有古君子頎而閭少賤多藝驚其羣負薪挂書汲養親剪髮營斂負土墳國人皆曰孝子珍不夷不惠行中倫神完氣夷無色聲聞其聲歎皆逡巡五鑿六欲勞喪眞獨樵其戶埋其原赤光出戶夜驚鄰嗒然坐逝遺吾身羌孰測兮天那人素車束芻來踵門弟子千里走以跋曷以瘞幽慎怪殮有孫有孫能斯文

右墓誌銘魏源撰

夏澤沛 周世耀子舜有 鄧鳳岐 田生玟

夏澤沛字臥侯益陽諸生喜讀方書尤精診切嘗診一婦曰孕三日矣婦且信且疑已而果然又診一婦曰脈極異必孿生然生而不成後產三男隨斃及再孕復診之曰是亦孿生可成也果生兩男年三十九語其友辭繩祖曰吾當死於今夏心脈散矣至五月果卒同邑周世耀字彝輝醫精幼科能一見知人生死窮通及心術之邪正子舜有能世其業嘗有童子死三日舜有一灸而甦又鄧鳳岐常甯諸生精診切決人生死無不奇中同里唐標患疾鳳岐視之曰此小恙也但心脈每三十至輒止三年心疾作弗可瘳後如其言田生玟武岡諸生幼善病稍涉內經素問能通其意既

而棄舉子業肆力仲景河間東垣諸家遂精其術其立方不主故
常每以意爲之輒有神效嘗構亭大道旁日坐其中煮茗以施行
人有病者飲之輒愈人謂生玟陰以藥濟人惜其方不傳

右傳李元度撰

李兆鯨 子廷揚 丁用元 魏開幼弟梓

李兆鯨武陵人工醫有馬某病憊甚將延兆鯨治馬忽見二童子泣於側曰明日李醫至吾輩無藏身處矣兆鯨至二劑果瘳又聞客某鼻孔中各藏赤蟲一長四五寸聞香輒出觸之卽入滑黠不可治兆鯨視之曰此水蟒也戲於澗中其細如髮以飲水誤掬入鼻孔飽洩而肥得血而赤今幸早遲則不可爲矣令吸小溪煙日盡二二三兩蟲遂除武陵獄囚多以瘵死自兆鯨任醫閱三十年鮮服藥者邑令某問其故兆鯨曰此非醫者之術治獄者之術也凡囚情眞罪當安於囹圄寒暑亦知自衛疾旣不由中出吏卒勤於糞除蔽其風雨無蟲蚤之害燥溼之侵病又不自外作矣令善其

言以爲知道子廷揚亦能世其業治病有奇效邑丁用元亦精醫有鄰翁鞠某無故以脈試用元按之驚曰翁明日定死非命次日果斃於雷安福何某止一子以痘殤棺載塗矣夫婦皆痛絕於地值用元過問證由及色與死期良久曰此痘必夾驚風吾能活之命取朱漆桌開棺以子置桌上用艾三丸灸百會穴頃之復蘇人驚以爲神魏開幼與其弟梓得異人授小兒醫術嘗同至安鄉投宿野人家拒不納已乃止舍旁積草中主人有小兒戲於側梓曰是兒有風證開幼曰發在今夕夜半果然主人驚惶求治之立愈又有小兒患手足攣者他醫鍼灸罔效開幼過之曰此非穴道他醫責其侵已開幼曰若治兒左吾治兒右已有愈而左如故主人

請並治之兒立起

右傳李元度撰

以月年決其效乃爾
良且速也
三方技三

三

古今圖書集成
卷四十四
三

黃大猷 申之交

黃大猷武岡人習卜筮占候之術父早卒三兄皆客滇大猷獨留
養母一日以卜推測知其兄當死乃賣卜往省既至伯叔兩兄果
沒因畱滇易仲兄歸居無何感異夢晨起卜之驚曰吾母當病卽
日促裝歸母果患癰治之而愈大猷事母孝凡爲人占每以仁孝
相感動所言亦多徵驗又申之交字肇修石門人精易林諸書占
問輒有驗然與人言皆導以忠信守己不涉元妙年九十四預示
家人死期誦金剛經而逝

右傳李元度撰

臣等謹將所請開列

卷四十三

三十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四目錄

方技四

莫際晴

艾錫朋

劉醫

李畏齋

羅健亨

周煥南

王遠增

潘掌綸

顏玉光

許叶熊

殷羅奎 堵西洲

高梅 查玉山

吳廷桂

葉大椿

黃鐘

高秉鈞

何書田

徐秉楷

高岐山

鄒道魯

張開愚

袁宗嵩

任瞻山

羅國瑛

唐甯周

湯應龍

崔廷綬

郭宏翥

黃昭乾

周學靈

尹良活 黃配乾

彭嘉明 張序晨

羅金鏞

席上錦

方技四目錄

蔣六

李開聰

劉鳴玉 郭存昌
申中望

譚學元

陳五近

姚華瓚

何者

張澤

馬漸

龍庸章

丁良炳

范大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方技四

莫際曙

先生姓莫氏諱際曙字燦東一字松村先世由江西徙湖廣之長沙因占籍善化曾祖成斌以道學名祖志珍太學生廉介而和平父大綱邑諸生行詣卓絕一時思有濟於世常以醫術活人而先生能世其業先生生而岐嶷髫齡教以詩書琅琅誦不輟聞質於師多警悟稍長益勵於學既連不得志於有司遂專精醫術同時業醫者張君濟伍以良醫聞亦服先生之神有某病療累治不效

張一診卽辭最後延先生投以方旋起先生返過張門張曰疾不可爲若雖神其如二豎何先生曰信然然來歲一發則無治今不死果驗潭邑宋某者疾將不起聘先生往視憩道旁茅店店婦捧茶進未以病告也先生一見詫曰汝有病病且深然及今尙可治爲書方給錢市藥越旬日再經其地問之婦病若失叩頭謝先生喜曰無須也宋君病我治之療謝金可持贈並書善後方與之由是醫名馳遠近鄰里求輒應而於貧者恆解囊助藥貲他如周人緩急雖典鬻以應弗吝者不勝紀而終無德色太史公傳扁鵲其生號太子知齊桓侯於未病當不是過先生之術亦神矣哉至其濟貧則扁鵲無聞焉先生又過之矣先生蓋以仁行其術云先生

生於乾隆十四年己巳二月卒於道光五年乙酉正月壽七十有
七配倪氏嫺內則族黨以孝敬稱生於乾隆十一年丙寅九月卒
於道光十一年辛卯十二月壽八十有六合葬於莫家灣祖山未
首丑趾禮也子男子四長家典爲鄉塾師兼精醫娶宋氏次家謨
亦業醫娶李氏次家訓娶柳氏次家誥娶張氏于女子一陳明位
其壻也孫十三人之俊之儀之傑典出之傑之倫之信之儒之傳
之偉之位之仁謨出之任之仕訓出孫女三曾孫十五人銘曰
先生有道不自名醫痼瘵在抱迺擅於醫不自名醫儒有餘師老
安少懷朋友信之不爲良相合爲良醫儒有餘師是真儒醫醫不
自名名賓實隨春生醫手人其舍醫天下匪大販滌匪虧仁心充

沛衣解食推惟此解推淪浹肌欽君子儒誦三世醫我銘斯臧
用眎來茲少微失曜上彌天醫

右墓誌銘易達英撰

艾錫朋

艾君名錫朋字方來撫州東鄉人明艾千子先生裔也父名子登年六十四生君未踰月而生母王氏卒稍長卽能察母饒孺人意媚順之鄰兒誘爲擲錢戲鄰母邀孺人覘之羣兒逸君時七歲逡巡隨孺人歸貌愧甚十五能屬文以父爲勢豪所辱習武勇於市中眾辱豪遂改習醫鬪傷者得藥輒愈君嘗病鬪傷者失藥死訟破兩家人愈重君君廢書早日夜望子學文甚銜文袖中示人或言兒文亟進則喜歸語兒曰某先生道汝文佳當不妄耶試不售則曰吾家至吾身十一世爲單門仕進則可望耶然吾生平於人物無伎害心汝當知之後見子舉鄉試乃卒娶饒孺人姑病瘵夫

婦以竹榻載母舁遊鄰家街市皆駭笑母則大樂園中實一果甲
一菜欄中增牛犢豚子必使姑得觀以爲快雪夜製履寒甚語兒
曰頃見鄰婦牀獨敗絮渠有姑不可使忍凍死卽徹其命兒持往
返曰鄰婦方泣見兒至則大喜也以夫好施醫藥來者並助以酒
餌村中人皆言孺人慈喜道孺人事年七十九與隱君同年生先
一年卒子暢道光五年舉人

梅曾亮曰歸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瑣屑無驚人事失母者讀之痛
不可止夸者飾浮語過情人人同安知爲誰氏子乎至堂述其親
甚似熙甫親爲不死矣又言力儉不得稱父母施與心嘗見孝子
婦多好施仁所積也雖萬鍾烏能竟其志哉

右家傳梅曾亮撰

五月廿五日
六月廿五日
七月廿五日
八月廿五日
九月廿五日
十月廿五日
十一月廿五日
十二月廿五日

9

皇朝詩林卷之十四

四

劉醫

劉醫大名縣人其爲人也內方外圓人雖忤己而不爲之動人雖
諛己而不爲之動因是交遊日廣一夕有縣書吏某甲延劉至其
家複室跪求鳩劑劉扶起曰此易事耳何禮爲雖然當以實告我
否則弗爲也甲乃言阜役黃丙娶寡婦魏氏攜有前夫女年已及
笄旣媾且豔僕嘗親其體矣嚙臂之盟刻不能忘奈老黃明知故
昧近復許鍼工爲妻過門有日昨聞鍼工病劇料必延足下診視
敢請足下去此贅疣以成我兩人之好雖剗身剗腦固所願也劉
曰易耳彼如延我自當遵式彼不我延同道中尙可作說客耳但
人命至重何以慰我曰願以百金爲壽曰人命至重曷以輕我我

去矣甲復挽劉再四卽奉三百金始諾臨別猶曰天知地知爾知
我知到門一揖而去閱數日甲偵劉爲鍼工盡心調治厥疾漸痊
甲大怒登門索貨劉曰貨在甲曰我豈爲貨汝太喪心耳劉掀髯
大聲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汝旣謂我喪心不及縣堂無相償也
甲雖憤怒然竟無奈醫何旋聞醫將是金爲鍼工製備妝奩而娶
魏氏女成夫婦爭嘗謂人曰劉醫俠者歟或曰醫非俠也夫俠者
重然諾而輕財帛劉旣利其財而無間下手安得遂稱俠者歟曰
非也劉於複室聞甲所言其時胸中已有成竹蓋無金則不能娶
婦不能娶則甲之覬覦之心不能已覬覦之心不已禍必烈矣一
轉念間旣完鍼工之姻復免某甲之禍雖曰非俠吾必謂之俠矣

右記謝堃撰

國朝詩林
卷之四
方技四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十四

六

李畏齋 四維健亨

李畏齋湖南湘潭人善岐黃自號醫隱居常手錄方書自鋤藥種
比鄰有求醫者皆就診之百里內外造門延請察其來意知病可
爲與否可則往治應手輒效否者不往病亦終不能愈同邑羅健
亨字法谷以親病究心醫術著方書若干種皆發前人所未發凡
所醫治觸手而愈遇貧苦者代謀藥餌並給錢米周之

右傳李元度撰

皇朝子集卷之四十四

周煥南

周煥南湘鄉人精研內經治多奇驗延診者無虛日嘗治某氣痛命已待斃煥南用貓頭七研爲末和溫補劑一服痛減再服下三鼠二死一生遂愈詢之曰此五鼠瘦積也又某左乳下生一癧痛不可忍煥南用小柴胡湯加減五劑而痊著有醫案數十則藏於家年八十餘卒

右傳黃楷盛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王遠增

王遠增字繼高湘鄉人少習舉子業未售既而師事名醫分小兒五關經絡補古法所未備又精研脈訣壽夭窮通診之立判治奇病必列醫案活人無算其子孫以善醫世其家

右傳黃楷盛撰

潘掌綸

潘掌綸字龍田湘鄉人諸生幼孤事繼母孝讀書善悟兼通韻律壬遁諸術而尤精於醫嘗馬上見人臥道旁視之覺察其狀曰尙可甦也爲刺尾閭穴噉然呼痛目炯炯立起又譜姓子病垂絕掌綸過其門聞哭聲診之用灸三壯楔齒少注藥須臾呱呱泣索乳人驚爲神著有龍田心方藏於家

右傳黃楷盛撰

顏玉光

顏玉光桂陽州學生放於詩酒磊落自喜面斥人過人卒無怨者
善療目疾自施藥家貧不常得錢得卽合藥遇求醫者其疾深卽
酌置空室中飲食治之愈乃使去鄰婦病求藥需重金願室中無
可爲計惘惘不樂其友怪之以情告友遠出貲助之疾果愈至今
鄉人傳之其爲詩清峭有古風

右傳李元度撰

許叶熊 殷耀奎 高梅 堵西洲 查玉山

許叶熊字太占無錫之嵩山人精醫術能以金針開醫與殷耀奎
齊名同邑稍後有高梅字雲白工醫著嘗藥本草八卷又堵西洲
兼治內外科穎悟過人疑難證全活無算時查玉山治內證亦稱
神手

右傳楊熙之撰

吳廷桂 葉大椿

吳廷桂字東山無錫人精岐黃於傷寒洞悉微奧著傷寒析義十四卷灰餘集六卷同邑葉大椿字子容南延鄉人精於痘科證無危險應手即愈人以神醫目之有痘學真傳八卷行世

右傳楊熙之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八十四

三

黃鐘 高秉鈞

黃鐘字樂亭無錫人候選縣丞善醫疑難證應手奏效不貴酬人
餽之亦不辭貧者資之藥物敦本好施伯叔早卒無子竭誠事諸
母伯母有女寡迎歸與母同居數十載親友之貧者養之終身不
倦其他善舉甚多手葺解圍元數古本行於世同邑高秉鈞字錦
庭性抗直工醫求治者應手輒愈貧不索酬兼資以藥餌著有心
得集

右傳楊熙之撰

世皇三子从妻有承封

老臣臣之臣

臣

何書田 徐秉枏

蘇城徐秉枏青浦何書田皆精軒岐術名重一時時金閩劉氏饒於財而僅有一子春患傷寒勢已危羣醫束手遂以重金延二人徐至診視久之曰傷寒爲百病長死生係於數日之內苟識病不眞用藥不當則變異立見古有七日不服藥之說非謂傷寒不可服藥謂藥之不可輕試也若見之未審甯不用藥豈可妄投以速其殆故醫者必先辨六經之形證切其脈理察其病情究其病之所在而後施治如太陽陽明表證也宜汗之少陽則半表半裏宜和解之太陰邪入於裏少陰入裏尤深均宜下之若手足厥冷自汗亡陽者又宜溫之至厥陰病則寒邪固結非投大熱之劑不能

醫方類聚卷之四

除此等證勢雖危但能對病用藥始終無誤不難治也今診少君之證爲兩感傷寒兩感者如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以一臟一腑同受其邪表證裏證一齊舉發兩邪相迫陰陽皆病救表則裏益熾救裏則表益急譬之外寇方張而生內亂未有不覆其國者察其形證變在旦夕雖和緩復生能措手乎言未已聞人報何先生至徐退入夾室何入診之曰冬傷於寒而春病溫蓋寒必從熱化今身反不熱而脈形潛伏此熱邪深陷勢將內閉矣頃按脈時曾於沈伏中求之左手尺寸得弦右則微緩見證耳聾脇痛寒熱若有若無兼之中滿囊縮時或身冷如冰夫脈弦而耳聾脇痛者病在少陽蓋脈循於脇絡於耳也中滿囊縮右脈微緩者病在厥

陰蓋脈循陰器而絡於肝也邪入陰分既深故身冷如冰耳辨其形證是少陽厥陰俱病也古人治少陽證謂用承氣下之反陷太陽之邪麻黃汗之更助裏熱之勢故立大柴胡湯一方解表攻裏兩得其宜今齒枯舌短陰液已竭若投柴胡承氣解表峻下之劑則更劫其陰是速其殆也若以厥陰論治而進桂附等同陽之品是抱薪救火耳若用石膏黃連苦寒之藥非惟不能撥動其邪正助其冰攔之勢然醫家必於絕處求生方切脈時兩手雖奄奄欲絕而陽明胃脈一線尚存因思得一線之脈卽有一線之機反覆研求惟有輕可去實一法以輕清之品或可宣其肺氣冀得津液來復神志略清可再圖別策勉擬一方服之於寅卯之交有微汗

則可望生機否則勢無及矣是時徐獨坐室中使僕往探索方觀之乃大笑曰是方能愈是病耶果然可將我招牌去終身不談醫道矣言爲何僕竊聞達於主何謂劉曰聞徐先生亦在此甚善今晚雖不及相見明日立方必與其千萬爲我畱何舟泊河沿遂下宿徐欲辭歸劉苦畱之服藥後至四鼓果得汗形色略安天未明何至復診喜形於色曰尺脈已起可望生矣但必畱徐先生余爲郎君療此病徐若去余亦去耳劉唯唯徐悉病有轉機無以自容急欲辭歸劉曰何曾有言先生去彼必不畱兒命懸於先生惟先生憐之雖日費千金亦不吝徐聞知前言之失默然無語何一日登岸數次不數日病者已起坐進粥乃謂劉曰今病已愈我將返

掉徐先生已屈留多日諒亦欲歸但前有招牌一說或余便道往取或被自行送來乞代一詢徐遂勾劉周旋劉設席相勸至爲屈膝始得解何歸適姪某亦患傷寒病劇舉家皇皇何診之形證與劉似曰易耳遂以前法進一劑不應再進而氣絕矣何爽然曰今日始知死生在命非藥之功醫之能也因函致徐自陳其事而請罪焉由是閉門謝客不言醫者數年

石墨餘錄毛祥麟撰

世傳子力... 卷四

下

高岐山

高岐山東安人祖父皆業醫至岐山益精望色聽聲卽知人生死嘗謂醫之爲道所謂天授彼切脈審證而投藥者皆僞也嘗遇里中兒戲水中故識高先生戲激水道上使不得前岐山曰兒母窘我後三日病卽請我無益矣三日果病迎岐山辭不可治而兒死又嘗過一家聞哭聲甚哀入視有小兒暴死將入棺灌以藥而蘇時一乳媪別抱一兒在旁岐山曰試使嘔乃曰吾固怪其神色有異果然不可爲矣媪罵高先生妄人數日兒發病死岐山爲人無威儀用藥不本古書名不出里巷其所尤精醫家所謂小兒科也有富人某與岐山異里其子病不食且死後乃召岐山至則羣醫

先在主人視岐山敝衣冠操一囊藥疑其假名噉食者然諸醫皆
言疾不治獨岐山以爲可治姑試之乃告主人市豕肉肥瘦均者
出已囊中藥煮之令兒以口鼻就肉肉氣上騰兒思啗噉卽以其
肉飮兒病良已自是人乃知高先生爲名醫

右傳李元度撰

鄒道魯

張開愚

鄒道魯新甯諸生因屢試不售棄舉業攻醫得異人祕授有起死回生之術游滇蜀間巨公貴族延請無虛日厭其紛擾以所積千金盡散貧人歸居易家山石室中卒年九十有六又張開愚諸生少善病遂習醫古今方書披覽不下千百種精於切診必凝思久之始立方病皆應手愈治奇疾尤出人意表兼通堪輿家言晚以耄年負物望白髮朱履望之若神仙中人

右傳李元度撰

同前書目錄卷之六

先正臣三

子

袁宗壽 任瞻山

袁宗壽字羽高一字宗翦涇陽人治醫不泥古方決人生死奇中
戚某女七歲疾篤宗壽診之曰不死慮十八歲耳後果然有兒死
逾時者壽至察其脈炒麻黃數升臥死兒其上頃之甦其神之爭
延視疾書見兒嬉戲者曰是兒某年當得癘疾以天今灸之可免
其母不信卒如所言有少年故求診壽診之曰疾不可爲矣少年
笑而去踰兩日果死他率類此伺郡任瞻山字師韓湘陰人治醫
有神悟於陰陽虛實辨之最晰初更事兩師未得其要乃討古方
書精探奧旨三年有得出視疾能識其源或病日中而歎眠而號
夜半乃休瞻山曰午陰生子陽生其候爲陰賊陽扶其陽果已常

望月書院藏書

言治病如防敵當知寇所出沒與所以安良之術不然且速禍故
其用思也必慎既切脈而又聞雖隔垣辨聲能決人生死一時習
其術者數十人所著有任氏醫案五卷

右傳李元度撰

羅國瑛 唐甯周

羅國瑛精醫療人有奇效不求謝有得以施貧乏嘗戒其子孫曰
凡治病當以活人爲心入人閨闈尤宜敬謹戒游目縱談子世其
業恪守父教有唐甯周者亦業醫所得謝率以施貧乏人並德之

右傳李元度撰

按羅唐兩先生俱湖南人原傳未載籍里俟考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三

湯應龍 崔廷綬

湯應龍字雲從衡陽人涉獵素問內經諸書薄遊吳越權貴爭延致著有太和篇毓麟要覽又崔廷綬常甯人幼業儒長研醫術善切脈洞悉病源中年攜青囊泛筏鄂州忽墮江中舟人莫知所爲行數里綬從容登磯上所持醫書如故眾驚異之

右傳李元度撰

郭宏燾

郭宏燾永定國學生幼讀書未卒業游學江漢聞得岐黃術遂以醫名中年囊金數千歸邑有公多襄助之其醫人神於望遇病者目灼灼視良久授方立愈嘗至某家見其僮驚曰此子今日必死宜急昇送歸如言果半途腹大痛抵家遂斃請其故則曰僮陰寒結臟腑俱成冰死色已見面部此素嗜冷物所致盧扁無能爲也詢之他傭果信人以此神之臨歿有五色蜺大如盃集帳中燾顧之微笑而逝

右傳李元度撰

黃昭乾

黃昭乾字健修桂東人文學生精醫理自內經金匱及東垣丹溪諸書手自鈔錄博而約因其方而變其用求治者不遠千里全活甚眾遇貧乏施丸散予藥資不受謝醫者宗之善書能琴好學至老不懈與人無忤嘗自警曰讀書要透做人要厚五子克世其家

右傳李元度撰

周學憲

尹良活

彭熹明

羅金鑠

黃配乾

張序晟

周學憲邵陽人居龍山之麓幼聰慧工詩文有相之者曰此子當爲名醫後以患病出求醫徧遊湖湘間遇異人得導引術病遂已自署夢覺道人診病多奇中年七十於大雪中衣單袷揮羽扇無寒慄狀或盛暑衣重裘坐烈日中與之飲盡十斗不亂或經旬不食亦不飢所著有醫學百論外科便覽三指禪醫案存夢覺道人詩集同邑尹良活性恬靜寡言笑精醫術以方藥施窮乏其病不能起者親爲煎送不取值好讀書築館於居室側集貧家子弟教以論語孝經里人藉以識字者不少又彭熹明少業儒已習醫診脈決生死壽夭多奇中有周合玉者病篤診之曰不三日可愈已

而果然其弟繼美甚健偶診之曰是不久人世矣後旬日忽昏仆
嘔血死胡甫公母年七十二病卒將含斂熹明至大呼曰必不死
尋起又十二年始卒人以是神之羅金鏞少有文名以屢見擯憤
而攻醫購醫書百十種晝夜讀之遂精其術途遇昇棺往瘞者大
呼曰勿瘞此人未死眾以爲妄強之開棺投藥蹶然而起自是有
神醫之目黃配乾家貧屢躓童子試遂攻地理星卜諸書尤精醫
遠近延請無虛日族人某贈之詩有博兼眾技書千卷救活羣生
紙半張之句張序晟性穎敏癖書喜岐黃家言皆能挈其要領診
脈精審用方不主故常周千戶鶴林以妻孕逾期不產延晟視晟
曰病也由經餘浴寒客子宮致傷衝任療以丸下黑血塊斗餘腹

立消某婦嬰寒疾屢告以此小恙易愈若見血證一歲必死婦恃
體健不之信次年果卒又族人某患傷寒十餘日六脈全無屢曰
此誤治使邪閉於內以酒合薑汁灌之脈復出授方立愈著有拯
危備要廣濟類篇諸書

右傳李元度撰

席上錦

席上錦字承裳東安人生而穎異文史技藝自然通解性高澹寡言笑不屑屑時名間作詩畫求者亦不與也遇其家召工匠有所造作輒爲之式諸巧匠皆以爲不能及嘗造寺石工雕石柱辟邪持斧削自琢之隨手而成其於醫不事方脈以聞望爲決管聞隔舍兒嘔曰此有暴疾試拂其睫目不瞬矣爲湯飲之愈姻家有二子嘔不休更數十醫矣視之曰無病飲以酒而愈詢之則竊蜜誤服油致然或問酒安能制油亦不言也頗好相墓術其塋地皆自擇曰當有以戰功起家者其後悉驗上錦於諸事若無所經意至其讀書輒忘食家人持舖之食已亦不自覺蓋其冥思如此年八

國朝老成類傳初編 卷四十四

三

十無疾卒著有知素堂集

右傳李元度撰

蔣六

蔣六桂陽州人也少無賴浪遊蜀中遇一道人日子可傳吾術遂師事之同行衣食取資焉道人囊中恆有錢數百不見其損益嘗宿逆旅主人病腫且死妻子守哭甚哀六歎息道人曰汝不忍其死耶取黃紙朱書符焚之以水飲病者目動起吐黑水斗餘病若失環謝道人呼爲仙越三年再過之逆旅主人拒不納六與言往事漠不應止郵亭中坐待旦夜半道人語六取火來未對道人反身取香火示之曰逆旅主人已死鬼爲吾服役也遲明視之果死六愈神之七年不授一術不敢請一日道人疾危甚於枕底出書與六曰盡吾術矣若不識字第焚灰服之又曰外有四人而召之

來道人告四人可從吾弟子自此蔣六以道術顯年五十餘始還
州專爲人療疾不施方藥至則疾愈或不行則曰已愈矣亦愈不
然必死酬之則受不索也初許酬者後吝之疾輒復作州同某有
愛女墜樓折脛請六往許百金六指按骨骨立續須臾平復州同
易之犒數金使者未返女媵自折大驚立予百金持書招六六笑
曰語爾主無自欺疾不足害女乃平復如初年七十病甚嘔惡涎
斗許語人曰服此得吾術人惡阻無官應者六歎息而死

右傳李元度撰

李開聰

李開聰桂陽州北李氏養子也李氏嫗居瀕鍾水有一子死哭之哀一日見少年自水中出呼嫗爲母曰適於水中聞嫗哭願爲嫗子嫗導之歸爲娶婦力耕孝謹一夕盜入豕圈母聞呼開聰開聰曰母第安寢母患盜平明二盜立圈中不能言開聰數而遣之又嘗操渡舟水漲舟乘流去人告之漫曰舟當自還視之果逆流而上遠近神之時弄刀劍數十人莫能近爲人咒水續斷足立起負擔如平時死人咒之能起立食頃不受金帛求醫者日踵門年七十餘卒其術不傳

右傳李元度撰

聖朝者處教者為海
卷四頁十四

三

劉鳴玉 郭存昌 申中望

劉鳴玉桂陽州人精六壬遁甲之學與人言未來事輒驗然不苟
言歲旱削木爲符登山椒傳符石上握拳椎擊符輒入舒指則硃
旬作聲雷起雲端大雨如注性廉潔不苟取嘗晚餽乏蔬取旁舍
豇豆充羹旦如數買繫諸籬偶暑行渴取道旁王瓜啖之亦繫錢
竿上其耿介率類此又郭存昌桂東人善青烏術斷吉凶驗如神
嘗藏石庭中盛夏無鬚環門有塘置石水間爲禁制法小兒嬉戲
其側將失溺輒有覺者歷久不爽有相者嘗遇存昌於塗驚曰子
左目仙眼也申中望石門人性沈靜強記多聞精奇門嘗於館後
置坐凳數枚盜陷其中詰朝曩夫往就盜迷不出主人繼往亦然

中望導之始出開於案上列豆置蠹蟻於中爲戲人來輒亂其局
問之不言臨終取所鈔胡麻細字書半篋焚之子請留示後人不
許詔之曰但讀聖賢書此不足學學亦難精不慎且買禍卒焚之
右傳李元度撰

譚學元 陳五近

譚學元字少微，清泉人。幼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通羣籍，不喜舉業。家言善書畫，皆能以指頭爲之。尤工琴，不拘守舊譜，而指法獨絕。偶得諸葛武侯遺書，用木牛流馬法，而變通之所製，渾天儀、窺遠鏡及木雞、木犬之類，見者詫爲天授。晚年亦殫心於步祿占驗。六壬奇遁諸數，著有推麻指掌、星曜增攷、九章算法、適中三角形、綱目琴譜。管見又陳五近，攸人，精於易，與長沙陳子良齊名。幼時夢至一所有，兩老人對弈，見五近至，一老者曰：子知弈乎？試與吾對。才著左角數子，曰：吾授子以布局攻守之法，自是無敵矣。醒而與同輩弈，無對者。

國朝書目考卷之四十四

右傳李元度撰

三

姚華瓚

姚華瓚字悉庵東安人世居浦市性爽直好讀書尤邃於易著有六壬續集卜易正斷諸書言休咎無不驗亦一時奇人也

右傳李元度撰

匈者

大湊山匈者不知何所人桂陽州俗采鉛燒銀皆傍山設場有何
蘭玉者家資鉅萬好拳楛技擊場中工徒盡習角觝蹶張雄於時
一日蘭玉獨飲有壯士高肩巨額睨蘭玉不言亦不去蘭玉訶之
曰少年不能自食而令落魄如此匈者笑曰無所用力耳燒銀者
鑪鑪肩火最強力試之兼數人乃畱長一鑪居數日八月十五工
徒畢休夜飲酒酣各起校藝匈者率然曰公等頗欲佳黎否遂探
懷出梨蘭玉驚視之已笥中藏也又嘗取竹筐擔水滿傾竹筵中
浴眾大駭爭環問壯士何所最善壯士曰少習擊刺然諸公不足
擊一揮手眾人當者皆顛仆又曰不如使我居中而環擊我眾持

刀劍將下失所在視之自門入益錯愕疑其隱形壯士笑曰吾適
自壁上步出不信者請復之眾皆注視一騰躍果出於是蘭玉更
置酒請爲弟子壯士曰明旦吾師之妻當來不亟走被禽矣因論
劍術拳勇諸人屏息至旦壯士起然香門前戒曰有婦人來問示
之香言去久矣移時有三十許婦人來問何者安在蘭玉指香告
以方去婦人頓足曰踰二千里不可追也亦去不顧

右傳李元度撰

張澤 馮漸

張澤伊陽人世居涪泊鎮精醫有盧扁之目邑令李榜其門曰學參靈素同縣河東有馮漸以明經入仕未履任歸居伊水上以符藥治疫多效有道士李善視鬼推重馮謂當時治鬼無如漸者往往稱其名鬼即遁去

右傳趙林成撰

皇朝通志卷之九十四

三

龍庸章

龍庸章沅州人生平沈默寡言精醫理屢活人不較謝值捐材療疾無德色年八十健飯步履如飛人以爲德行之徵

右傳孫惟炳撰

丁良炳

丁良炳字文明黔陽人父蚤歿良炳遺腹生七歲卽以孝聞母患
頂疽膿血潰流良炳嘗舌舐之母歿朝夕哭墓所不冝歸墓有古
樹數株羣鴉棲之良炳每號哭則鴉隨而鳴哭止亦止精醫術常
以濟人臨歿時有求方者猶力疾書以應之投筆而瞑

右傳易變堯撰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三

范大捷

范子謙名大捷鄞諸生性仁孝世父無子以子謙爲後而所後母性嚴所生母又恐以子故傷嫡妣意子謙兩事之俱得其歡心子謙好周人急惟恐不及兼精於醫嘗遊維揚見一富商子痘已落痂獨足上一痂未脫曰此兒百日必死死當以腹痛商不信一日急呼腹痛遽死逆數之正百日也一婦人患微疾子謙切脈曰土敗而木將絕不及夏矣已而果然後遂以醫名郡中其出療人疾常先往鄰族及貧家而後及舟車之迎者里中有貧婦將媿忽患痘甚危子謙自攜藥日六七往曰此婦若危是損二命也後得母子俱生居常訓子弟以修德行善不可苟所覲而爲之譬如農夫

1573345

國朝書目考卷四十四

三

甯以水旱而廢蕭蕪人以爲名言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190-754



21101000160772